



周文祝唐

傳傑四

續集

程瞻廬著



行印局書眾大海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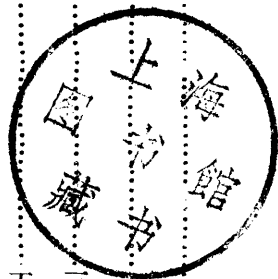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9 5234B

唐祝文周四傑傳續集

第一集回目

- | | | | |
|------|-----------|-----------|-----|
| 第一回 | 踏莎行枝山生異議 | 訂蘭譜桃塢結同心 | 一 |
| 第二回 | 賦離鸞唐太君傷心 | 賞雛鳳王秀才刮目 | 一七 |
| 第三回 | 書館談心情投膠漆 | 賭場涉足變起風雲 | 三三 |
| 第四回 | 撕蚊帳書生聞報捷 | 溼鮫綃小姐看迎親 | 五一 |
| 第五回 | 發宣言淑媛明道理 | 說隱語慧婢索封疆 | 六九 |
| 第六回 | 賜桐葉預訂專房寵 | 折桂花初成雅集圖 | 八七 |
| 第七回 | 當筵博一笑貓鼠同眠 | 捧罈祝千秋烏龜送禮 | 一〇三 |
| 第八回 | 落第笑書生未通文理 | 登門來少女妙擅針神 | 一一九 |
| 第九回 | 畫餅充飢歎良人顛倒 | 望梅止渴笑婢女癡迷 | 一三七 |
| 第一〇回 | 如玉如花枉結美人想 | 胡天胡帝空垂鬚子涎 | 一五五 |
| 第一一回 | 滿腹草包妄人生妄念 | 片言藥石才女諫才郎 | 一七三 |



唐祝文周

四傑傳續集

吳門程瞻廬編

第一回 踏莎行枝山生異議 訂蘭譜桃塢結同心

可怪春光今年偏早。閨中冷落如何好。因他一去不歸來。愁時只是吟芳草。奈爾雙姑。隨行隨到。其間况味予知道。尋花趁蝶好光陰。何須步步回頭笑。日色初驕。何妨逃暑。綠陰庭院荷香渚。冰壺玉斝足追歡。還應添個文章侶。已是無聊。不如歸去。賞心樂事常難濟。且將杯酒送愁魂。明朝再去尋佳處。八月中秋。涼颿微逗。芙蓉卻是花時候。誰家姊妹鬪新粧。園林散步頻攜手。折得花枝。濃香盈袖。歸來賞玩全憑酒。三杯酩酊破愁城。醒時愁緒應還又。寒氣蕭條。剛風凜烈。薄情何事輕離別。經時不去看梅花。窗前一樹通開徹。急喚雙鬟。爲儂攀折。南枝欲寄憑誰達。對花無語不勝情。天邊雁叫添愁絕。

右調踏莎行

唐祝文周四傑傳續集 第一回

詠四時閨情

編書的寫了一部一百回的唐祝文周四傑傳。所有的宗旨。是「喜怒哀樂」中第四個字的全副清一色。正寫到九美團圓四傑聚會的當兒。這一席嘉賓滿座的筵宴還沒有完畢。編書的怕寫到酒闌席散以後。卻放下這枝羊毛筆。喝一壺完工的酒。唱一首唐解元的進酒歌。以爲大功告成。可以有相當的休息時期了。想不到出書以後。博得海內外閱者的同情。賜書獎飾的不一而足。並且有一個不約而同的要求。便是急於要知道吃過喜酒以後的情形。都說這部四傑傳大有繼續的可能。當續而不續。便疑及編者故作狡獪。在葫蘆中賣甚麼藥。還有幾封閱者的貽書。也使編者表示着相當的歉意。他們說。爲着環境不良。動輒發生悲觀。以致啼笑皆非。食慾銳減。自從讀了這一部純粹樂觀的唐祝文周四傑傳。居然「成連移情」。化悲觀爲樂觀。每日手執一編。食慾爲之增添。體量爲之加重。可惜數星期後。一百回的全書業已看到終篇。書

是告畢了。看書的興致卻正是蓬蓬勃勃。滿擬九美團圓四傑聚會以後。可寫的事實正多。「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令人感受了一種失望。從此以後。樂觀漸改。悲觀重興。又是啼笑皆非。食慾銳減。編書的先生。你不給我編一部續四傑傳。你不是害了我麼。編者得到了這些書札。又是慚愧。又是悚惶。在先以爲四傑傳不必續。不宜續。現在經着諸君的督促。這部四傑傳大有不可不續之勢。要是真個因續編不出。而使閱者食慾不增。編書的如何負得起這責任呢。至於以前的正集一百回。自揣也不過覆瓿文章。無甚價值。然而暢銷各地。出版以後。便卽再版。這不是著作者文字魔力。足以動人。實在社會太畸形了。人生太沈悶了。莽天涯尋不出安樂地。惟有一編在手。寵辱胥忘。其中又都是樂觀的文章。至少限度。也可以把滿腹牢愁。遣散到無何有之鄉。諸位愛看四傑傳。爲着這一點。諸位要求編者做一部續四傑傳。也是爲着這一點。編者喝過了完工的酒。重又興起工來。也爲着這一點。閑話少說。且讀開首的

四首「踏莎行。」這是誰做的。這是唐解元唐伯虎做的。唐伯虎爲什麼做這四首詞呢。他落筆的時候。完全是無意的。然而在這四首詞上。又發生了一種離離奇奇的事實。在那續四傑傳中。也是一種重要的關節。閑話少敘。言歸正傳。且說前集書中。說到華相府中備着全副嫁粧。送至蘇城桃花塢。一切富麗堂皇。描寫難盡。唐府迎粧。便卽大排筵宴。邀集了二百多位的賓朋。真是盛極一時。「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比及散席以後。也有許多散席以後的文章。只爲周文賓到蘇州遊玩。一年之中。究屬次數不多。這一次。文賓挈帶着夫人王秀英。如君素琴。到蘇州來上花墳。適逢其會。吃了唐伯虎的喜酒。周大娘娘王秀英。文大娘娘杜月芳。彼此都是花容月貌。惺惺惜惺惺。便要結爲異姓姊妹。連同唐九娘娘秋香。湊成桃塢三結義。秋香是不忘其本的。雖然作爲相府義女。畢竟是個青衣出身。王杜二人。一個是兵部千金。一個是翰苑愛女。相隔雲泥。怎敢比肩稱爲姊妹。這也是他們的緣分。秋香越是謙退。王秀英杜月芳越

是殷勤。一定要揀了好日。便在桃花塢唐解元府中。實行其爲桃塢三結義。這是前集書中。已從丫鬟鸚哥口裏講與唐寅知曉。唐寅本是個好事的文人。對於此舉。那有不贊成之理。辦過了喜事以後。接着便即擇定三月十五日。三美人舉行結義。趁着春色正濃。桃花未謝。桃塢三結義便可名副其實。這一天。唐解元府中。也有一番熱鬧。雖不曾廣延賓朋。但是男賓有祝枝山。文衡山。周文賓三人。女賓有杜月芳。李壽姑。柳兒。王秀英。素琴五人。還加着唐寅和九美做主人。惟有祝大娘娘沒有到。爲着官官稍有不適。在家中伴着他的寶貝心肝。不能到唐府中來參預盛宴。這一天的筵席。唐祝文周四人都坐在宴白亭中。這座宴白亭。前集書中已經表過。是引用李白春夜宴桃李園的典故。這時候。春色未闌。亭子的周圍。豔豔的桃花。還留着。一半錦繡。衆美人不願在堂上設席。都願在桃花枝下鋪筵。應一句「開瓊宴以坐花」的佳話。女賓和主人一共一十四人。坐了兩席。在那未入席時。杜月芳。王秀英。華秋香三人。按着年齡

大小。花前八拜。結爲異姓姊妹。唐寅繪的一幅桃塢三結義圖。已在前三天繪就。業已付諸裝池。不日便可裱就。將來裱就以後。便要徧徵題詠。不在話下。飲酒中間。免不了吟詩作對。枝山道。小唐。你那天替賤內繪的四季仕女圖。繪是繪的好了。可惜少了題詠。唐寅道。你自己題了幾句便算了。何必題詩作畫。出之一手。老祝笑道。你是號稱詩書畫三絕。有了你的畫。一定要有你的題詠。才稱完璧。今日左右空閑。你便每幅題這幾句。也算不負了我的請求。好在畫幅隨帶在這裏。請你大筆一揮便是了。說時。吩咐祝僮把帶來的四幅屏條。鋪在旁邊的另一書几上面。伺候磨墨。以便唐大爺一揮而就。唐寅笑道。枝山又來了。題詠的日子很多。何必在飲酒中間。強人所難。徵明也笑道。老祝何必忙在一時。子畏在這裏。無論何日都可以請他題詠的。你今天面試文章。真個強人所難了。枝山道。衡山。你說他難。他何嘗難呢。這叫做「會者不難。難者不會。」面試文章的頑意兒。只有華府的兩位公子吃弗消。小唐是慣於對客揮毫。不

算什麼一回事的。倘使他也怕面試文章。他還成什麼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呢。列位看官。唐解元是何等自負的人。還加着老祝用個激將之策。便不由他對客揮毫了。他的才情何等敏捷。在那祝僮磨墨的當兒。他早已起着腹稿。比及磨墨已濃。唐寅的腹稿早已打就。落筆颼颼。費甚麼吹灰之力。四首「踏莎行」。分着春閨夏閨秋閨冬閨四詠。寫罷。放筆大笑道。面試文章。幸不辱命。摸一摸杯子。殘酒尙溫。同席者都是著名才子。然而總沒有唐寅這般下筆敏捷。枝山徵明文賓把這四首小令。傳誦一遍。第一個是枝山表示佩服道。小唐。你的文學。愈弄愈高妙了。名不虛傳。合該推你爲江南第一風流才子。文周二人也。也是讚不絕口。這踏莎行便是本回開首的四闋小詞。祝文周三人讀了一遍。都已記憶不忘。那坐在花枝下的衆美人。聽得宴白亭中。都在讚美新詞。陸昭容便吩咐小婢。把大爺的題詠取來。和諸姊妹傳觀。枝山聽得。便道。嫂嫂們取去傳觀。便是了。橫豎這四首詞。我們都已牢記在胸中。於是把題詠交付小環。

亭中四人依舊傳杯歡飲。文賓道：「老祝，你真個過目不忘麼？我也要來面試文章。試試你的記憶何如？」枝山捋着鬚子道：「但試何妨？這一些些小聰明，未必當場出醜。」文賓道：「你把這四首詞背誦一遍，不許錯誤隻字。」枝山道：「容易容易，我背便是了。」列位看官，枝山不背，倒也罷了。一經背誦，便無端發生了枝節。險些兒教那擁有九美的唐伯虎，頭顱上帶着九項綠頭巾。這不是編者說什麼俏皮話。諸君看到下文，自知分曉。原來老祝的脾氣，每喜半真半假。在文字上尋人家的開心。他把四首踏莎行背了一遍。當然隻字無訛。但是不背便罷。背了以後，他便要在鴨蛋裏尋幾根骨頭出來。把小唐奚落一番。他乾了一杯酒，捋了捋絡腮鬚子，取出單照，向四下裏照了照，口中喃喃的說道：「別處的桃花，零落得差不多了。惟有這裏的桃花，開得遲，謝得也遲。祝某目力雖不濟，但是霧裏看花，也覺得淺絳深紅，異常悅目。其實呢，祝翁之意不在花，在乎花中之人也。」假使取出單照，照那朋友的妻妾。這時候，正是禮教神聖的時代。老祝

雖然熟不拘禮。畢竟有些旁觀不雅。只好借着看花。實做其看人。他看花看不清楚。看人又那裏看得清楚呢。他所最注意的。便是桃塢結義的三姊妹。三姊妹中。尤其是這位小妹妹華秋香。想到複演三笑留情。實在自己這雙尊目太不濟事了。枉被一盆洗臉水澆的淋漓盡致。只道是「美人之貽」。誰知是老婆尋我祝某的開心。倒受了一頓大大的訓斥。他不敢怨老婆。只恨小唐恩將仇報。故意擺設牢籠。施行這一場惡作劇。今日裏偏要在秋香身上。看一個「出本」。他的視覺不行。他的聽覺還不錯。秋香的面目。雖然認不真切。秋香的聲音。他已「耳熟能詳」。他知道秋香坐在東南角上。所以他瀏覽桃花。總在東南角打一個停頓。口中還哼着全園的桃花。不如這一處好。眼睛卻隔着玻璃。只向席上的美人呆看。其實單照這樣東西。是個「幫興不幫敗」的。若有八分眼光。得着單照的助力。便可湊成一個「明察秋毫」的十足眼光。老祝的眼光。不過一個「倒二成」。就算借着單照之力。也不過是一個二成半。

至多有一個三成眼光。已經充乎其量的了。可見一個人自力不足。要想借助他力。所得總是無幾的。老祝要想賞鑒秋香。應了兩句俗語。「強盜拍小照。賊相難看。」他沒有看見秋香。秋香早已背轉身來。不使他窺見廬山真面。他的眼光打了幾個回合。看到東南角上。秋香總是這般相待。他不敢怨秋香。只恨小唐恩將仇報。故意使秋香見了他有「避之若浼」的模樣。他放下了單照。對唐寅看了一回。笑嘻嘻的說道。小唐。你好。唐寅覺得突如其來。便道。枝山這話怎講。老祝裝腔做勢。嘆了一口氣道。天下真無知足的人。你的存心這般。我要替着你們九位嫂嫂擔憂。說到這一句。故意揚長着聲調。存一個「鼓鐘于宮。聲聞于外」的念頭。諸美人的坐席離此非遙。本來是鶯鶯燕燕談得很熱鬧的。却被這「替九位嫂嫂擔憂」一句話。把幾位美人都怔住了。比看宣佈靜默五分鐘的口號還靈。九位女主人不作聲。五位女賓也個個注意起來。注意着老祝究有什麼下文。亭中的唐寅。向着枝山皺眉道。你是「狗嘴不出象

牙」的。休要胡說。只管吃酒罷。老祝的脾氣最是特別。唐寅由着他說。他或者倒不說了。你要禁止他。他便越攙越醉了。非得傾筐倒篋說個暢快不可。忙把六指頭的手搔了搔面皮。冷笑了幾聲道。小唐。你情虛了麼。你禁止我說。我偏要說。文徵明知道老祝要放「紅老蟲」。連連搖頭道。枝山。還是謹言爲妙。不要生出什麼枝節來罷。從這「枝節」二字。又引起了文賓的雅謔。笑道。老祝當然慣生枝節的。他不生枝節。便不會生這枝指。取號枝山了。我們都是熟友。當然無話不談。老祝有話且講。有屁且放。唐寅道。你怎麼也是這般說。老祝是慣放野火不說好話的。文賓道。這也何妨。他若講的是句話。我們便傾耳而聽之。他若放的是個屁。我們便掩鼻而過之。唐寅道。多分是屁。那有是話。枝山道。小唐。你休口強。你的供狀現在。但看這四首踏莎行。倒有了五個愁字。第一首說。「愁時只是吟芳草。」第二首說。「且將杯酒送愁魂。」第三首說。「三杯酩酊破愁城。醒時愁緒還應又。」第四首說。「天邊雁叫添愁絕。」橫一個愁。

豎一個愁。你有什麼愁呢。你有九美相伴。還要動輒言愁。像我老祝只有一個黃臉婆子相伴。不是早已愁煞了麼。唐寅笑道。你休尋垢索癩。凡是詩人詞客。總把愁字做口頭禪的。胸中儘可無愁。筆下却不可無愁。你也是一個文學家。難道不明白這般的文人結習麼。枝山笑道。你休強辯。人家筆下言愁。不管他有愁無愁。我老祝無須擔憂。惟有你小唐筆下言愁。到了無愁的地位。偏要尋愁。便是「九秋香滿。」你的心裏還不肯罷休。朝也愁。暮也愁。朝朝暮暮。我很替你們九位嫂嫂擔憂。老祝出口成章。謔出這一首似歌非歌似謠非謠的長短句來。說到結末一句。又是揚長着聲調。本來花下的衆美人又在開始談話了。聽得這一句。不由的又靜穆起來。唐寅益發着急道。你真個要興什麼文字之獄麼。好在我隨筆揮灑。全出無心。你便要羅織。人家也不會信你。枝山道。你的脾氣。我怎麼不知曉。「得隴望蜀。」是你的本懷。你說無心。我偏認你是有意。你的踏莎行。分爲春夏秋冬四首。尤其使人懷疑的。便是第三首秋闈。這首

的下半闕道。「折得花枝。濃香盈袖。歸來賞玩全憑酒。三杯酩酊破愁城。醒時愁緒應還又。」這便是你「得隴望蜀」的供狀。秋天的花枝。濃香盈袖。不言可喻。便是秋香了。你說「歸來賞玩全憑酒。」這是安排着美人名酒。消遣你的一生。但是攻破愁城以後。忽又愁緒重生。可見你是個「慾壑難填」的魔子。若不是想着第十位美人。怎說「醒時愁緒應還又。」爲着你的愁緒未消。一見了傾國傾城。又難免要爲奴爲僕。老祝聲明在先。要是你又二度失蹤。這是你的色心不改。須不和老祝相干。更不和老祝的鬍子相干。這一撮曾經刼數的鬍子。老祝準備帶到棺材裏去。一拔之後。不堪再拔。說到這裏。便提高着聲調道。九位嫂嫂自己當心。他是「偷食貓兒性不改。」不是老祝冤枉他。他的口供現在。那時坐在花下的九位美人。別人猶可。惟有陸昭容心中未免稍有芥蒂。明知是老祝有意挑撥。但丈夫所題的踏莎行。確有可疑之句。當時不便說什麼。只好將來再作計較。這「再作計較」四個字。便發生了以後的

奇怪新聞。屆時再敘。不須預告。宴白亭中的唐寅被老祝大放野火。他們友朋取笑。本不作真。但是當着自己的九位娘子說這話。明明要想推波助浪。好在今日的唐寅。已非昔日的唐寅了。已在菩薩面前。立下誓願。老祝便要挑撥。也無所施其技倆了。於是正色向枝山說道。老實向你說了罷。你的取笑之言。取笑昔日唐寅則可。取笑今日唐寅則不可。回家以後。我曾經立下誓願。只怕你還沒有知曉呢。我的誓願道。菩薩在上。念弟子唐寅。身犯色戒。並非出於本心。一向佯狂自污。逃避奸王網羅。現在奸王伏法。朝政清明。弟子做一個太平自由之民。還我本來面目。再也不去尋花問柳。再也不去倚翠偎紅。有時節焚幾炷名香。消除綺孽。有時節編一首歌曲。喚醒癡頑。菩薩菩薩。一過來昨日疑前世。睡起今朝覺再生。一今日的弟子。不是昔日的弟子了。枝山笑道。狗與坑缸賭咒。這是你的習慣。你當年娶大娘娘時。也說不去尋花問柳。也說不去倚翠偎紅。但是現在怎麼樣呢。徵明見老祝專和小唐開頑笑。便道。快飲酒罷。休再

囉嚇了。文賓也道。你若再要絮聒不休。我們要處罰了。我們飲酒。你只許呷茶。枝山是愛酒如命的。恐怕處罰。便不再和唐寅惡謔。這一席的宴會。直飲到黃昏時分。宴白亭中張挂着五色明燈。碧桃花下。也點着很粗的絳蠟。天邊半規明月。又替他們點綴風光。晝則「開瓊筵以坐花」夜則「飛羽觴而醉月」。直到二鼓以後。男女賓方才各散。過了幾天。周文賓急於回杭。唐祝文三人挽留不住。又有一番餞行忙碌。待到開船的一天。唐祝文三人送往河濱。與文賓握手言別。言別以後。又隔了一個時辰。方才開船。這是什麼緣故呢。只爲杜月芳華秋香既與王秀英義結金蘭。真個和同胞姊妹一般。王秀英隨夫回杭。月芳秋香二人當然依依不捨。買了許多土儀。親自送與秀英。在船艙中喁喁談話。怎忍分離。然而「送君千里終須別」。經那榜人催促。只好一聲珍重。變做了勞燕分飛。一面開船。一面坐轎回去。月芳回到文府。不須細表。秋香回到桃花塢。下轎以後。忽覺得轎廳上多了許多箱囊物件。不覺稱奇。正要詢問書僮。

唐興早已上前稟告道。啓稟九娘娘。周二爺回來了。秋香道。奇了。我們才送二爺的行。怎說二爺又回來了呢。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四闕踏莎行。本是六如居士場中雋品。不意借此開場。便發生以後無數奇奇怪怪之事實。與前集「九秋香滿鏡台前」一令。引起六如許多趣事。有同樣之價值。

桃塢三結義圖。不過了卻前集未完之公案。故惜墨如金。特用省筆。複演三笑時。老祝吃虧不少。今日嘗筵挑撥。喋喋不休。雖曰惡作劇。實亦含有復仇作用。

「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此二句詩經可以移贈老祝。在唐寅意中。當然以老祝多言爲恨。在讀者心理中。則又以老祝多言爲快。設使老祝守緘口之誠。而不喋喋於筵前。則下文又安有種種波譎雲詭之觀耶。吾將易詞以贈老祝曰。「祝之多言。亦可愛也。」

第二回 賦離鸞唐太君傷心 賞雛鳳王秀才刮目

秋香聽了唐興的稟報。好生奇怪。怎麼恰才送了周二爺的行。周二爺又會回來呢。敢是我們的結義姊姊王秀英。捨不得和我們分別。要在這裏再住幾天呢。正想盤問唐興。却見唐伯虎笑嘻嘻的從裏面出來道。九娘子。你才回來了麼。告訴你一樁喜事。我們老二回來了。老二的夫人如夫人。已在九成堂上守候着和你見禮。秋香是個聰明人。到了這時。聰明人也有些弄不清楚。他想。老二便是周二爺。老二的夫人如夫人便是王秀英和素琴。自己恰才送了周二爺的行。又和秀英素琴殷勤話別。他們船已開了。怎會回到這裏來。便是回到這裏。又不是未曾識面的人。何必要待我見禮。於是笑問唐寅道。你說的老二是誰。他的夫人如夫人又是誰。唐寅是熟讀四書的。便套着「子張問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的論調。不答秋香。反而還問秋香道。據你看來。老二是誰。老二的夫人如夫人又是誰。秋香道。好像是周二爺和秀英素琴。大爺猜的不

是罷。只爲情理不洽。唐寅笑道。娘子記得麼。我曾告訴你。我有一位胞弟。從小過繼於墳客周子山。今天來的周二爺。不是文賓。是我的二弟周仲熊。來的少夫人和如夫人。不是王秀英和素琴。是羅雪明和憐香。他們等久了。快去相見罷。秋香聽了。恍然大悟。唐寅在枕上談心的時候。確乎告訴自己有一位胞弟。爲着當年境况艱難。老母把他過繼於鄉間周姓。後來讀書成名。娶有妻妾。生有二子。是一個快活的家庭。今番難得到來。便跟着唐寅同到九成堂上。這時候衣香鬢影。笑語生春。唐姓八美以外。又添了周姓二美。還加着奶娘僕婦丫鬢人等。抱着兩個玉雪可愛的小孩兒。一個三歲。一個恰恰週歲有餘。陸昭容望見了秋香。便道。九妹快來。見見兩位弟婦。秋香移步上階。那周姓的僕婦忙着攤開紅氍毹。伺候主婦和九娘娘見禮。陸昭容先作介紹道。我們周仲熊二弟。服官京師。娶有三位弟婦。指着一位端莊秀麗的少夫人道。他便是羅雪明大娘娘。又指着嬌小玲瓏的如夫人道。他便是憐香三娘娘。還有一位沈令嫻

二娘娘。在京師陪伴翁姑。沒有南下。秋香很殷勤的和他們姊妹相稱。在紅氍毹上彼此並肩拜下。拜罷起身。奶媽們分抱着玉麒玉麟兩孩子。奉着主母之拜。見這第九位伯母大人。不須客氣。須得坐受三拜。秋香的俏耳朵裏聽得這命。伯母二字。覺得異常驀驀。自己本是個女孩兒家。出嫁不曾滿月。居然一鄉下人不識駝子做起長輩來了。他覺得年紀輕輕做人家的長輩。很有些不好意思。怎肯坐着受拜。陸昭容道。這兩位弟婦都是謹守規矩的。以爲姪兒拜伯母。理該坐受。不該辭讓。我們方才也不肯坐。却不過他們的再三相勸。只得排起九張椅子。坐着受拜。在先。還等着你來。只爲久候不來。我們八姊妹先已受拜了。你也不須客氣罷。秋香向上看時。果然排有九張椅子。還沒有移去。他只得坐在最後的一張上。受了兩位官官向上三拜。秋香又各把玉麒玉麟摟在身邊。親熱了一回。玉麟還怕陌生。急於投到奶媽的懷抱裏。惟有玉麒扯開小口。向着秋香嘻嘻的笑。秋香細看兩個孩子的面貌。玉麒尤爲可愛。而且五六

分和大爺相似。所以摟着玉麒不肯放手。只是摩他的小頭。撫他的小頰。那時。諸姊妹都已歸座了。秋香道。二爺呢。陸昭容道。他候了你片刻。不見你回來。他急於拜見姑母去了。少頃從姑母家中回來。再和你見禮。那抱玉麒的奶媽。把手招招道。大官。這裏來罷。賴在九娘娘懷中。他要吃力的。玉麒很和秋香有緣。搖着小手道。我不來。我要在這裏。陸昭容笑道。看來玉麒這孩子很和唐姓有緣。我們大爺雖然娶有九姊妹。還沒有一男半女。聽得二爺那年說起。倘然家中有了次丁。一定要把長子歸宗。那麼玉麒該是我家的孩子了。但不知弟婦們肯把他歸宗麼。羅雪明指着憐香道。這兩個孩子。都是他所生育的。他肯把麒兒歸宗。我們便沒有不肯的。憐香笑着說道。千年樹木。葉落歸根。一。周姓本來無後。仗着唐姓才有這一天。我們現在已有了兩子。一子姓唐。一子姓周。正是天公地道。何況我們二娘娘又有了身孕。不日又要分娩呢。唐家諸美見憐香出言爽快。好不感激。只爲家庭裏面。孩子是不可缺少的。唐大爺雖然九美

團圓。還沒有羣兒繞膝。未免有些美中不足。倘使把麒麟歸宗。便可博着九美的歡娛。膝下不嫌寂寞。有了歸宗的子。便是九美生子的先聲。將來盈階玉樹。一雛鳳清於老鳳聲。這不是一個預兆麼。按下九成堂上的事。且說唐寅有這一位胞弟。前集書中。不曾提起。雖曾和秋香在枕上說過。然而這句話並沒公開。秋香是知曉的了。閱者諸君都沒有知曉。趁這當兒。編書的且來補敘一番。原來唐寅少時。本是一個窮苦的孤兒。他老子下世以後。遺下了唐伯虎仲熊兩人。都由唐太太守節撫養。既沒有一壟之植。一瓦之覆。單靠着十指營生。要把兄弟倆撫養成人。當然萬分拮据。其時。有一個唐姓的墳客周子山。住居西跨塘。歲底上城。到唐家來送冬青。見唐太太憔悴得不成模樣。兩個兒子又是面黃肌瘦。和象牙糊猴一般。而且四壁蕭條。家無長物。風替他掃地。月替他點燈。寒酸得不成模樣。周子山見了。慘然問及衰落的情由。唐太太擎着涕淚。把苦狀告與墳客知曉。說道。老相公下世以後。身後蕭條。自己又害着一場大病。

益發雪上加霜。弄得饕殮不繼。兩個孩子伯虎九歲。仲熊六齡。教我一個未亡人如何把他撫養成就。現在有一頓沒一頓的過。這苦惱光陰。飢的時候多。飽的時候少。看我們母子三人。大約不能挨延多時。你今年來送冬青時。尙有我們母子三個。只怕下年送冬青。便不瞧見我們三個呢。說罷。便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周子山雖是個墳客。只因半生勤儉。在西跨塘已稱爲數一數二的財主。但是美中不足。所生一子。在那將近娶妻的時候。忽然夭折死了。他想到自己有了銀子。沒有兒子。唐太太有了兒子。沒有銀子。眼見這兩個小孩。雖然面黃肌瘦。却生得眉清目秀。和鄉間的小兒不同。便向唐太太說道。太太休得這般說。天無絕人之路。老相公素稱好人。他的官官將來一定不弱。太太倘慮撫育不易。小可倒有一個方法奉告。但是只怕有些冒昧罷。唐太太便問什麼方時。周子山道。小可薄有田產。但是後顧茫茫。一個將要成親的小犬。在去年死了。這是太太所知曉的。近來很想抱一個螟蛉義子。只是還沒有相當的小孩。

太太倘慮不能撫育兩位官官。只須在兩位中間。肯給一位與小可做螟蛉義子。那麼太太的家累稍輕。小可自當按年孝敬太太白米五石。土布兩疋。以盡區區之意。但不知太太意下如何。唐太太正苦着走頭無路。現在有了這死裏逃生的方法。當然十分贊成。便向周子山約法三章。第一。改姓不改名。準把次子唐宙號仲熊。過繼與子山作爲螟蛉義子。改唐爲周。但是名號須仍舊貫。二者。將來唐寅成立以後。倘使生有子息。自無他話。萬一伯虎無後。而仲熊生有兩子。便當以一子歸宗。綿延唐氏宗祧。三者。仲熊雖然承繼他姓。但和唐氏不得斷絕往來。周子山望兒心切。在這三種條件以下。竟一一的允許了。這也是唐太太的心思縝密。有這三章約法。便不怕唐氏無後。後來唐伯虎雖然擁有九美。却不曾添得一丁。倘不是仲熊的長子履約歸宗。那麼唐祝文周的小四傑中。便少却一個出色人物。這是後話。屆時再提。且說唐太太爲着生活關係。把次子唐宙割愛贈與周子山。果然家累一鬆。有周子山的按年孝敬。又加着

自己的十指營生。便可使唐寅出就外傳。讀書成名。待到成名以後。一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存。唐太太便去世了。這是伯虎的終天之恨。按下慢提。且說仲熊過繼與周子山以後。很博得他們夫婦倆的歡心。原來周子山住在跨塘橋畔。臨河築屋。風景宜人。這其間離着木瀆鎮約有十里之遙。然而靈巖山色。彷彿便在目前。他擁有祖遺良田數百畝。還有幾處魚池荷蕩。出產都是不惡。面團團做富家翁。一切勞動工作。雇着長工在家中服務。他老人家清閒無事。日間和鄰翁談天說地。話雨課晴。有時負着手巡行隴畝間。看長工們在各處工作。有時約着朋友。在綠陰深處着幾盤象棋。消遣閒中歲月。待到落日銜山的當兒。兩三牧童。吹着無腔的短笛。在牛背上緩緩歸來。周子山早已設着幾碟小菜。兩位杯箸。燙着杜釀的佳酒。虛左以待。他所待的何人。便是待着村館先生王良卿老夫子和他對坐飲酒。只爲子山把仲熊領到鄉間。知道他是個讀書種子。不肯埋沒他的天才。鄉間那有良師。只有在土地堂中教

書的王良卿老夫子。是本瀆鎮上的一個秀才。只爲連年失館。沒奈何到西跨塘土地堂中借窗授徒。鄉下子弟讀書。都是不求甚解。只須西瓜般大的字識得一兩担。便卽心滿意足。自稱爲識字的耕田夫了。昔人詠村館的詩。叫做「兒童八九縱橫坐。天地元黃喊一年」。當時的王良卿。便過着這般的生活。自從周子山把仲熊送入土地堂中讀書。那時小雞之中。頓自飛來一隻鳳凰。旁的孩子三年工夫。只讀得一本「大學」。仲熊只消十天。便讀的滾瓜爛熟。旁的孩子讀到「中庸」。總不免屁股打的兇紅。惟有仲熊只在一個月中。早已從從容容。讀完了這部全篇註解的「中庸」。王良卿把高麗布手巾抹一抹眼睛。喊起奇哉怪也。我們村館裏出了大人物也。他有了這位高徒。非常滿意。拱着手向周子山夫婦說。周大哥。周大嫂。這裏西跨塘要出秀才了。在下在這裏教了多年的書。十個生徒。倒有九個其笨如牛。剩餘的一個不是牛。也在非牛非人之間。在下做那牛羣裏的教師。一天到晚。只是做那「對牛彈琴」的生

活。自從令郎到敝館裏來讀書。聰明智慧。比着旁的村兒大大不同。不但是雞羣中的鶴。而且是牛羣中的人。他讀了三個月書。人家孩子讀了三年也讀不到這般程度。以令郎天生美才。埋沒在鄉村裏面。未免可惜。將來總得好好的培植他。做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西跨塘從來沒有出過發科發甲的人物。將來發科發甲。令郎便是一位元始天尊。說也奇怪。王良卿說到元始天尊。周子山夫婦也變成菩薩化了。變成了什麼菩薩。變成了兩尊扯開了嘴合不攏來的彌勒佛。因此周子山對於這位王良卿老夫子。視爲唯一無二的良友。家裏藏着的杜釀佳酒。甚麼花色都有。本來是一人獨樂的。一獨樂不如共樂。王良卿也是酷好杯中物的。子山便約着他做個長年的酒友。爲着要求兒子進步。便破費些甕頭春。也是理所當然。免得這位王老夫子天天費着杖頭錢。到村店中自去買醉。況且村店中的酒。那有他家釀的既旨且甘。王良卿爲着天天叨擾了他們的佳釀。心中有些過意不去。對於仲熊的功課。當然比旁的孩

子加倍注重。再者他既是秀才出身。腹中自有相當的學問。做慣了對牛彈琴的琴師。忽的遇見了一個知音識曲的人。不由他不十二分的賣力。時代之輪去得真快。頻易寒暑。只在眼睛一霎之中。一天傍晚。王良卿和周子山舉杯對飲。飲到半酣。忽的歎了一口氣道。天下真個無不散的筵席。子山聽了。頓然一呆。便問這話何從說起。王良卿道。不瞞周大哥說。在下和大哥飲酒。只怕沒多幾回了。子山益發奇怪。忙問其故。王良卿道。兄弟有一位總角之交。叫做羅星海。二十年前也和在下一般的做個窮秀才。自從棄儒就商以後。他便走了紅運。很掙札着許多家私。近來在木瀆鎮上起造房屋。廣置良田。享着安閒之福。他有信來。要延請在下去教他的兒女。所有一切脩俸供膳。不吝從豐。無論如何。總須看着昔年總角之交分上。俯允所請。在下得了這封信後。自忖在這裏村館中教書數年。所入無多。買飯也不飽。買酒也不醉。現在有了這個機會。當然樂於從命。言定過了中秋節。便須到木瀆鎮上去授課。但是在下和大哥相

處了多年。轉眼便須告別。令郎又是在下最得意的門人。幾年同硯。一旦分襟。這是在下一樁念念不忘的事。他說到這裏。扳了扳指頭道。今天是八月初八。過了八天以後。便須到木瀆鎮上去教書。子山見了還沒有話說。仲熊便在旁邊嚷道。先生到木瀆鎮上去教書。我也要跟到木瀆鎮上去讀書。我只知道讀書。我只知道跟着先生去讀書。這一句話觸動了子山的心。便問王良卿道。老夫子到木瀆去授課。可能帶着小犬同去。王良卿乾了一杯酒。徐徐的說道。令郎附讀的事。在下早有了布置。羅星海信來以後。兄弟曾寫給他一封回信。略說承邀授徒。兄弟萬無推却之理。惟村館中有一聰穎生徒。頻年以來。進步甚速。棄之鄉間。似覺可惜。若能附帶至木瀆。作爲附課生。尤深感激。羅星海回信到來。慨然允許。儘可隨帶一個附讀生。一切膳宿都由羅姓供給。子山道。那麼老夫子爲什麼不早說呢。王良卿道。方才所以不曾說起。只爲尊府只有這一位寶貝令郎。未必捨得教他出就外傳。周大哥既有這般意思。敝友羅星海那

邊當然是無可無不可的。不過這樁事須得你和周大哥商議妥貼了。才好實行。仲熊是一個未成年的童子。教他在十里以外作附讀生。周大哥捨得。只怕周大嫂捨不得。酒罷以後。王良卿別去。自回土地堂。不在話下。且說周子山和他娘子商量的結果。果然不出王良卿所料。捨不得兒子到木瀆鎮上去做附讀生。子山苦口相勸。說孩子大了。早晚總要到外面去做事的。況且好先生難逢。兒子的學問要緊。休便錯過了這個機會。子山娘子道。仲熊已讀了多年的書。便停止兩年也不妨。況且團團一帶西跨塘東跨塘的鄉村人家子弟。誰也比不上我們的孩子。他在鄉村子弟中。儘可以中得狀元。你還有什麼不滿意呢。況且十一歲的孩子。便教他住在外邊。你是放心的了。我卻放不下這條心。你吃的醉醺醺。甚麼都肯媽媽虎虎。我卻不能似你這般的糊塗。孩子畢竟是我養的。袋的肚皮寬。哭的眼睛酸。橫抱三年那得長。豎抱三年那得大。說時。把仲熊摟在身邊。表示是自己的親生兒子。這便是婦人家的裝腔做勢。其實呢。

仲熊抱來的時候。業已六歲。兒時情景。歷歷都在眼前。周娘子便想騙他。畢竟騙不過去。便算騙過去了。同村的婦女都是喜歡談論他人的家事。當着周娘子的面。說着好聽話道。你們這位官官。很有幾分像你。不愧你的親生子。背着周娘子的面。便竊竊私議道。他這副嘴臉。怎會養出這般的標緻官官。他說仲熊是他的親生子。誰都騙不信的。似這般的議論。仲熊已早有所聞。他是一個有青頭的孩子。聽在耳朵裏。卻不肯在娘面前來搬嘴。今天周娘子摟着仲熊。說這肉麻話兒。仲熊不禁放聲大哭。周娘子以爲觸動了兒子的天性關係。忙道。心肝。你可是捨不得離開你媽媽。仲熊哭着說道。我是捨不得先生。我是拋不下讀書。周娘子拍着仲熊道。心肝不要哭。一殺豬的死了。不吃帶毛豬。的王先生走了。你要讀書。自有旁的村館先生來授徒。你依舊可以讀書。仲熊哭道。不要。不要。除卻王先生。誰都不要。除卻王先生。誰都不配做我的先生。這夜。仲熊飯都沒有吃。睡夢中都是哭醒。周子山又輕輕的和娘子說道。你不要阻

止他罷。他畢竟是讀書人家的種子。停止他讀書是不行的。況且王良卿又百般的鍾愛他。羅姓的房屋又大。供膳又豐。他去做附讀生。只有比在鄉間讀書舒服十倍。你有什麼不放心呢。周娘子聽了。雖然有些動心。兀自不捨得孩子出門。到了來朝。仲熊的面貌。已清減了一些。而且依舊嚷着要跟隨王先生到木瀆去讀書。不讀書情願餓死。周娘子才恨恨的說道。小冤家。你要讀書。便由着你去讀書罷。只這一句話。才博得周仲熊破涕爲歡。忽忽數天。中秋節早已過去。王良卿便帶着周仲熊到木瀆鎮上去坐館。周子山便送着他們上船。對於王先生自有十分重託的表示。對於仲熊也有隨時當心的叮囑。好在西跨塘和木瀆一水可通。仲熊雖不能曠課歸家。子山却可以時時到鎮上來探望兒子。所以分別的時候。並沒有十分依依不捨的模樣。周子山上岸以後。王良卿所雇的小舟。正待解纜開船。良卿忽的想起了心頭一樁事。便卽探首船艙。高聲大喚道。周大哥且慢回府。尙有幾句話和你面談。周子山已走了十餘步。

路聽得叫喚。便卽折回舟中。聽良卿有何話說。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滄浪生曰。才送周二爺。又來一周二爺。似乎作者涉筆成趣。故作狡獪。其實此乃本書之大關鍵。奇峯突起。又發生下文數回之醞郁文字。只須作者筆尖一轉。而閱者之眼光亦隨之而轉。文字魔力。如是如是。

伯虎無後。幾同伯道。自是一大缺憾事。作者爲之彌縫缺憾。以一玉雪可愛之玉麒爲之後。他日小四傑中。唐玉麒大出風頭。全在此處伏根。

憐香侃侃數語。已見其才。此後數回文字。專替憐香作傳。論名分。雪明爲主。而憐香其婢也。論才識。憐香爲首。而雪明其次也。陸昭容詢問雪明。而雪明必使憐香代答之。則雪明之傾倒於憐香也久矣。

前四傑傳對於描寫青衣。如秋香柳兒輩最爲努力。本集敘述憐香。於下數回中亦用全力描寫。猶是前集之旨也。

第三回 書館談心情投膠漆 賭場涉足變起風雲

王良卿待到周子山下船坐定。很從容的說道。周大哥。和你幾年相處。情若弟兄。古人有臨別贈言之誼。在下不揣冒昧。有一番忠告。不知周大哥肯聽納否。周子山道。老夫子金玉之言。那有不聽之理。便請見告。王良卿道。大哥勤儉成家。現在已近晚年。詩所謂「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當然要快快活活的度那清閒歲月。但是清閒有消閒的方法。攜斗酒。坐樹下聽黃鸝。是一種消閒法。執蒲葵扇。坐瓜棚豆架下談天說地。是一種消閒法。約二三知己。長日惟消一局棋。是一種消閒法。緩步澗邊。聽流水作金玉聲。是一種消閒法。至於呼盧喝雉。作牧豬奴戲。非惟有傷雅道。抑且浪費金錢。這却算不得消閒方法。在下臨別贈言。只有這幾句。要請大哥詳察。子山聽罷。連連點頭。表示着接受忠告。於是重又作別。彼此分途。且說王良卿挈帶仲熊。到了羅姓的館中。果然美輪美奐。好一座氣概住宅。羅星海歡迎師賓。拭几候教。他是暴發的富翁。金錢有了。

兒女也有了。旁的不欠缺。只欠缺着學問兩字。自己雖是個秀才出身。只因少年改教。學圃已荒。沾染了市儈之風。便減少了詩書之氣。再要發憤求學。已恨不及。只好教他的兒女們多讀幾年書。做一對「清于老鳳的雛鳳。」因此延着老友王良卿到家中教讀。良卿的學問。是星海素所崇拜的。良卿帶來的附讀生。據說是村中之秀異於常兒。星海當然也十分歡迎。只爲有了聰穎孩子做伴讀。那麼效學相長。自己的兒女也易於進步。開館這一天。很注意的要賞鑒這個附讀生。他初意以爲任憑聰穎過人。總不脫是個田家兒童的模樣。比及相見以後。見仲熊眉清目秀。絕不是田舍翁的兒子可比。他怎不刮目相看。星海的心中。便暗暗的存着他日「妙選東床非此莫屬」的意思。但不知道周子山究有多少財產。仲熊的學問性情。究竟怎麼樣。爲女擇婿。關係他令媛的終身之靠。不能夠鹵莽從事的。從來「日久見人心。」到了那時。再作道理。仲熊在羅宅讀書用功。書室之中。一師四徒。羅姓有二徒。女生羅雪明。年十一

歲。其弟羅德生。年九歲。伴讀丫環憐香。年十三歲。周仲熊恰和羅雪明同年。雪明的面貌。既然異常秀麗。資質却也不弱。不過比着仲熊。相差尙遠。自古道。一切磋之益。勝於師訓。這女孩子既有眼力。又很虛心。所有書房中的功課。先生教了還不算。又時時向周家二哥哥請教。半年以來。進境很快。便是他的弟弟。也有相當的進益。婢女憐香。年齡比小姐大兩歲。只因身材瘦小。和小姐的長短差不多。他在書房中。不過伴伴姊弟倆的熱鬧。並不是真個用功勤讀。但因他的天分很好。唐詩三百首。竟讀得背誦如流。王良卿見那生徒們吟詩搭對。無不頭頭是道。他又把高麗布手巾。揩着眼睛。喊起奇哉怪也。怎麼吾的生徒。個個都和神童一般。以前在土地堂中教書。除却仲熊。都是笨牛。現在到了這裏。仲熊固是神童。他們三個也不弱。其實呢。他們的學問增進。一半是自己天才。一半也是仲熊在那裏捉刀。王良卿逢到作課的日子。出了題目。當然監視甚嚴。以爲是決無弊竇。凡是題目容易的。他們果然自出心裁。一空依傍。題

目爲難的。乞救的書信。都是憐香在那裏傳遞。憐香倒了一杯茶。送給仲熊道。周二官用茶。這是預定的表示。知道姊弟倆來乞救了。仲熊呷乾了這杯茶。隨取紙片。寫了幾句代倩的作品。黏在茶碗底下。少頃憐香自來收去。又去倒茶。給雪明小姐德生官官。經這傳遞。一切難題都解決了。羅星海的學問雖然拋荒。畢竟進過一名秀才。和瘟外行不同。調查兒女成績。不禁喜極生疑。喜的是他們文采斐然。疑的是便有進步。也沒有這般的快。一經細細盤問。雪明便老實說道。一半是我們自己做的。一半是周家二哥哥代做的。星海聽了。益發刮目相看。知道周仲熊定是將來發科發甲的人物。他初見仲熊時。已有一「妙選東床」的意思。到了這時。益發不肯錯過機會了。況且他又在良卿那邊探聽得周姓家况很是殷實。共稱西跨塘數一數二的富戶。和自己的家庭。也還門當戶對。他先徵求了羅奶奶的同意。於是便來央託王良卿。請那坐青氈的先生。做那挽赤繩的月老。也是前生的緣。今世的福。一經撮合。便即成功。書館裏

的哥哥妹妹。竟成了一對未婚夫婦。文定的時候。仲熊和雪明還只有一十二歲。仲熊比着雪明。月份稍大。所以一個喚二哥哥。一個喚大妹妹。兩小無猜。懂什麼夫婦關係。把自己訂婚的蜜糕。切得骰子塊大。放在書包底下。作消閒果子吃。仲熊背着先生。笑向雪明說道。大妹妹。我門在一處讀書。便和做了夫婦一般無二。爹爹媽媽說的。待到我們滿了十六歲。便可以做親了。我想做了親後。也不過和現在一般的快活。在一間書房中讀書。在一張桌子上寫字。難不成還有什麼好處。雪明一笑。便是兩個酒渦兒。且笑且說道。二哥哥。我也是這般想。我想未婚夫婦和那已婚夫婦。沒有什麼兩樣的。做了未婚夫婦。我和哥哥天天在一塊兒坐。做了已婚夫婦。我也不過和哥哥天天在一塊兒坐。憐香比小姐大了兩歲。自古道。「人大心大。」學問未必比小姐好。知識上他是一個先進者。他在旁邊聽了。小夫婦倆的談話。笑的直不起腰來。雪明發嗔道。癡丫環。吃了笑藥不成。憐香捧着肚子道。丫環不癡。你們這一對小夫妻。說的都

是癡話。假使將來成親以後。也不過天天在一塊兒坐。難不成坐得出青青白白肥肥胖胖的小娃娃來。笑聲未畢。便聽得外面拐杖的聲音。知道王先生進來了。王先生稍有足疾。所以扶杖而行。於是大家都琅琅的讀起書來。便把方才討論的小娃娃問題。暫時擱起。放學以後。憐香把方才的說話告訴了主母。羅奶奶正捧着茶杯呷茶。嘆嗤一笑。滿口的茶都噴將出來。和成衣匠噴水一般。後來叮囑女兒道。你從今見了二哥哥。再不要討論什麼結婚以後的怎樣快活。你現在年紀小。小人只管小人的事。到了將來。「人大心大。」自會知曉。要是預先在書房中議論。你是「開口見喉嚨。」懂什麼說得說不得。但是給先生聽得了。便是笑你小娘兒不知羞恥。雪明雖然天真爛漫。但是給他母親這麼一指導。便已理會了八九。後來見了仲熊。絕對不提做親兩個字。却又奇怪。仲熊見了雪明。也不曾提起那天未曾解決的問題。彷彿也有人向他進過警告一般。天下的事。本和蒼狗白雲似的。容易更變。美滿之中。往往發生缺憾。

缺憾之中。也往往促成美滿。仲熊在羅宅又讀了幾個月的書。仲熊的學問。却和他老子的財產。成了一個反比例。兒子的學問漸漸地高了。老子的財產却又漸漸地落了。這件事是和王良卿在河濱臨別贈言有關的。只爲周子山在鄉間享福。飲酒着棋以外。不免喜歡賭博。幸有王良卿時進忠告。所以周子山沒有沉溺在賭場裏面。回頭是岸。免却許多金錢的損失。自從和王良卿作別以後。在那半年之中。時時想到良友的忠告。不曾插足賭場。然而人生最難得的。是一個閒字。人生最難處的。也是一個閒字。善於處閒的。總得想個高尚的消遣方法。才能夠一輩子享受不盡。「種樹只消閒氣力。看山聊破睡工夫。」是一個消閒好方法。「隔院靜聽棋落子。繞籬細數筍生孫。」又是一個消閒好方法。「散愁漫入高僧舍。乘興還過野老家。」又是一個消閒好方法。「酒無監督花邊醉。秋有商量月下涼。」又是一個消閒好方法。照這種種好方法而行。那麼清閒之士。竟和陸地神仙無異。殊令我輩奔走於衣食之人。歎爲「

望塵莫及。」所以說。人生最難得的是一個閒字。然而不善於處閒的。逸居無事以後。便要沾染那不良的嗜好。消閒消閒。消出了許多煩惱。身名既敗。財產亦亡。所以又說。人生最難處的也是一個閒字。卽如西跨塘財主周子山。他是一個可與爲善可與爲惡的人物。從前王良卿在鄉間教書時代。和周子山做了莫逆之交。每在夕陽光中。賓主倆銜杯共飲。談些民間的事。講些淺近詩文。子山雖然沾染些酸子的習氣。然而酸子習氣。卻是財主的保險單。但看保家之主。多少總要帶些詩書氣息。自從王良卿離了西跨塘。周子山少卻一個知己朋友。未免悶悶不樂。夕陽光中。只好自斟自酌。吃酒也減少了興會。半年以後。土地堂中另換了一個村館先生。姓藍名喚子和。這藍子和的性質。卻和王良卿相反。只有吃酒的嗜好。還可以同站在一條戰線上面。周子山正苦寂寞。來了一個藍子和。也把他當做昔日的王良卿一般看待。每值藍子和放學以後。周子山便拉着他在夕陽光中一起兒飲酒。藍子和的談天。周子山覺得比

王良卿的談天。更饒興味。良卿帶些迂腐之氣。藍子和卻一些兒不迂腐。嘿一些兒不迂腐。便有旁的壞處來了。原來藍子和住在城中時。並不是教書先生。他是一個靠賭吃飯的白相人。種種賭博。無一不精。只爲近來蘇城厲行禁賭政策。他在城中站立不住。只得避往鄉間。暫在土地堂中教書。暫避官吏的目標。誰知他教書其名。誘賭其實。一樣的和周子山對坐飲酒。談天說地。從前王良卿所談的是風景。現在藍子和所談的是賭景。周子山也是一隻鄉村之牛。他對於王良卿所談的風景。不過和調而已。對於藍子和所談的賭景。却是「實獲我心。」聽得津津有味。覺得藍先生更比王先生有趣。他不知不覺的和賭棍先生走了一條道兒。賭棍先生的所以成賭棍。也有一種賭的哲學。就是老子所說的「將欲取之。必先與之。」這兩句話。他串通了旁的賭徒。先給子山嘗些甜頭。今天周大哥財運好。贏銀一兩八錢。明天周大哥財運亨通。贏銀二兩六錢。唉。周子山是一尾賭場中的魚。所贏的一兩八錢和二兩六錢。便是

釣鈎上的香餌。從此也便上着賭徒的釣鈎。一天不摸着賭具。他的手指兒便要癢出蛆來。一天不進了賭場。似乎這日子便很不容易的過去。在先。小勝大負。贏了二兩。便要輸却十兩。後來屢戰屢北。越輸越想翻本。越是踏脚污脚。天天飽囊而出。空囊而歸。同村的人見周子山進賭場。都在背後指指點點道。他又要去解餉了。子山的大好金錢。大半犧牲於呼盧喝雉之下。娘子哭勸無效。親戚朋友規諫也無效。半生來克勤克儉所掙得的良田美地。漸漸的移轉了產權。人家都替他惋惜。他却很慷慨地說道。金錢是偷來之物。去得快。來得也快。有了輸的日子。便有贏的日子。小錢不去。大錢不來。發財便在目前。你們拭着眼瞧罷。衆人聽了。只有付之一嘆。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這一個消息漸漸的傳到木瀆鎮上。漸漸的傳到他親家羅星海的耳中。不禁連連懊喪。深悔誤訂了婚姻。他想。周子山再不回頭。周氏的全部產業。不久便要消滅在賭場之中。好好的女孩兒。怕沒有高親可攀。怎肯嫁給一個賭徒的兒子。

將來兩手空空。可以呷着西風度日嗎。便把悔婚的意思和娘子羅奶奶商議。羅奶奶雖是個女流之輩。却不肯「出爾反爾」。便道：「你怎麼說出這般話來。婚姻大事。不是什麼頑意兒。如何可以「反轉來一個葫蘆。答轉來一個扁蒲。」老子嗜賭。兒子却不嗜賭。依舊用功勤讀。日上蒸蒸。你說這孩子有發科發甲的希望。難道老子做了賭徒。兒子便不會發科發甲麼。羅星海道：「科第是一種希望。或得或不得。誰也不能確定。金錢是世間的至寶。金錢消耗。人家便立時墮落。無論如何。總不肯把女兒嫁與墮落的人家做媳婦。羅奶奶再三規諫。總是無效。只爲十六世紀。夫權高於一切。羅星海打定了悔婚的主意。誰也不能阻擋他。竟悄悄的告訴王先生。央懇他去索回庚帖。取消婚約。他說：「我的女兒只配給財主人的兒子。不配給賭徒的兒子。現在財主人已變了賭徒。那麼這頭親事便不能作準。從前仗着老夫子做繫鈴人。現在又要仗着老夫子做解鈴人。王良卿聽了。不覺憤憤。他是一個迂執的人。見星海這般反覆無常。不

夠朋友。他要悔約。我也不幹。這教書生活了。索性把館地辭掉。挈帶着周仲熊回轉西跨塘去和老友會面。周仲熊眼見先生面有不愉之色。半途辭館。悻悻回鄉。也覺心中奇怪。更奇怪的。這兩三天來。不見雪明上書房讀書。便是憐香也不來走動。臨走的一天。望見雪明在內堂舒頭探腦。面上含有可憐之色。兩隻眼睛腫的和核桃一般。當時心中悶悶。不好說什麼。到了船中。忍俊不禁。便問先生好好的在羅老伯府上教書。爲什麼要辭職不幹。王先生歎了一口氣道。都是爲着你一人。現在不須問。到了家裏自會知曉。這時的周仲熊。真個一悶煞了沒頭鵝。一比及船到跨塘橋。師徒倆都上了岸。舟子挑着一肩行李。同到周子山家中。周子山無日不進賭場的。這日當然不在例外。只有周娘子出來招呼。他見先生伴着兒子回來。又隨帶着行李。料想羅姓家中有事。暫時停課。他送過茶後。却聽得王良卿氣吁吁的說道。周大嫂。我這館地不幹了。要是再幹下去。我的肚子便要脹破了。脹破了肚子誰肯和我補好呢。周大哥在那

裏。快請相見。我特地辭職回來。有要言和他說。周娘子道。你問他麼。他在這幾個月來。失魂落魄似的。只想往賭場裏跑。今天他吃過早飯。又去找那賭棍先生。趕賭場去了。不瞞王先生說。他越老越改志了。最近半個月中。又輸去了三百兩花銀。把五十畝的田單作抵。看來我們辛苦得來的田產。都要斷送在賭場裏面。說時。聲淚俱下。王良卿道。周大哥怎的這般不長進。全忘却了我臨別相贈之言。我今天辭職。也是爲着周大哥的賭博而起。大嫂你快去找他回來。說我王良卿有非常重要的事和他商議。周娘子聽了。益發莫明其妙。向王先生動問情由。王良卿道。遲早總要告訴你們的。兩回講不如一回講。周大哥回來以後。我細細報告便是了。周娘子正待進賭場去找尋丈夫。却又湊巧。周子山又在賭場中賭光了。解去了第一起的餉。又回來取那第二起的餉。不料入門以後。仲熊上前喚爹爹。王良卿扶着拐杖。問一聲老友何來。周子山見了良卿。面上很有些忸怩之色。彼此坐定以後。王良卿不慌不忙。便把羅星海悔

婚的意思。一一的向他們報告了。子山夫婦和仲熊聽了。方才了解先生辭職的緣由。良卿又道。星海說的好好的女兒。只嫁給財主的兒子。不嫁給賭徒的兒子。星海固然是個反覆小人。但是「蒼蠅不叮沒縫的蛋。」周大哥這賭徒的頭銜。是什麼時候博得的。倒要請道其詳。子山聽了。滿口支吾。宛比口中含着一個大肉圓似的。周娘子瞅了丈夫一眼。恨恨的說道。你怎麼不老實說呢。這個賭徒頭銜。是變賣了良田美地博得的。賭的好。賭的好。賭的傾家蕩產。連那訂定的媳婦也被人家賴了婚去。再賭下去。只怕老婆也要賣去。兒子也要送人哩。說到這裏。摸着一把三分眼淚七分鼻涕的黏合品。向着子山迎面揮來。不偏不倚打在子山鬍鬚上。他的鬍鬚便延長了一半。不過上半是黑的。下半是白的。子山呆了半晌。由着這一概涕淚在鬍鬚上打秋千。直到落地才休。周娘子便拉着兒子道。好兒子。你快向老子去理論。賠償你一個好媳婦。羅家十三歲的雪明小姐。模樣又好。性格又賢。文字又精通。萬穩萬妥的親事。一朝

竟變了卦。這不是老子害了你麼。你不向老子理論。向誰理論。這幾句話。幸而周娘子說給十六世紀的兒子聽的。要是二十世紀的兒子聽了。便要「麥柴當做了令箭。」去延請銅牌高挂的大律師。和老子大打交涉。第一次手續。委任大律師登報警告父親。第二次手續。所有兒子損失。着令該父親擔負全責。第三次手續。便和父親在法庭相見。打一個你輸我贏的官司。現在仲熊聽着母親的挑撥。並不和父親理論。却聲聲的勸着母親不要悲傷。周子山又羞又惱。平不下這口悶氣。定要上城去打官司。控告羅星海不顧信義。圖賴婚姻。周娘子冷笑道。你打官司也沒用。自古道。「天大的官司。地大的銀子。」你沒有銀子。再也不能打什麼贏官司。他們財主人家。花一般的女兒。無論如何總不肯嫁到我們墮落人家來挨餓。王良卿把拐杖指着仲熊道。小子。「盍各言爾志。」仲熊雖是個十三齡的兒子。志氣却高。很激昂的向父母說道。爹爹不須惱。媽媽不須吵。俗語說的。「三脚蟾蜍天下少。兩脚女兒世上多。」只須爹爹

肯戒賭。立志不入賭場。孩兒努力讀書，功成名就。那怕沒有四德俱全的閨秀。做我的妻子。他們要索回庚帖。回了他們便是。打什麼官司。王良卿道。周大哥聽得麼。十三歲的孩子。說出話來倒勝於你五十多歲的老子。子山在四面楚歌之中。受了這許多激刺。抓摸頭耳。一會子。忽的向良卿說道。老夫子我和你同到土地堂去。周娘子詫異道。土地堂中去做什麼。難道還要去找尋這個賭棍先生麼。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河濱贈言。預作伏案。否則下文賭場破產。便嫌突兀。

小兒女在書房中猜「結婚之謎」，純乎一種天真爛漫氣象。吾讀至此。恰如在綠陰之下。聽枝頭小鳥相語。天籟之中。不雜人籟。爲之移情者久之。

憐香之笑。羅奶奶之噴茶。都嫌多事。經此一笑一噴茶。而結婚之謎。從此停猜。吾所欲聞之枝頭小鳥聲。竟戛然而止矣。天籟爲人籟所破。不禁連

呼可惜。

周娘子之涕洟。在乃夫鬚鬚下打秋千。煞是好看。倘使「開麥拉」早已發明。攝入電影之中。大可供人發噱。

蛟川雕龍生著
漱六山房校訂

精忠

大俠傳

六大厚册
六十萬言
原價五元
特價祇售
二元五角

本書寫劍客俠士軼羣絕倫之藝，詭異嶽奇之事，洋洋洒洒，極盡大觀。史字根據，非信手塗抹者可比。內有朱鳳竹繪插圖一百廿幅。

無奇不有

兩個豐韻絕佳的少女，會騎在虎背上遊山。一個半尺長美女，和尙會從一個頂上放光蛇片，却是隱去的建文帝。要伏在地上聽茶，那尙會經盤着一條老僧，氣絕能吹飛一個空游天。歲歲下，一碗。個道士變出一股熱氣，十歲能變一個伏魔的。皇上的水潭，只寫了。是塊龍穴，竟被殺了八塊好風水，果然預伏未來的。皇帝會。七個字，竟被殺了八塊好風水，果然預伏未來的。皇帝會。債人面前，都游好地，用死賭徒，倒有天性。除去的兒。面上正生着許多活過銀子的。自上的數目，都高墻落地，剛林絕技，大瓜。便失却正結多。似小的頭顱，黃蛇把頭正絕技，大瓜。便失却正結多。石盤到池裏，孤精要避雷，蛇化大宋元君。竅內有許多天。鑽腳下一吐，只支極精要避雷，蛇化大宋元君。竅內有許多天。有吐放三味真火，燒沉。把他們一衆妖在大宋元君。竅內有許多天。伸出一只巨脚，把瓜來，竟被無知鄉民一頓鋤死。又飛回的。情節不克備載。天下逼死明主的大寇，竟被無知鄉民一頓鋤死。又飛回的。情節不克備載。

摘錄本書情節百分之一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四回 撕蚊帳書生聞報捷 濕鮫綃小姐看迎親

列位看官。周子山拖着王良卿氣吁吁地跑到土地堂裏去做甚。周娘子防着他去找藍子和賭錢。王先生以爲「人之無良。」未必一至於此。或者他跑到土地堂。要和藍子和吵鬧一場。做一回交絕。必出惡聞。其實兩人都沒有猜着。只爲這時候土地堂裏。除卻土地公公土地奶奶以外。可謂「闐其無人。」藍子和已上了賭場。所有幾個生徒。都放了學。自從藍子和來教村館。十天以內。到有七八天是放學。怕讀書的村童。喜歡的了不得。以爲這是好先生。父兄心裏都覺得賭棍先生。慣拆爛污。若和王良卿相比。真個是一在地獄。一在天堂。閒話剪斷。且說周子山受了室人交謫。友人譏諷。不由他不澈底大悟。忽的跑到土地堂的傀儡面前。借一方村童的青布書包。襯在地上作拜墊。便卽插燭也似的跪下。喃喃祝告道。土地公公土地奶奶在上。弟子周子山在下。從今日起。周子山不交損友。不進賭場。立誓以後。儻然自食前言。將來死無葬身之地。

祝罷起身。周子山已另換了一個人。從此以後。他果然絕足不進賭場。和賭棍割席斷交。這時候的藍子和囊橐中也飽滿了。西跨塘一帶的輿論頗不好。城裏官廳也略有風聲。待要派役緝訪。他知道在西跨塘站腳不住。早已隨帶了一輩狐羣狗黨。到旁的鄉村開設賭場去了。按下不表。這裏土地堂裏缺着先生。依舊由王良卿設帳授徒。附近的村民知道這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好先生。從來不肯誤人子弟。和賭棍先生藍子和大不相同。自古道。不見高山。那見平地。有了賭棍先生做比較。益覺王先生的教法。誰都追隨不上。因此土地堂裏的生徒激增。比從前頓加了一倍。一天。王先生向他老友說。令郎是有志少年。不該在鄉村裏面埋沒了他的天才。現在城裏面正在舉行童試。令郎所做的八股文章。早已文采斐然。倘然入場攷試。定可出人頭地。攷取了一名秀才。也可替西跨塘生色。只爲這裏面是從來不曾出過秀才的啊。周子山聽了異常贊成。於是寫了三代履歷。央人上城去報名。以便到了攷期。進場攷試。報

的姓名。本該是周宙二字。王良卿已寫上名單。周子山忽道。周宙二字不好。換寫先生替他所取的學名周天驥罷。王良卿是無可無不可的。便塗去了宙字。換了天驥二字。所以將來發科發甲的名字。是周天驥不是周宙。周子山爲什麼不用周宙二字呢。因爲仲熊是抱來的兒子。用了他的原名。防備他的本生母唐太太和那親哥哥唐伯虎知曉。這其間不免有相當的聯絡。以致減少了對於撫養父母的感情。換了天驥二字。便可以不被他們知曉了。且說西跨塘的居民。非但沒有出過秀士。并且連着提考籃進文場的童生也不曾有過先例。聽說周子山家中的二官要上城去應攷。大家都傳爲奇事。小茶寮中翹膀翹脚的談天。都說我們西跨塘要轉換風水了。小小年紀的周二官。居然提着攷籃和城裏鄉紳人家的少爺一同攷試。倘然攷取了一名秀才。我們村窠中便榮耀的了不得。逢到如狼如虎的差役下鄉來催租。有了秀才先生做保駕將軍。誰也不敢橫施欺侮。又有人說道。便是攷不上秀才。只須提過攷籃。挂過

卷袋跨過高門檻。做過一回攷相公。回來以後。把攷籃和卷袋高高的挂在家堂門前。那麼催租的差役們見了。便知道是讀過書的人家。也不敢把虎狼的面目對人。列位看官。科舉時代的秀才。很受着一般民衆的尊敬。尤其大明年間的秀才。戴了文生巾。望而知爲優秀文士。和平民不同。只爲其時的學額不多。攷取一名秀才。頗非易易。不比前清的秀才。名額比明朝增加數倍。不免減少了秀才的本身價值。故老相傳。明朝秀才有整飭風化的責任。每逢攷察風俗。常帶一名小溪奴。提着一隻摺疊式的小皮椅子。在那小街小巷遊行。遇着閭里之中。有什麼不良風俗發生。或者子逆其父。婦辱其姑。秀才先生便可喚小溪奴放下皮椅子。隨時坐下。喚那忤子逆媳前來。一頓訓斥。要是俯首認罪便罷。否則取出戒尺。還可以「扑作教刑」。那忤逆之人。只好當衆受責。不敢抵抗。逢着家鄉宴會。要是同席之中。沒有什麼發科發甲的人物。秀才先生便可以高坐首席。再者。明朝社會。重文輕武。武職貴至將軍。不過在任時。赫弈可

畏。待到卸職回來。退居林下。逢到人家宴會。主人登堂定席。常把將軍席次。定於秀才之下。明代秀才的權威。便可想而知了。至於鄉間的秀才。尤其可以保障一村。所以西跨塘的村民。對於周二官的應攷。有無窮的希望。這一年的攷試順序。二月縣試。三月府試。五月學道試。經過了三重攷試。周天驥三字頓然名振吳中。他竟攷取了小三元。什麼叫做小三元。這和大三元當然有別。大三元是鄉試解元。會試會元。殿試狀元。小三元是縣試正案第一名案元。府試正案又是第一名案元。待到學道試攷取入學。又是第一名泮元。這便叫做小三元。雖然他的本身不過是一名秀才。但是小三元的秀才。比着非小三元的秀才。風頭的健不健。便不可以同日而語了。這一年又是有鄉試的年分。王良卿件着周天驥同到南京去應試。新秀才應鄉試。須經過一番錄科的手續。錄科以後。方才正式進場。頭場二場三場的文藝。周天驥都做得異常愜意。出場以後。王良卿讀了門生的著作。把高麗布手巾揩了揩眼睛。拍案嘆道。字字錦繡。

語語珠璣。吾不如也。師徒倆回到西跨塘。良卿仍在土地堂中教書。周天驥却在家中等候發榜。定例棘闈中撒棘放榜。須在重陽以後。王良卿以爲門生大有攷中舉人的可能。但是天驥心中。却不敢存這希望。以爲自己年齡不過一十六歲。上半年攷取秀才。下半年便中舉人。天下那有這般容易的事。便是西跨塘的附近村民。也不敢希望周二官便中舉人。以爲村中便是換了好風水。也沒有好得這般的快。今年周二官攷取秀才。已是天大的福分。至於舉人老爺。都是天上的文曲星降凡。料想這孩子不見得便是天上的文曲星罷。誰知天下之事。往往出於意料之外。逢到發榜的日子。若似前清末造。各省已經設立電局的時代。日間發榜。夜間便各處都得到了電傳的消息。大明年間却沒有這般的交通便利。一經放榜。報喜的不分晝夜的從驛站上傳遞消息。傳到西跨塘。至少也須兩三天工夫。周子山那邊忽忽兩三天不見動靜。以爲大概是無望的了。王良卿應過了七回鄉試。每逢榜期。總把幾天辛苦。換得一聲長

嘆。他是慣於落第的人。料想這一回又是一聲長嘆。了此公案。至於天驥。他上過了三場辛苦。做的文章又不錯。榜後不得喜訊。未免有些悶悶不樂。這一夜正在三更時分。驀地裏一棒鑼聲。敲得村窠中宿雞亂舞。臥犬齊嗥。村中人以爲起了火警。紛紛披衣而起。問及情由。才知城中的報子星夜下鄉來報喜。只爲周子山家中的二官已攷中了第二十四名舉人。周子山大喜。開門招待報子。這一紙報單。已在燈火光中高黏在牆垣上面。其時王良卿也住在周宅。見門生高中舉人。自有相當的歡喜。但是喜盡悲來。覺得生徒高中。老師落第。未免起了一種不遇的悲哀。周子山敲着兒子的房門道。二官快快起來。已高中了二十四名舉人了。周娘子忙着在灶頭上焚香點燭。叩謝灶神老爺。保佑我們二官高中了一名舉人。周子山道。二官怎麼還不起來。天驥在裏面答道。爹爹。我要起來。誰人縫住了我的帳門。待要下床。竟不得下床。子山道。沒有人縫住你的帳門。你揭開便是了。忽的聽得裏面起了一種裂帛之聲。子山知道詫

異。掌着燈照到裏面。說也可笑。原來周天驥樂極忘形。竟向裏床尋帳門。尋不到帳門的縫。他竟撕破了帳子。赤着脚從床背後轉將出來。王良卿已跟着子山進房。眼見他高足快活的失魂落魄。又是好笑。又是好氣。冷冷的說道。二官中了區區一名舉人。何足深喜。怎麼把帳子都撕破了呢。天驥受了先生的奚落。無話可說。趕緊穿起鞋襪。結束衣裳。到外面來款待報子。開發了十兩喜銀。待到天明。報子出去以後。一人逢喜氣精神爽。一周子山父子半夜未眠。也沒有一絲倦意。惟有王良卿躲在房中。一聲高一聲低的噓氣。噓聲未畢。又是一棒鑼聲。敲到周子山家中。這是第二起的報子。報道王良卿高中南直隸八十六名舉人。王良卿正在房中。提着紫沙夜壺小洩。聽得了鑼聲。便剪斷了他的半場尿。提着夜壺出問。誰中了八十六名舉人。周子山深深一揖道。老夫子大喜。王良卿快活得昏了。忙着答禮。手中的夜壺沒有放處。竟放在周姓的天然几上。空着手向子山答揖。天驥在旁。冷冷的說道。先生區區一名舉人。何足深

喜。怎麼把夜壺放到天然几上來呢。這是一六月債。回的快。」先生把夜壺放上天然几。這笑話比着學生撕破帳子。尤其絕倒了。堂中的人。在先都沒有注意。經着天驥一說。大眾都放聲大笑起來。王良卿也自覺好笑。忙把夜壺拾在手中。回到房裏去小洩。只爲方才一場尿。只撒了半場。宛比書場中打了一個尖。是小落回不是大落回。他在尿聲琅琅的當兒。自言自語道。我這一首詩。分作兩槪寫。題上首半詩時。還是一個老秀才。題下半首詩。才是一名新科舉人。其時外面的報子。見了夜壺放在天然几的笑話。便向衆人說。這幾天的笑話。正多呢。衆人忙問其故。報子道。城裏面有一家中了舉人。我們上門鳴鑼報喜。這位新舉人樂極忘形。提了茶壺倒茶給我們。再也倒不出。原來他把茶壺嘴朝着自己身邊。只把沒嘴的所在。向着茶碗倒茶。如何倒得出來呢。這是一樁笑話。又有城外一家中了舉人。時已深夜。我們去報喜時。新舉人從牀上起身。巾都沒有戴。襪都沒有穿。手提着一隻臭襪。來看報單。看了又看。向着我們傻

笑。他們的娘子道。快快戴着巾。穿着襪吧。受了寒。不是耍。新舉人。忘其所以。竟把手裏的臭襪。當做頭上的方巾。下死勁的把臭襪向頭上套。如何套得上去。這又是一樁笑話。正在閒談時。王良卿又從房裏出來。開發了幾兩銀子。把報子遣發出門。這時候。賀喜的人。塞滿了一屋子。都向周王兩姓。聲聲道喜。惹得周子山父子和那王良卿老夫子。應接不暇。不在話下。且說王良卿年近花甲。踏了多次的槐黃。才攷中了一榜舉人。已博得人人稱羨。何況周天驥年未弱冠。名登桂籍。宜乎人人見了。都望若天上神仙。當時讀書社會裏。編成了兩句歇後語。傳爲科場佳話。只爲論語裏面有一句。叫做「君子不以言舉人。」又有一句。叫做「夫人自稱曰小童。」那年初裏端午粽時。周天驥還是一個小童。資格提着攷籃去應學道試。後來攷取秀才。不過幾個月。才吃過重陽糕。他便是新科高中的舉人了。所以人家有一副論語歇後語的對聯。頌揚這位天才出衆的周天驥。這一副對聯。叫做

端午粽裏時。猶是夫人自稱曰。
重陽糕吃罷。居然君子不以言。

科舉時代的舉人。權威不可一世。說親的人。不約而同的來登周姓的門。來替周天驥做媒。這時候。周子山爲着連年豐收。從前賭去的田產。漸漸復原。又有少年登科的兒子。所有親事。不怕沒有名門之女來做他的媳婦。便替兒子說就了木瀆鎮上沈貢生的女兒做他的媳婦。沈貢生是木瀆鎮上的公正紳士。他的女兒沈令嫻面貌既好。德性又佳。針線文字。般般都好。真可算得四德俱全的閨秀。九月中文定。陽春十月。便卽選了吉日。預備成親。沈姓住在鎮上。周姓住在鄉間。鎮鄉遠隔。迎娶時未免不便。於是周子山在木瀆鎮上暫租一所相當的房屋。專爲兒子迎娶便利起見。待到結婚滿月以後。依舊搬回鄉間居住。結婚的日子是十月十五日。乾宅方面備着儀仗鼓樂。到沈貢生家中去行親迎禮。周天驥打扮了新貴人的裝束。頭插金花。身穿袍服。端坐在大轎裏。

面。一路鳴金喝道。繡旗招展。還有朱漆金字的新科舉人銜牌。招搖過市。一般市民眼孔淺。瞧見了這閃閃生光的金字頭銜。早已讚不絕口。尤其是一般年輕婦女。從轎牕裏面窺見着新郎君面貌又好。年齡又輕。一十六歲已高中了秋榜舉人。誰都要說一句沈家的小姐有福。這時候羅星海已亡故了。在他未死以前。發生了幾件訟事。羅姓的境况。早已大不如前。羅雪明小姐待字閨中。還沒有另配佳偶。只爲凡是上門說親的。羅雪明都不贊成。向他母親羅奶奶表示意見。若沒有周家二哥哥一般的人做夫婿。自己情願梳着丫髻。一輩子做處女。陪伴母親。這一天。外面堂堂的鑼聲。打從羅姓大門前經過。羅雪明正在做針線。不由的放下女工。挈帶着憐香丫環到門前來看熱鬧。羅姓和周姓久已不通聞問。周二官攷中舉人。雪明也沒有知曉。雖有鄉試題名錄四處宣傳。但是題名錄上的姓名是周天驥。不是周宙。而周二官在羅姓附讀時。還沒有把天驥二字取作學名。雪明只知道周二哥哥便是周宙。却不知道題名錄

上的周天驥便是他的周宙周二哥哥。所以雪明見了門前經過的種種儀仗。只道是附近的兒郎娶娘子。誰知這新郎君便是三年以前和他同坐在書房裏討論成親以後怎麼樣的周二哥哥。眼見一對一對的儀仗過去。明角燈上有周府二字。伶俐的憐香丫環見了生疑。手搭着小姐的香肩。湊嘴在耳朵上輕輕地說道。小姐好奇怪。新貴人姓周。莫不是他。雪明聽了不做聲。儀仗過去。接着便是四人抬的一乘大轎。大轎裏面端坐着一位白面書生。其時還沒有發明玻璃轎牕。只蔽着一層蟬翼紗。主婢倆隔着蟬翼紗望將進去。猛受了非常激刺。不是他是誰。坐轎的周天驥態度端莊。目不邪視。怎曉得有人在那裏偷窺宋玉呢。主婢倆望見了前度劉郎。可憐的雪明小姐。鼻兒一酸。眼兒一紅。把羅帕掩了面。轉着身說道。風沙吹入眼眶裏來了。我們裏面去罷。說罷。腳亂步忙的自回裏面。憐香心裏明白。知道小姐託言風沙入眼。分明到裏面匹蘇去了。隔了片晌。便跟蹤到小姐閨房。果見雪明坐在牀頭。嚶嚶啜泣。憐香道。小

姐。這不是哭哭啼啼的時候。憑你朝也哭。暮也哭。人家的女兒已享了福。憑你朝也啼。暮也啼。人家的女兒已做了周郎的妻。雪明拭着淚道。事已至此。除却啼哭也沒有旁的的方法。憐香挨近小姐坐着。輕輕的說道。不是丫環埋怨着先主人。這件事誤在業已去世的老爺身上。自古道。一會擇壻。擇才郎。不會擇壻的擇田莊。老爺當時賴婚。天良上有些說不過去。奶奶和老爺鬧過幾場。小姐在房裏也哭過幾次。憑着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回老爺的勢利性子。便宜了人家的女兒。想後思前。怪不得小姐要啼啼哭哭。雖然事已至此。徒哭無益。總得想一個臨時挽救的方法。才是道理。老爺既已一誤。小姐不宜再誤。雪明便拉着憐香同坐在牀頭。輕輕的說道。好憐香。你可有什麼挽救的方法。憐香笑道。婢子沒有方法。便不敢向小姐饒舌。不過方法雖有。只怕小姐沒有這膽量吧。雪明道。你把方法說給我聽。憐香道。從前王良卿先生在我們家裏教書。時時講故事給我們聽。有兩句套話。叫做「三十六計。走爲上計。現在我們正用

得着王先生當年常說的兩句話。雪明搖頭道。我們女孩兒家。跑到那裏去呢。跑了也是白跑的。怎配說是上計。憐香道。方才小姐把羅帕掩面轉身入內的時候。婢子已在左近探聽清楚。周家郎娶的沈家女。爲着結婚便利起見。周姓在鎮上已租了房屋。約在西刻結婚。現在才交未刻。離着結婚有兩個時辰。婢子不敏。有個錦囊在此。可以把這已斷的赤繩。在這兩個時辰內重又縮合。雪明道。瞧不出你倒有錦囊。我要問你。計將安出。憐香道。婢子的錦囊妙計。還是王良卿老先生在三年前講書時候傳授下來的。婢子記得王先生講史記。講到楚漢攻秦。先入咸陽者爲王。他實在講得津津有味。婢子替小姐想的錦囊妙計。便是把王先生講的一課書作爲藍本。戲是舊的。扮演的人却是新的。小姐你肯不肯串演一回戲麼。雪明本是聰明人。聽了這幾句話。早已胸中了了。便道。好憐香。你把怎樣串戲的方法告我知曉。憐香道。以古比今。沈家女兒是楚。小姐是漢。周二官的住宅是咸陽。昔日的咸陽。還在十里以外的西跨塘。現

在遷都遷到這裏來了。離開着吾家不過一里路。只須小姐悄悄地雇一乘轎兒。瞞着奶奶。以及一切的人。趕快的偷入咸陽。這不叫做先入咸陽者爲王麼。雪明沉吟半晌。俯着頭說道。羞人答答的。怎好毛遂自薦。再者。只怕二哥哥不肯承認。豈非求榮反辱。憐香很有把握的說道。小姐別擔憂。有婢子隨着你去。怕他們怎的。他們有什麼言語高低。婢子仗着三寸不爛之舌。自會相機對付。可操勝算。小姐啊。此事關係你終身榮辱。上場的時候須得落落大方。不當學着小家女郎的口吻。動不動便說羞人答答。於是主婢倆商議片時。便要實行這先入咸陽的計畫。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明太祖以八股取士。束縛天下才人之心。科舉權威。不可一世。得之則歡喜若狂。不得則悲哀欲絕。本書描寫周天驥王良卿獲雋情形。可謂入情入理。曾在科舉中討取生活者。此等笑話。往往在所不免也。正續四傑傳中。往往描寫多才之青衣。使之活現紙上。秋香柳兒憐香其

選也。寫秋香有秋香之才。唐寅曾受其幽禁。寫柳兒有柳兒之才。杜太史曾服其辯論。今寫憐香又有憐香之才。錦囊妙計。即在向日書包之中。王良卿授課時。萬萬料不到「楚漢爭入關中」一節。憐香會作如是解釋。使天下讀書者皆能如憐香之善悟。則天下當無專讀死書之人也。

程小青新著

霍桑探案外集

中國偵探小說第一部成功作品

程先生之偵探小說，全國無人能與之頡頏，著作界中，稱爲東方柯南道爾，（其筆下所產生之霍桑，也成爲東方福爾摩斯）所著無不風行全國。本書爲其最近之傑作，共計十六長篇，約六十餘萬言，內容精警，處處引人入勝，筆法緊湊，佈局嚴密，時而疑陣四佈，時而枝節橫生，忽急忽緩，忽隱忽現，恍惚迷離，不讀完全書，端難推測其全案癥結之所在。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三大元二角 六厚冊裝一錦盒定價四元八折

第五回 發宣言淑媛明道理 說隱語慧婢索封疆

這件事。全仗着憐香丫環做那不穿八卦衣的女諸葛。這位羅雪明小姐。反而在他帳下聽令。一一依着他的錦囊妙計而行。雪明穿着一套豔麗衣服。外面却罩着尋常的衣裙。好教羅奶奶見了不疑。他道。媽媽。我有好幾色絲綫用完了。要帶着憐香同到市上花綫店中配絲綫去。隨去隨來。羅奶奶點了點頭兒。主婢倆出了大門。走了半條巷。在橋頭喚一乘轎兒坐着。卸下外罩的尋常衣裙。教憐香用包袱包着。挾在肘下。跟着他轎子行走。吩咐轎夫抬往周姓家中去賀喜。轎到了周姓門前。自有樂工人等瞧見轎子抬進大門。知道是吃喜酒的女賓到來。立時鼓樂齊鳴。吹打着「迎仙客」的調兒。迎接這位女賓入內。轎到了轎廳上面。隨卽停落。隨來的憐香。便從轎中扶出一位千嬌百媚。全身豔裝的羅雪明小姐。周子山夫婦聽得外面音樂聲響。知道有賀客來了。踏上禮堂。在紅氍毹上正待招接貴賓。却見來的是一位不相識的妙齡女郎。正自奇

怪。待要請問着小姐貴姓。却不料那女郎一上氍毹。便款款盈盈的拜將下去。口稱公公婆婆在上。媳婦羅雪明拜見。子山夫婦聽得羅雪明三字。才知道他便是羅星海的女兒。益發驚異道。羅小姐錯了。三年前的婚約。已經令先君圖賴婚姻。索回庚帖了。怎麼還有這般稱呼。請起請起。請在這裏飲一杯喜酒。媳婦之稱。只好從謙謹璧了。雪明站起以後。臉泛芙蓉。映着瑩瑩的淚點。退立一旁。默不作聲。憐香搶步上前。在子山夫婦前各請了一個安。便代着小姐侃侃的申辯道。周老爺。周太太。錯怪着我們小姐了。三年前的悔約。是先主人的主張。和小姐毫不相干。小姐有言在先。除却少年訂婚的周郎。決不另行字人。先主人可以消滅小姐的婚約。却不能消滅小姐的志願。先主人可以索回小姐的庚帖。却不能移轉小姐從一而終的心跡。三年以來。依舊獨處深閨。凡是上門說親的。一概回絕。毫不通融。這不是婢子偏袒着小姐。只須就近探訪。便知所言不謬。這番上門拜見。小姐並不希圖什麼。只不過要當着大眾。表明自己

的心跡。老爺太太以爲可留。便請把小姐留下。老爺太太以爲不可留。小姐早懷着利剪而來。情願刎頸以見志。以便身爲周姓的人。死作周姓的鬼。說到這裏。雪明早從身邊取出一柄并州快剪刀。對着周氏二老。淚如雨下。做出便要刺喉的模樣。慌得周子山連喚着使不得。使不得。有事從長計議。莫尋短見。周太太拉住雪明的手。要奪去他手中的利剪。正在忙亂的當兒。外面隆隆的三聲炮響。周天驥早已親迎着新娘沈令嫻女士而來。兩乘大轎。先後進門。在那鼓樂聲中。贊禮員三番道請。新郎新娘同降寶輿。準備登堂行禮。衆親朋圍着新郎新婦。請他們把羅雪明的事解決了。再行吉禮。周天驥聽說情由。便回想到當年王良卿辭館出門。眼見雪明妹妹在裏面舒頭探腦。兩隻眼睛哭的和核桃一般。今日相見。未免有情。又加着雪明在旁邊嗚嗚咽咽哭的和着雨海棠一般。那時一陣酸心。含着眼淚。喚一聲苦了我的雪明妹妹。說罷。這兩點熱淚。打從自己袍服上滴溜溜地滾下。周太太依舊拉住了雪明執着剪刀的手。

向兒子背述雪明上門的情形。又說當年婚姻中變。咎在重富欺貧的羅星海。不在雪明小姐。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出了這個難題。教我怎樣對付。周子山忽地想着了一個主見。便道。我們請出王良卿老夫子來公斷幾句罷。他是我們二官的先生。又和羅小姐有師生之誼。當年的親事。又是他做的媒人。好在他也在這裏吃喜酒。話未說完。王良卿已扶着拐杖。向着主婚人說道。周大哥。周大嫂。我正要出場說幾句話。既蒙見邀。我便不揣冒昧了。子山道。老夫子的話。一定天公地道。便請賜教。王良卿道。開言以前。要請沈小姐暫在旁邊坐着。羅小姐放下剪刀。揩乾眼淚。也在一旁坐着。男女賓朋休得擁在一起。都請各歸座位。禮生鼓樂人等。且到外面休息。待到拜堂時。再來通知不遲。只須王良卿交代。這了幾句話。混亂的禮堂。一時便有了秩序。扶着新娘的伴娘。正憂慮着沈小姐窄窄金蓮。不耐在堂上久立。既然可以暫坐。便拖一張椅子。請沈小姐盈盈坐下。坐的地方。靠近着下面的庭柱。羅雪明不好意思再執剪刀。便由

着周太太奪去。憐香眼快手快。他以為正名定分的時候。便在座位上。也得爭個上下。試想當年顏魯公。也是爭着坐位的上下。所以有一部「爭座位帖」。流傳後世。他見沈小姐坐在靠近下面柱子的一旁。他便老實不客氣。扶着羅雪明到那靠近上面柱子的一旁。拖一張椅子。也是盈盈坐下。好像着象棋。分着一楚一漢的河界。王良卿道。公相夫婦也坐了。新郎也坐了。便是我王某。也要從容坐談。才可以商議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於是禮堂上面。僕婢除外。其他的一切主賓都有了座位。彷彿開一個臨時議會。做主席的便是王良卿。他便不慌不忙的說道。今天的事。大家都不錯。天驥爲着羅姓的姻事業已作罷。才迎娶。今天這位沈小姐進門。這是天驥的不錯。憐香暗想。王師爺第一說新郎不錯。第二便要說我們小姐不錯了。又聽得王良卿說道。沈小姐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今天由天驥親迎入門。登堂成禮。這是沈小姐的不錯。羅小姐的庚帖。雖已由他的先父向周姓索回。但是羅小姐的真心。不因索回庚帖而

轉移。三年之久。如同一日。今天周姓結婚。他到這裏來表明心跡和身分。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所以羅小姐也沒有錯。王良卿的說話。除却憐香。誰都覺得心平氣和。以爲說話很有次序。但是還沒有聽到一個結論。一時滿座靜默。急於要聽下文。王良卿又道。既然三個人都沒有錯。怎麼今天會發生一個難題來呢。這便是錯在我王良卿身上。我自從當年辭館以後。便和我的老友羅星海絕交。彼此消息不通。星海去世後。我也不曾到他家裏去一弔。這便是我的疏忽。倘使常往走動。我便可以知道我女弟子守貞不字的苦心。那麼趁着天驥還沒有訂親。我便重做冰人。把那已經吹散的鴛鴦撮合在一個池子裏。重圓好夢。也非難事。只爲我貪懶了一些。以致錯過這好機會。現在呢。教我也不能有什麼兩全其美的方法。若要兩全其美。不在我而在沈令嫻小姐。從前娥皇女英同事一夫。他們都是堯的女兒。奉着堯的命令。嫁與虞舜爲妻。這是沒有什麼周折的。現在沈小姐和羅小姐既不是同胞姊妹。又不曾奉着同事一夫

的父母。究竟是否可以效法娥皇女英。我不敢斷。便算可以效法了。究竟他們誰做娥皇。誰做女英。我也不敢斷。是耶非耶。且憑着沈小姐的一言九鼎。才能定局。所以調停這樁事。權不在我王良卿。而在沈令嫻小姐。說到這裏。王良卿的話已告了一個段落。沈令嫻是未開金口的新娘子。待要發言。他的口齒竟不從令。憐香暗想。這是我的發言機會了。錯過了機會。須不是要。便喚了一聲先生師爺。良卿向憐香看了一眼道。你這稱呼。倒也別致。憐香道。並不別致。却是名副其實。先生師爺三年前在羅府教書。我這學生婢子。也會在書房中伴讀。昔日的教訓。至今歷歷在耳。先生師爺講到楚漢爭鋒。先入咸陽者爲王。曾說這是天公地道的辦法。楚先入關。天下便屬於楚。漢先入關。天下便屬於漢。後來入關的是漢而不是楚。先生師爺便說。天下屬於漢。這是毫無疑義的了。不料過了三年。先生師爺的講書。又另換了宗旨。說到這裏。含笑不語。良卿睜着雙目道。你說你說。怎樣變換了宗旨。憐香道。聽着先生師爺的語氣。彷彿漢

雖先入關中。這個天下仍舊要與楚平分。而且平分不平分。漢還做不動主。要聽着楚的主張。先生師爺你本是祖漢的。現在却變而爲祖楚的了。憐香的辯論。在座的一半了解。一半莫名其妙。尤其莫名其妙的。便是向南坐的公相老爺。公相太太。周子山想這丫環倒希奇。楚哩。漢哩。和我們王老夫子着起象棋來了。敢是還要道兩句「觀棋不語真君子。落手無悔大丈夫。」周太太暗想。反了反了。怎麼做丫環的變做孔夫子的夜壺。一肚皮都是書呢。我做太太的。却成了趕麵杖做吹火管。一竅兒不通。到這時候。默不作聲的沈令嫻。免不得要開着他的金口了。他從座位上盈盈起立道。列位尊長在上。論理。令嫻不會見禮。便不該輕自發言。但是凡事有經有權。在那緊要的當兒。斷無「嫂溺不援」的道理。這幾句話。已博得王良卿點頭播腦。說道。新娘子腹有詩書。他是讀熟孟子的。兩美事一夫。大概有希望了。沈令嫻又道。羅小姐的婚約。雖曾作罷於前。但是不出於羅小姐本人的主張。當然不能作準。論着訂婚的先後次

序。合該羅小姐在這裏結婚。令嫻退避賢路。但是聽得王先生說起。令嫻是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方才出閣的。要是自願避賢。立時遜位。既無以對父母。也無以對媒妁。爲今之計。惟有依着王先生的辦法。娥皇女英。同嫁一夫。才是個兩全之策。訂婚在先的是娥皇。訂婚在後的是女英。彼此姊妹相稱。化異姓爲同胞。這便是令嫻今天的一番愚見。不知列位尊長以爲何如。看官看官。這一篇大賢大德的演說。倘使現時代的人聽了。便要一片掌聲。拍的和春霆比響。可惜十六世紀還沒有鼓掌贊成的習慣。十六世紀的鼓掌。不適用於表示贊成。而適用於往刑場中參觀殺人。每逢劊子手手起刀落的當兒。四面觀衆一齊拍掌助威。口裏狂喊着喂喂。其名叫做「拍喂喂」。至於聽人演講。表示贊成。也不過高喚一個好字。那時禮堂上面。除却小部分妒娘子不肯道好。其他的都是喝彩不停。這個辦法一經提出。主婚人並無異議。連那周天驥羅雪明也都破涕爲笑。憐香的氣也平了。知道先生師爺並沒有偏袒沈小姐。他叫

沈小姐定下辦法。確是一個好計較。只爲人家定下的主張。不能服衆。主張出於沈小姐口中。再好也沒有。娥皇女英的名分。就此定了。滿堂的男女來賓。都向公相夫婦。以及新郎君一一賀喜。周子山道。不敢不敢。喜已賀過了。爲什麼又要賀喜呢。衆人道。恰才賀的是一重喜。現在賀的是兩重喜。真個天假之緣。一重喜變作了兩重喜。一位羅夫人。是百折不磨的有志女郎。一位沈夫人。是大度寬容的賢德千金。這正是近今的風流佳話呢。這時候。結婚的良辰。還不曾錯過。便到外廂傳喚禮生樂工入內。舉行一夫兩婦的結婚嘉禮。左一邊憐香扶着羅雪明。右一邊伴娘擁着沈令嫻。新郎周天驥站立中間。真個是詩經上說的。「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居然兩美結婚。先號咷而後笑。誰都羨慕這位周天驥新科孝廉。左擁右抱。備極人生的豔福。且說羅奶奶只道女兒帶着婢子真個出門賣絲線去。但是去了多時。不見回來。正待要差人上市去尋訪。却不料一批一批的有人來報信。第一批道。你們小姐喚

着轎兒。到大街上周家吃喜酒去了。羅奶奶好生奇怪。並沒有姓周的來請女兒吃喜酒。女兒是素守閨門之訓的。怎會瞞着老娘。假稱買絲線。吃這不相干人家的喜酒呢。第二批。又有人來報道。恭喜恭喜。你們小姐和周子山的令郎。新科舉人周仲熊。行過結婚禮了。羅奶奶聽了。又驚又喜。不知是實事。還是夢境。第三批。又有人來賀喜。便是三年前辭職而去的王良卿老夫子。羅奶奶便喚他兒子德生。到客堂中去招待先生。自己却躲在遮堂門後。探聽消息。王良卿見了舊徒德生。略道了幾句套語。接着便把今天的事。向德生詳說一遍。說到羅雪明帶了利剪。要在禮堂自刎。表明心跡。門後的羅奶奶幾乎哭將出來。轉念一想。女兒又沒有死。便把哭聲壓下了。又聽得沈令嫻大賢大德。情願兩人同事一夫。雪明爲姊。令嫻爲妹。沈令嫻情願把自己的現成天下。分一半與羅雪明。而無絲毫妒忌之意。似這般大度寬容的女子。古今罕有。遮堂門後的羅奶奶。哭聲可以壓住。笑聲却忍俊不禁了。王良卿忙問德生道。笑者何人。德

生道。家母聽得了好消息。樂極忘形。所以在裏面失聲好笑。良卿起立道。便請尊堂出來會面。羅奶奶聽說相請。便卽出堂會面。分賓坐定以後。良卿向羅奶奶道喜。羅奶奶也謝着良卿調停之功。良卿道。自從尊夫索回庚帖以後。婚事作罷。我的大媒老爺也是無形斥革了。今日如天之福。婚事復活。我的已革媒人。同時也復還了原職。向例。千金出閣。先發粧。後結婚。現在却打破了這個舊例。婚已結了。粧還沒有發去。只好請羅大嫂隨後補發罷。羅奶奶道。從前先夫在日。曾替女兒預製嫁粧。如箱桶木器銅爐錫器。一一布置。後來婚事中變了。這些東西擱在空屋。已有三年之久。既然他們的婚姻斷而復聯。在這一兩天內。我便可把嫁粧補發到周姓府中。不過一切繡件和細軟東西。還都未備。一時趕製不及。這是要請周親家原諒的了。良卿笑道。我們那邊的周大哥周大嫂都是很好說話的。決不會求全責備。儘可放心。又談了片時。王良卿方才興辭而出。果在三天以內。羅奶奶把所有嫁粧送往周宅而去。一時木瀆鎮上傳

爲風流佳話。且說周天驥一箭雙鵰。備極閨房之樂。運謀幃幄的憐香。便在雪明身邊做那贈嫁丫環。這個丫環和尋常的婢女不同。雪明想到他臨時定策之功。真可以算得一位開國元勳。但是有功不賞。總覺不安。怎樣的酬他功績。這時代。又沒有發明什麼寶星鐵十字章。作爲褒功之用。只好取出幾件珠玉首飾細毛衣服。悄悄的贈與憐香道。這是一些小意兒。不足酬你大功。請你先收了。以後再圖報答。誰知憐香一件都不要。而且表示着滿月以後便要辭却小姐。回到鄉間去過他的田野生活。羅雪明大驚道。這是什麼意思。憐香道。從前先生師爺教授我兩句古詩。叫做「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便是這般意思。雪明知道憐香對於他的贈品未能滿意。所以說這憤激話。但是怎樣可以使他滿意呢。於是破除着主婢的名分。撫着憐香的背。輕輕的說道。憐香妹妹。快快直說。你要什麼。只要辦得到。我沒有不可以的。憐香笑着不答。雪明問至再三。憐香撒嬌答道。還要問我什麼。先生師爺教授的孟子。小姐難道完全

忘却了麼。雪明怔了一怔。暗想孟子七篇。不知他指的其中什麼句子。自己搜索枯腸。覺得孟子之中。並沒有什麼句子。和今天的情形相合。再要問憐香。憐香却冷笑了一聲。遠遠的走開了。雪明好不氣悶。不知他的葫蘆中賣什麼藥。待到夜間。和周天驥同枕談心的時候。偶然談到這件事。便問天驥。你是才大如海的。這丫環所說的孟子。究竟指着怎樣的幾句。你該知曉。周天驥對於錦繡文章。可以一揮而就。惟有這個啞謎兒。他思索了片晌。依舊沒有端倪可尋。雪明把春葱般的指尖。在他面上輕輕的劃了一下道。二哥哥。羞不羞。天驥道。怎麼羞起卑人來呢。雪明道。二哥哥在一年以內。攷中了小三元。又攷中了一榜孝廉。怎麼被丫環的啞謎兒難倒了呢。天驥道。你也被他難倒了。雪明道。我雖讀過幾年書。畢竟是三絡梳頭兩截穿衣。和你的錦繡才子不同。況且先生辭館以後。三年來未親文墨。猜不出啞謎兒。這是無怪其然。你若和我一般的猜不出。被憐香知曉了。豈不要在暗地裏笑你。天驥是好勝的。被這一激。他便

存着一個決心。不猜出這啞謎。今夜便不能安入睡鄉。便問雪明。你恰才贈給他首飾衣服。是怎樣的幾件。雪明道。一對八寶珠環。一雙碧玉簪。還有一件狐皮襖子。一件灰鼠背心。天驥聽到這裏。駢着兩個指頭兒。一抹鼻尖。笑道。這很容易繳卷的。你方才沒有報告清楚。要是也似現在這般的報告。我便可以對答如流。費什麼吹灰之力呢。雪明道。究竟是怎樣的幾句呢。天驥道。我不說。雪明道。爲什麼不說呢。天驥道。你方才羞我的面皮。我要羞還了你。才肯披露這個答案。雪明把嫩臉兒湊將過去道。二哥哥。你羞罷。天驥道。說說罷了。誰忍來羞你的面皮。大妹妹。你想憐香怎樣的相比。他把你比太王。他自比爲狄人。你把八寶珠環碧玉簪兒贈他。他不滿意。這叫做「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你把皮衣服贈給他。他也不滿意。這叫做「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大妹妹。你想他這也不要。那也不要。他要的是什麼呢。雪明道。他難道要犬馬嗎。天驥道。就是犬馬。他也不能滿意。孟子上又說的「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雪明

把這一段孟子默默的背將下去。畢竟荒了三年的功。不免生疏。天驥提了他一句。他便琅琅上口了。背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驚道。他難道要我的土地麼。土地在那裏呢。天驥笑說道。土地便是卑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此回文字。極波譎雲詭之致。如入山陰道上。令人目不暇給。寫婚堂中種種人物。如周老夫婦。如王良卿。如新郎。如二美。如憐香。莫不各具神情。栩栩欲活。妙在仍不脫楚漢爭入咸陽之本旨。誰實爲之。孰令致之。憐香煞是可兒。

憐香在婚堂上之地位。僅一扶新娘之婢子耳。然而串演此趣劇者。憐香實爲劇中之主角。此回文字。乃憐香傳中之最有精采處。讀者不可不知。憐香之隱語。倘卽爲雪明猜破。文情便嫌直率。妙在雪明令周郎在枕上猜之。妙在周郎一時猜不出。直待纖指羞面皮以後。方才一發中的。如此

猜法。化直率爲委婉。益覺旖旎動人。周郎云。土地便是卑人。彷彿法皇路
易「朕卽國家」之論調。詢堪大噱。

程小青新著

霍桑探案外集

中國偵探小說第一部成功作品

程先生之偵探小說，全國無人能與之頡頏，著作界中，稱為東方柯南道爾，（其筆下所產生之霍桑，也成為東方福爾摩斯）所著無不風行全國。本書為其最近之傑作，共計十六長篇，約六十餘萬言，內容精警，處處引人入勝，筆法緊湊，佈局嚴密，時而疑陣四佈，時而枝節橫生，忽急忽緩，忽隱忽現，恍惚迷離，不讀完全書，端難推測其全案癥結之所在。

上海四馬路大衆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六大本 厚一冊 裝錦盒 定價四元 八折 三元二角

第六回 賜桐葉預訂專房寵 折桂花初成雅集圖

到了來朝。羅雪明乘着左右無人。悄悄的喚着憐香。附耳細語道。憐香妹妹。你出的難題。被我思索了半夜。竟把答案想出來了。憐香紅暈着臉。笑問小姐。怎樣一個答案。雪明笑說道。一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我做了納款再三的太王。你做了要求未遂的狄人。是不是呢。十六世紀的女界。便是一個婢子。他的面皮也沒有摩登女子這般千錘百鍊的結實。昨天憐香見小姐猜不出答案。未免心中悻悻。今天見小姐開口便揭破了答案。轉覺有些不好意思。俯着粉頸。手拈着香羅帶。懶洋洋地說道。這個答案只怕也不是罷。雪明笑道。那有不是之理。我猜不出。你要惱。我猜出了。你又要賴。真教我左右做人難了。憐香徐徐的抬頭道。就算被你猜着了。你還沒有把我的志願說出。雪明道。你的志願便在這一章書中。叫做「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是不是呢。憐香撲嗤一笑。又把粉頸低垂下去。半晌不則聲。雪明道。你是個直

截爽快的人。做什麼假惺惺呢。憐香道。便算被你猜出了。這土地是什麼呢。雪明道。明人不消細說了。憐香道。小姐閨名雪明。才配說明人。婢子庸愚之輩。不說不明。雪明笑道。你定要我說。我便說了罷。所謂土地。便是指着我的官人。是不是呢。憐香又是一笑。便挨近着小姐坐下。輕輕的說道。這句話有些不明不白。要請小姐詳細解釋。雪明道。你是聰明人。偏要假胡塗。你要我解釋。只好解釋了。那一天。從了你的錦囊妙計。楚漢爭鋒。先入關中者爲王。我是先入關中。雖不會統一四海。但也爭到半個天下。錦繡河山和沈令嫻妹妹平分春色。於是漢有漢的土地。楚有楚的土地。你的意思。要在漢的土地裏面。建立一個附庸小國。報酬你的「運謀帷幄」之功。是不是呢。憐香道。小姐倒也希奇。你昨天猜這啞謎兒。毫無線索可尋。現在怎麼頭頭是道呢。唔我知道了。小姐一定請了槍手。這個槍手是誰。便是土地。便是錦繡河山。便是小姐的官人。便是羅姓的新姑爺。而且這個槍手替你捉刀的地方。便在牙牀上。錦衾中。和你同枕

談心的時候。定下這個答案。我是料事如神的。小姐。你須瞞不過我。雪明點了點頭。表示承認。憐香又輕聲問道。這個羞人答答的答案。既被姑爺猜着了。姑爺的意思怎麼樣呢。雪明道。官人的意思。也很想酬報你的大功。將來鐵券河山。封你做一個小國諸侯。也是必然之勢。不過現在還覺得太早。一者。官人年齡尙輕。娶了兩房娘子。若要再添偏房。便成了好色之徒。不免惹人議論。二者。官人雖然中了一名舉人。還沒有進京會試。扶搖直上。得到一官半職。他的意思。若要納你做偏房。須在他日得官以後。憐香沈吟了一回。才道。姑爺的說話。確乎光明正大。誰也不能道他的不是。婢子並非急於要做小國諸侯。將來建立附庸。儘可在姑爺功成名就以後。婢子並不要求立時就國。不過封建諸侯。多少總要一些信物。從前周成王封小弱弟爲君。尙且把一片梧桐葉做信物。話沒說完。早聽得靴聲橐橐。周天驥從外面進房來了。憐香不便多說。待到天驥坐定以後。送茶伺候。雪明道。官人從何處來。天驥道。我從令嫻那邊到來。方

才閒談片刻。忽的外面送到一分請帖。是本科的同年出面。約在蘇州城內梧蔭花園宴會。日期便在明天。這是新科舉人團拜性質。無論如何。我在明天總得去走一遭。雪明道爲着同年分上。當然要去走一遭。妹妹怎樣說呢。天驥道。他和你一般意思。同年之誼。須得聯絡。這是生疏不得的。不過媽媽的意思。不一定要我去。恐怕人地生疏。有什麼吃虧之處。後來知道王先生要和我同去。他才放下這條心了。雪明道蘇州的花園很多。這座梧蔭花園。倒不曾聽得人。家說起。天驥道。梧蔭花園便是顧園。只爲園裏面有兩棵梧桐。據說是百年以上的古物。樹高數丈。蔭可半畝。所以也叫做梧蔭花園。憐香問道。姑爺。這梧桐葉是什麼時候落下的。天驥道。一立秋而梧葉落。一交新秋。梧桐葉就片的墮地了。憐香道。墮下的梧桐葉。可有什麼用處呢。天驥道。落葉成堆。吩咐家僮掃去做柴燒。其他更無用處。憐香笑道。姑爺騙我了。墮下的梧桐葉。正有絕大的用處。姑爺難道忘懷了嗎。這句話。倒把博學多才的周天驥說得呆了。

自言自語道。梧桐落葉。只不過當柴燒。難道可以入藥嗎。難道可以當蔬菜吃嗎。憐香不語。向着雪明顛眉霎眼。分明要雪明代達下情。雪明笑向丈夫說道。一瓣梧桐葉。也可以封建諸侯。作爲信物。周成王封小舅弟爲君。不是把一瓣桐葉做信物嗎。周天驥何如周成王。你若封建諸侯。連那一瓣桐葉都沒有。人家不要疑你口說無憑嗎。天驥笑道。有的有的。桐葉便在這裏說時。便去尋出一瓣碧玉秋葉。這是他扇子上的一個扇墜。解了下來。作爲酬勳的紀念品。親手交與憐香。憐香這一喜非同小可。宛比印信在手。雖沒有到任做官。却已有做官的證物。他想。官場接印。是要向着印信跪拜的。自己得了碧玉秋葉。當然要拜這幾拜。以昭鄭重。於是他接了秋葉。重又供在桌子上面。俯伏嬌軀。盈盈的拜了三拜。方才起立。把秋葉珍重藏好了。贏得天驥夫婦笑不絕聲。忽忽一天已過。到了來早。便是周天驥上城團拜的日子。木瀆離着蘇城本來一水可通。這時候雖沒有小輪。但是坐着帆船。遇着順風相送。只需半個時辰。便可

以船到姑蘇城外。天驥結婚以後。尚沒有和嬌妻暫別。對於羅雪明沈令嫻兩人。當然有些依依不捨。到了外堂。但見父母和王老夫子都在這裏。王良卿和天驥既是師生。又是鄉榜同年。所以顧園宴會。王良卿也須同去。周子山道。老夫子。總總拜託。二官的年齡尚輕。一切都要煩勞你照顧。良卿道。年伯大哥。儘可放心。子山道。老夫子這般稱呼。太覺特別了。什麼叫做年伯大哥呢。良卿笑道。這是我從憐香那邊學來的。他又做婢子。又做我的學生。他把我喚做先生。師爺。用了雙料的稱呼。那末我見了你。豈不要喚做年伯大哥呢。子山道。只用舊稱呼。什麼年伯。我是聽不慣的。老夫子到了城中。二官的一舉一動。都要你留意。城中好人多。壞人也多。良卿道。大哥說什麼話。他是一位舉人老爺。難道還怕拐子拐了去嗎。你且放心。我今天陪着天驥上城。到了來日。又陪着天驥回家。至於他的一舉一動。只要不乖於正。我是不便去多管的。周太太也叮囑着兒子道。二官。你現在是舉人已中了。媳婦已娶了。但是你不要忘却身從何

來。十月懷胎的苦痛。我是不容易捱受的啊。橫抱三年那得長。豎抱三年那得大。好兒子。你要切記的啊。娘的說話。千真萬確。旁人只說旁人話。你不能耳朵軟的啊。子山埋怨他夫人道。你又要絮絮叨叨了。我們二官舉人都中得。難道這些道理還不懂。要你仔細交代。師生倆下船以後。正遇着一帆順風。談談說說。不嫌寂寞。但是爲着周太太絮絮叨叨。反而湧起了師生倆的疑雲。良卿早知道天驥不是子山夫婦的親生子。是從城裏抱來的螟蛉義兒。不過抱的誰家兒子。子山沒有向他直說。料想總是書香門第。不然那裏有這般的天資穎敏呢。天驥不是胡塗人。越是周太太絮絮叨叨。越要使着天驥生疑。而周太太的許多漏洞。卽發現在諄諄誥誡之中。假使天驥是周太太的親生兒子。便無所用其一再叮嚀。世上的婦人。對於親生兒子。往往在小時節這麼樣的騙他。孩子呀。你不是我親生的呀。你是從網船上抱來的呀。至於真個是抱來的兒子。卻又諱莫如深。總說是自己養的。而且捏造着許多鬼話。分娩的時候。怎麼

樣的痛苦。哺乳的時候。怎麼樣的辛勞。背書般的背給孩子聽。要想用着人造的方法。造出孩子的天性。這真叫做「作僞心勞日拙」了。是我親生兒。騙他是網船上抱來的。他不肯信。不是我親生兒。騙他是自己肚子裏袋出來的。他也不信。天驥早知本人不是周姓嫡子。不過周老夫婦這般撫養之恩。卻是天高地厚。難於報答。自從中舉結婚以來。處處心滿意足。惟有不知道生身父母的姓氏。視爲莫大的缺憾。又不好向周老夫婦盤問。便是盤問。他們也不肯直說。反而要引起家庭的不歡。天驥的意思。以爲暫時只好擱起着不問。待到將來會試中式。得到一官半職。總算顯親揚名。報答了他們多年撫育之恩。然後跪在二老面前。請問我本生父母的姓氏。假使他們不說。我便長跪不起。拚着跪死在地上。他們也只得告訴我知道了。偏是周太太一再叮嚀。倒促起了訪尋親生父母的念頭。他想。蘇城是人文薈萃之區。倘有機緣。或者容易探聽得實。自古道。「飲水必思其源。」我中了一名孝廉。還不知身從何出。孝在那裏

呢。那天船到了胥門碼頭。時候尙早。未交晌午。王良卿道。我們的船便停泊在這裏罷。梧蔭花園便在城中學士街。離這裏是很近的。不過胥門沒有水城門。只怕開了水關。太湖水流入城中。易起水患。所以我們的船。只好泊在城外了。我們舍舟登陸。無須喚什麼轎兒。擺什麼架子。我和你步行進城。不過一條巷。便到了。於是師生倆整理着衣冠。便從胥門大碼頭上岸。臨行時。吩咐船家。莫把船兒移動。待到晚間。仍要回船過夜。吩咐已畢。一老一少的新科舉人。同往城中而去。良卿扶着拐杖。天驥執着紙扇。這是明朝讀書人的習慣。雖在小春天氣。依舊紙扇輕搖。進城不多路。學士街便在目前。顧園是顧學士的園林。建園以來。歷史已很悠久。原來顧姓和陸姓。都是東吳舊族。所以蘇州人裏面。陸顧兩姓很多。每逢有人叩門。門內人問門外人道。你是陸顧。意思是說你是姓陸呢。還是姓顧呢。可見陸顧兩姓的蕃衍了。閒話少敘。且說那年秋試。蘇州長洲縣吳縣兩縣。共中了七名舉人。七名裏面有一位顧九皋。孝廉。便是梧蔭花

園的主人。爲着同年團拜。要有一個幽雅的地方。顧九皋便把自己園林。作爲宴客之所。團拜性質。是眉毛鼻頭的性質。什麼叫做眉毛鼻頭。便是一個「天下爲公」的公字。公字的上部兩筆。便是眉毛。公字的下部一勾一點。便是鼻頭。今天的宴會。每人公派份子。所以叫做眉毛鼻頭。顧園裏面。已有了五位新貴。單缺着王良卿周天驥兩人。忽的闖人傳進名片。王周二人已從木瀆上城。前來參與團拜。顧九皋大喜。把王周兩人迎入裏面。與諸同年都見了禮。彼此各道欽慕。依次坐定。大家都是年兄長。年兄短。同年之誼。異常殷勤。這是科舉時代的習慣。凡是同榜中式。都稱同年。其實他們的年紀。參差不齊。實際上並不是同年。最高的是王良卿。已在花甲以外。最輕的便是周天驥。還只有二八青春。其餘五人。都在二十四歲以上。五十六歲以下。大家在客座中互問了姓名和年歲。顧九皋取出了題名錄。一一的由各人自註了住址。以便互相訪問。用過茶點以後。便到梧蔭書屋去坐席。公宴性質。不分賓主。七個人依着年齡

而坐。王良卿坐的是首席。周天驥坐的是末座。酒行三巡。互相談笑。顧九皋道。江南鄉試。照着縣份而論。每縣的攷中人數。平均不過一人。現在我們長吳兩縣。已有七人中式。真算得吳門佳話了。兄弟的意思要請唐子畏先生替我們繪一幅七士攀桂圖。以傳盛事。可惜子畏爲着母病垂危。無暇整理丹青。只好將來補寫了。恭陪末座的周天驥聽得唐子畏三字。似乎和自己是一個痛癢相關的人。但是再也想不出和子畏在何處相見。所以默默無語。只在那裏出神。王良卿道。唐子畏別號伯虎。我是聞名而不曾識面的。他非但擅長丹青。而且學問優美。我的意想中。他在本年鄉試。一定可以高中的。爲什麼題名錄上。沒有唐寅兩字。顧九皋道。他若去應試。一定不作第二人的。本年爲着母病。他才沒有去應試。天驥又在呆呆的想。什麼唐伯虎。什麼唐寅。都覺得耳根裏很熟。只是他在蘇州。我住鄉間。究竟在那裏見過的呢。座中有一個新貴。提議道。這幅七士攀桂圖。是今天我們雅集時不可少的點綴品。既然唐子畏無暇寫

圖。我們七人裏面。難道沒有擅長丹青的人麼。只須舉出一位工於繪事的年兄。卽席成圖。縱使比不上唐子畏。但是「慰情聊勝於無。」有了這一幅草圖。將來再請唐子畏補寫正圖。諸位以爲何如。在座的聽了。都表贊成。比及互相詢問。那一位年兄工於繪事。個個大搖其頭。都說是門外漢。顧九皋嘆道。人才之難。一至於此。唐子畏區區一名秀才。一切藝術。無所不能。我們七孝廉中。竟無人馳譽丹青。倘使子畏在旁。難免被他匿笑了。王良卿忽的指着天驥道。卽席成圖。還請你來罷。天驥忙道。先生說甚麼話來。弟子又沒有學過丹青。怎好貿然執筆。良卿笑道。賢契。你不要做謙謙君子啊。你把那書包底下的看家本領顯將出來。便夠了。你會得繪「睡師圖。」難道不會繪七士攀桂圖麼。天驥聽說。未曾酒醉。先已酡顏。贏得在座諸人。都是莫名其妙。爭問着王良卿。什麼叫做睡師圖。什麼叫做書包底下的看家本領。良卿不慌不忙的說道。不瞞諸位說。他雖和我是新科同榜。却也是舊日師生。有一天。我坐在書館裏。日長人

倦。靠在椅子上。領略那黑甜佳趣。比及好夢初回。偶然抬眼。却見天驥鋪着紙張。正在伏案作圖。我乾咳了一聲嗽。他便很慌張的。藏在書包底下。我見了疑惑。走到他的座旁。揭開書包。看一個明白。原來他在繪一個磕睡的我。上面還題着睡師圖三字。他是我的心愛門生。從來沒有打過手心一下。現在小子無禮。竟敢擅繪師容。不由我不升起了怒火。提着戒尺。要給他吃些痛苦。但是細看了這幅圖。我已心平氣和。把提着的戒尺。輕輕放下。只爲這幅圖。實在繪得像極。我的態度。我的衣冠。都是維妙維肖。還有磕睡時的面貌。是我自己瞧不見的。多謝他化工妙筆。繪得栩栩欲活。這幅圖。我便珍藏好了。我沒有給他潤筆。已委屈他了。怎忍去打他呢。不過勸告了他一番。你雖有作畫天才。但是不需要你丹青上出名。你父母教你用功舉業。希望很深。你倘然喜弄筆頭。拋荒了正當學問。豈不辜負了你父母的屬望呢。經我一番勸告以後。從此便不見他作畫了。但是作畫的天才。依然存在。繪一幅七士攀桂圖。我是可以保舉他。

的。衆人聽罷。便吩咐安排着文房四寶。要天驥卽席揮毫。天驥再三謙遜道。我是隨意塗鴉。繪得不好的。休得弄壞了箋紙。顧九皋笑道。周年兄。你放胆揮毫便是了。卽使繪的不好。我也不請令業師打你的手心。轉是你這般扭扭捏捏。不肯便繪。我倒要請令業師把那天寬恕你的幾下手心。在今日筵席上補打。周年兄。你不要敬酒不吃。倒吃了罰酒。周天驥沒奈何。只好勉強遵命。提着筆兒。自言自語道。要我獻醜。也得獻醜了。我的畫是沒有師承的。顧九皋道。沒有師承。便見得是作畫的天才。唐子畏的丹青。也是沒有師承的。這句話倒鼓舞了天驥的興致。便把在座諸人。細細的相了一遍。用一種速寫的方法。落筆不多。却把在座的神氣。繪得逼真。七人手中都執着一小枝桂花。然後題上七士攀桂圖五字。還署着弘治某年小春之月吳門周天驥學寫。寫就以後。授給衆人傳觀。傳到了顧九皋手中。道一句奇哉怪也。怎麼周年兄的筆墨。很有幾分和子畏相似。繪的畫。彷彿是子畏的筆法。題的字。彷彿是子畏的結構。周年

兄。難道你曾經揣摩過唐子畏的作品麼。周天驥道。我沒有揣摩他的作品。況且他的作品我也不曾見過。只不過唐子畏三字。有些「耳熟能詳」罷了。繪圖已畢。重又歡飲。忽的園僮來報告道。護龍街祝大爺來了。九皋詫異道。老祝那邊。我沒有請他來赴宴。他來做甚。忙令園僮出去謝客。說今天同年團拜。無暇會面。緩日再圖相見。園僮去後。重來稟告道。祝大爺大發脾氣了。說你們新舉人行宴會。也得請舊舉人吃一杯現成酒。我是成化年間的舉人。你們是弘治年間的舉人。「新不問舊。」怎好拒絕我進門。在座諸人知道老祝是貪杯的。不請他吃酒。他是不肯罷休。於是顧九皋整一整衣冠。親到外面。把老祝迎入梧蔭書院。家僮們添了一付杯箸。一個座位。請他上坐。枝山取出單照。把衆人相了一週。便說。你們只有七人。我來湊個八仙罷。說罷。老實不客氣的。一屁股坐了下來。酒到便乾。連飲了三杯。方才把不相識的人一一請問姓氏。他向王良卿說道。我今坐在你的上首了。論年紀是你大。論科分是我先。先進對於

後進。只好有佔了。王良卿拱手說道。老前輩理當如此。枝山瞧見良卿坐旁放着一根拐杖。拍着良卿的肩道。王孝廉。你是雙料的八仙。良卿聽了茫然不解。枝山道。看你鬚眉皓然。你便是個張果老。看你隨帶拐杖。你又是一個鐵拐李了。在座的聽了。一齊鬨然大笑。枝山又取了單照。向周天驥相了又相道。你的年齡最輕。當然是一位韓湘子了。但是你的面貌好像一個人。這個人是業已作古了。便是唐子畏的父親唐老先生。衆人聽了。不禁愕然。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土地便是官人一語。憐香解人。何用雪明分解。然竟假作糊塗。定須雪明爲之分解也者。憐香之糊塗。憐香之狡獪也。當雪明分解時。吾知憐香心中。無限快活。正似有人在旁。背誦其得意文章。十徧百徧。不嫌其多也。仲熊爲伯虎胞弟。周老夫婦雖諱莫如深。作者左縈右拂。在梧蔭宴會中。處處不拋荒唐寅。雖無枝山之來。吾知聰穎如仲熊。未有不悟其本來面目也。

第七回 當筵博一笑貓鼠同眠 捧學祝千秋烏龜送禮

只須祝枝山從單照裏面看出周天驥貌似已故的唐老先生。在座裏面。大半和唐老先生曾經識面的。一經枝山說破。衆人齊把周天驥細看。愈看愈像。莫不愕然。那位王良卿也跟着衆人。愕然。他雖不認識唐老先生。但是知道天驥確非周氏之子。偶然聽得村中人說起。周家二官是從城裏抱來的。說的時候。一味鬼張鬼致。只怕周姓夫婦知曉。和那說話人結下仇來。良卿向他們探問。他們又亂搖着頭。只說沒有講什麼啊。這個疑團。已蓄在良卿肚裏。足有六七年之久。雖然確定是周子山的螟蛉義子。而不知是誰氏的種子。良卿曾在肚子裏的打算。周二官天生聰穎。便從城中抱來。也決不是尋常的人家。只爲周二官開筆時候所做的文章。清新之中含有一種華貴的氣象。好像這般的文章。自己曾在什麼地方讀過一般。只是相隔的日子已久。有些糊塗罷了。現在無意之中。聽說周天驥貌似唐老先生。衆人愕然。王良卿益發愕然了。忙向枝

山拱了拱手道。祝老前輩。你說的唐老先生是誰。倒要請教。枝山笑道。雙料八仙。你又要開口了。你是張果老鐵拐李合而爲一人。我只是個于思于思的漢。鍾離罷了。前輩之稱。殊屬不敢。但本朝太祖高皇帝以科舉取士。定下的規矩。凡是後進的舉子。對於先進的舉子。不論年齡。例該尊一聲老前輩。你是六旬左右的人。我不過四旬光景。微倖比你先中了一名舉人。你喚我老前輩。我竟直受不辭了。良卿聽了良久。依舊不曾聽得什麼。又道。請問祝老前輩。恰才所說的唐老先生究竟是誰。枝山把那六指頭的手拍着良卿的肩道。雙料八仙。看你這麼大的年紀。倒是生就小夥子的性兒。一說着風。就扯篷。一聽見吃。撞坍壁。一要提起唐老先生。也得慢慢兒說起。又不是和你「搶三十。」又不是和你賭說「十八個冬瓜。」難道說得快算好麼。雙料八仙。你既是這般的急性子。爲什麼理當急性的地方。你又是一「胖子的褲帶全不打緊」呢。良卿受了他埋怨。爲着他是鄉榜中的前輩。不敢和他爭辯。但是聽得老祝責備他。

應當着急的地方。反不着急。他不知老祝指着何事。便很恭敬的問道。祝老先生說我當急者不急。敢問何謂也。枝山笑道。我說應當着急的。便是努力攻書。求一個少年登科。博得人人稱羨。你既然急性。爲什麼不早登科第呢。直待花甲年齡。才博得秋闈一第。你對於謀取功名。太不着急了。你不見這個小孩子。也和你一般的名登秋榜麼。良卿受了奚落。不禁面上烘烘的熱。顧九皋見老祝信口嘲人。便替良卿解嘲道。枝山先生有所不知。這位青年孝廉周天驥年兄。便是王良卿年兄的高足。而且是王良卿年兄一手培植的人才。師生秋榜同年。可算得一時佳話。枝山忙問天驥道。韓湘子。這話可是真的麼。天驥點頭道。王老夫子便是晚生的敝業師。枝山大聲道。瞧你不出。你原來和貓鼠同眠。這句話又惹得滿座愕然。都向枝山呆看。枝山若無所事。只是喝他的酒。顧九皋忍俊不禁。便道。枝山先生說什麼啞謎兒。天驥年兄何嘗和貓鼠同眠。枝山笑道。你自己聽錯了。我說他和老師同年。說時。引得全座大笑。良卿暗思祝枝

山是有名的洞裏赤練蛇。我要在他口中討取信息。是不行的。還是請問別人吧。忙向九皋輕聲問道。唐老先生是誰。九皋道。這是伯虎的先人遠波……枝山忙道。九皋不用多言。今天的宴會。我正要向他們師生倆探聽一樁祕密。你怎麼先把祕密告人。良卿聽得遠波二字。六七年的疑團。竟打破在九皋片言之下。暗想道。不錯不錯。天驥的筆路。確乎和唐遠波不相上下。唐遠波的文章。我少年時曾經讀熟三篇。若不是九皋提起。我便再也想不起這位老人家了。原來這是四十餘年前的事。王良卿這時還沒有考取秀才。他在蘇州城中坐一個蒙館。授課餘閑。還要研究八股文章。這是寒士的一種困苦生涯。其時蘇州城中盛行一種炷香會課。這是練習筆性的。會課時間。只以一炷香爲度。香熄以後。雖有佳文。亦歸擯棄。凡是預備入場考取秀才的。須在炷香會課中。常常考列前茅。那麼將來入場應試。已有了相當的訓練。任憑風櫓寸晷。不能束縛他的才思。這一名秀才。便可以穩穩到手了。王良卿每逢散課以後。趁着

角斜陽。還要去趕炷香會課。那時同考裏面有三個人交卷最快。當時有三隻順風船之稱。怎樣的三隻順風船。一是唐遠波。一是王良卿。一是包君山。每次炷香會考。總是這三個人交卷在先。但是評定等第時。唐遠波屢列冠軍。不作第二人想。做得快又做得好。王良卿的名次。就考列不前了。做得雖快。而文字卻只平平。包君山恰和唐遠波遙遙相對。遠波每試冠軍。君山每試總是擯榜。做得雖快。而文字實不知所云。同是三隻順風船。在這分上。便分出等級來了。唐遠波號稱順風書畫船。又快又是風光。王良卿號稱順風磚瓦船。快雖快。內容却笨不可言。包君山號稱順風糞船。快是快了。臭却臭不可言。會考的性質。無非互相觀摩。所有冠軍的文章。往往互相抄讀。傳誦一時。王良卿在少年時代。曾把唐遠波的佳作讀的滾瓜爛熟。到了後來。唐遠波當然首先入泮。而且在蘇州很有文名。不久又補了廩生。門弟子很多。發科發甲的也是不一而足。不過唐遠波的本人。却是才豐名薄。列屆鄉試。雖經房官高荐。但是總被盲目

試官抑而不中。王良卿入泮時候。年齡已不小了。爲着平生勤奮的緣故。居然在花甲年間。也會泥金報捷。得中舉人。一時不亦樂乎。天然几上高拱着夜壺。惟有這個順風糞船包君山。攷了數十年。到老是一個童生。永無上進的希望。王良卿教授周天驥的時候。本是詫異。暗想自己的文章雖然功夫不淺。但是總有些笨重模樣。不脫磚瓦船的本色。周天驥在他手下開筆的。無論如何。總得沾染些老師的筆意。不脫磚瓦之氣。然而不然。天驥開筆以後。筆下便羅羅清疎。經過一年半載。益發珠圓玉潤。完全和老師的筆意相反。而且良卿讀了他的文字。越讀越得意。好像昔年讀過一般。現被顧九皋道出遠波兩字。他才恍然大悟。暗道。不錯不錯。天驥的文字。真個有順風書畫船。唐遠波先生的筆意。遠波又是唐寅的父親。天驥的書畫。又經顧九皋說起。很和唐寅相似。那麼多年所藏的疑團。不是一朝打破了麼。天驥既然貌似遠波先生。他一定是遠波的令郎。唐寅的介弟。無意之中發現這個祕密。心中歡喜不迭。那時。枝山在

舖啜聲中。又把天驥一一的盤問。倚老賣老的不是喚他一聲韓湘子。定是稱他一聲周世兄。先問他的雅篆。天驥答稱仲熊。枝山撫掌道。好一個仲熊。我的意中也有一個仲熊。但是你既叫做仲熊。爲什麼又取名天驥呢。你究竟是熊是驥。天驥道。不瞞祝老前輩。小子的原名。單是一個宇宙的宙字。後來爲着應試。才改稱天驥二字。枝山大笑道。奇哉奇哉。天驥道。應試易名。是很尋常的。老前輩連稱奇哉奇哉。何奇之有。枝山道。本來不奇。爲着你易名應試。這才是奇哉奇哉。天驥雖然聰明。但是久居鄉間。畢竟存心老實。枝山說的俏皮話。他一時竟莫名其妙。只向枝山呆看。連問奇在那裏。奇在那裏。枝山道。周世兄。你會得考取小三元。又會得考中舉人。怎麼這個奇字還解釋不出。你問奇在那裏。你可知奇者騎也。騎在那裏。騎在你的背上。你原名宙字。本來很好。你偏要改稱天驥。天天被人做坐騎。這不是騎哉騎哉。騎在你的背上麼。天驥受了奚落。也是紅着臉兒。不敢和枝山辯論。顧九皋見枝山一到。變做了喧賓奪主。在座

的只有他發言。人家一有辯論。總是受着他的百般調侃。說的滿面含羞。今日的宴會。是我們同榜舉人的雅集。本來不請他。他自來闖席。吃這白食。兀自議論橫生。把我們任情取笑。做他的下酒品。太瞧不起人了。我也得想幾句刻薄語。把老祝取笑一番。替我們兩位年兄復仇。他知道老祝的脾氣。若是讓了他。他便絮絮不休。定要兇過了他。他便輪替的霎着兩只近視眼。六枝頭的手兒捏着一把亂蓬蓬的鬚鬚。也會這個那個。嘴硬不得。其時又飲了幾巡酒。庖人恰上了一次湯。却是雞舌鴨掌湯。枝山吃了一塊鴨掌。又向天驥取笑道。鴨掌何如熊掌。天驥知道他又把仲熊的熊字和他開玩笑。了。知道老祝的口才厲害。只好付之一笑。並不和他理論。顧九皋看了不平。便把調羹舀了一塊雞舌。向着老祝笑道。雞舌何如人舌。人舌何如尊臀。枝山道。九皋。你道些什麼。九皋道。請問老祝。這舌字的寫法。爲什麼上千下口。枝山笑道。虧你問得出。這一些小聰明都沒有。舌字千口如一。千張嘴裏。各有一個舌頭。九皋笑道。千張嘴裏。

雖然各有一個舌頭。但是那裏敵得住你的尊臀。這叫做「千張嘴翻不過你一張牛屎孔。」枝山冷不防九皋會得說出這促狹話兒。真個替換霎着眼睛。手握著鬚鬚。在那衆人喧笑聲中。只是這個那個。嘴硬不得。但是他那裏肯吃人的虧。少不得想個報復之策。替換霎眼睛。一時計上心。六指拈鬚子。又想好法子。待到衆人喧笑完畢。枝山不慌不忙的說道。諸位笑完了麼。我也來說個笑話。給諸位笑這一笑。有一天。東海龍王生日。只爲他是水族中的領袖。凡是水族。都湊了份子。替龍王上壽祝嘏。一時水晶宮中。來賓濟濟。可稱空前大會。所有送下的禮物。都由龍王的祕書代爲登記。海中本是寶物薈萃的地方。所有送來的禮物。當然都是珍奇之品。替龍王錦上添花。唯有龍王門下的一隻烏龜。素來氣量狹小。送的東西。只有水菓一盆。酒一瓶。糕一盤罷了。待到壽事完畢。龍王調查各處所送的壽禮。吩咐祕書取着禮簿。從首號至末號。一一讀給他聽。凡是蝦兵蟹將。一流人物。有送珍珠的。有送水晶的。有送珊瑚的。龍王

聽了。非常得意。讀到烏龜名下。只有三件東西。祕書便讀不下了。只報着烏龜兩字。以下暫作停頓。龍王道。烏龜什麼。祕書道。烏龜菓酒糕。這祕書新近落去了牙子。說話有些失風。他說烏龜菓酒糕。好像說的烏龜顧九皋。衆人聽了。又是一陣大笑。顧九皋也非弱者。徐徐的說道。我想替龍王報告禮簿的這位祕書。一定也是一個水族中的東西。敢是一條洞裏赤練蛇罷。聽說赤練蛇的毒。毒在牙上。他落去了一隻牙。他的毒性也滅了。老祝。你說是不是呢。枝山乾咳了一聲嗽。又是霎着眼睛。想那報復之策了。在座的都說彼此都不用取笑了。我們都來歡飲幾杯罷。於是直到席散。不再有挖苦之言。席散以後。衆人都在花邊樹下。自由散步。枝山執着天驥的手道。周世兄。君子不忘其本。你的原名很好。和你哥哥只相差着一畫兩點。天驥口中不言。指頭兒却在大腿上寫字。宙字加着一畫兩點。明明是個寅字。不覺恍然大悟。怪不得顧九皋說我的詩畫大有唐寅筆意。敢是我和他有同胞之誼麼。在梧蔭花園中不便細問情由。

却和他老師王良卿附耳商議。老祝的說話大有蹊蹺。不如約他到船艙中細談衷曲。一定可以探出本源。師生意見相同。待到作別出園。便約着枝山在船艙中一敘。待到敘談的時候。枝山是深曉唐氏的情形。當年唐太太怎樣的把幼子承繼在攷客周子山膝下。怎樣的和子山約法三章。怎樣的唐太太現在病倒在床。思兒念切。時時說及他的次子唐宙。近來訊息罕通。便是子山允許的每年所送米幾石布幾匹。也有兩年不曾送到。據說爲着唐伯虎業已有名於庠序之中。自能成立。不須補助了。米布還是小事。究竟仲熊的近狀怎麼樣。當時有改姓不改名的要約。每逢攷試。便吩咐伯虎留心探訪。看那榜上可有「周宙」兩字的姓名。後來探訪的結果。周宙沒有。有的是周天驥。據說也是鄉間人。少年英俊。攷取了小三元。又中了鄉榜舉人。不信鄉間竟有這個特別的人才。不知和周宙究竟是一是二。伯虎曾把這層意思告訴老祝。老祝道。容易容易。我來替你探個水落石出。聞說在最近幾天中。他們要在學士街

顧園中開個同年聚會。只須我去闖席。便可以探得真相。唐太太和伯虎聽了。都是感激不盡。所以今天老祝來做不速之客。並不是孟子說的一圖舖啜也。他是**有作用的**。果然在那單照之中。窺破了周天驥的真相。現在天驥相邀下船。他便自首至尾。把這事的經過講了一遍。天驥聽罷。畢竟是**天性關係**。已淋淋漓漓的濕着一只袖兒。枝山道。何用哭泣。今日裏便可母子相逢。王老夫子在船裏休息一時半刻。他領着你到吳趨坊去會見你的親娘和胞兄。王良卿猛想起子山囑託之言。便道。不行不行。天驥要去。我也得跟着。我和老友周子山說過的。和着天驥一同上城。也得和天驥一同下鄉。我若不跟往唐宅。萬一唐太太留住天驥不放他下鄉。教我如何可以回復老友呢。天驥道。先生不放心。同去也好。我雖然急於要見親娘。但是義父義母撫育之恩。怎肯完全忘却。斷無留在城中不想下鄉之理。當時三個人一齊上岸。爲着吳趨坊很有一程路。便在碼頭上雇了三乘轎兒。徑往吳趨坊而去。列位看官。我寫的是補敘。

文章。這時唐伯虎還沒有住到桃花塢。也沒有攷中解元。生計尙在艱難時代。休說九美團圓。便是大娘陸昭容也沒有娶到家裏。枝山到了唐宅以後。便有一篇母子相會的文章。當然有許多娘啊兒啊嗚嗚咽咽的聲音。但是這部續四傑傳。也是以「樂觀」爲宗旨。對於涕泗縱橫的情節。只好約略表過。況且母子重逢。畢竟悲少歡多。待到破涕爲笑以後。唐太太的宿病便好了一半。王良卿坐在外面。看看時候不早。西窗上已不見斜陽。恐怕天驥戀着親娘。不想回去。便連連催迫他的高足。趁着天色未暗。趕快下船。周天驥被迫不過。只得辭別了親娘胞兄。回船歇宿。臨別時。聲言既然知道了自己的水源本末。將來有事上城。一定到這裏來問候媽媽。探訪哥哥。於是洒淚而別。不須細表。過了幾天。祝枝山到木瀆去拜訪王良卿和周天驥兩人。便和周子山大開交涉。說他不該背棄前言。瞞着兒子。不使他和唐氏往來。又把按年允許的布米。不肯如約致送。田舍翁太沒良心。非得使那周天驥歸宗復姓不可。周子山素

聞洞裏赤練蛇的聲名。被老祝一場恫喝。嚇的手足無措。只好請王良卿出場轉圜。請枝山既往不咎。以後的辦法。一一照着前言便是了。枝山道。沒有這般容易。這般一錢如命的守財奴。非得懲戒一下子不可。蘇州學宮裏的大成殿。風雨漂搖。危在旦夕。須罰令周子山修理大成殿。才可以既往不咎。這句話。又把周子山嚇了一跳。修理大成殿。須得一筆巨費。豈不要揭去了鄉下財主的一片皮來。他又拉着王良卿到無人之處。愁眉苦臉的央告道。若要修理大成殿。賣田賣地都不夠。老夫子請你懇求枝山。饒了我罷。王良卿道。周大哥不用驚嚇。他說的罰修大成殿。不過空言恫喝罷了。周大哥。你出些小費。給他另修了一座殿。他便不和你爲難了。子山搖頭道。我這區區財產。甚麼殿都修理不起。良卿笑道。這座殿是很容易修理的。你替他修好了五臟殿。他便不罰你修理大成殿了。子山聽了。方才放下了心頭一塊石。在這幾天內。天天備着盛筵。請老祝坐船飲酒。登山赴宴。把老祝招待的「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吃

呷的「不亦樂乎」「不亦樂乎。」到了動身時。又送着他一筆程儀。老祝笑嘻嘻的感謝而去。再也不提起什麼大成殿小成殿了。從此以後。唐周二姓。彼此往來不絕。唐太太病愈以後。唐寅便在下科考中了解元。但在這時。周天驥已考中了進士。授職翰林院庶吉士。稟明周老夫婦。收納憐香爲第三夫人。一夫三婦。非常和睦。其時唐太太病故蘇州。周天驥得了消息。也到蘇州奔喪。守那降服子一年的制。後來服闋進京。才和他哥哥不大會面。祝枝山笑向唐寅說道。你枉做了哥哥。倒不如仲熊的早享豔福。他本來只娶一位夫人。誰知竟來了三美。未到弱冠。已擁有三婦。你自稱好色。一美都沒有。說甚麼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呢。唐伯虎受這一激。不甘落伍。才有以後的種種風流豔史。從陸昭容開端。直到九美團圓爲止。他非常得意。以爲這便勝過了老二了。他有三美。我有九美。畢竟江南第一風流才子。非我莫屬。今天周仲熊挈眷南下。唐寅很起勁的介紹他的九娘娘。和兩位弟婦相見。畢竟美人兒有目共賞。羅雪明和

憐香二人見了秋香。都是讚不絕口。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名父之子。當然不弱。讀書有遺傳性。仲熊幼年失怙。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其所作之文字。未經乃父乃兄提撕而訓導之。宜無相肖之理。然而字與畫既肖。子畏。應試文字。又有遠波之風。讀書有種子。良不誣也。

枝山喜佔嘴上便宜。良卿仲熊任其玩弄。若稚子。宜可以睥睨一時矣。乃有旁觀不平之顧九皋。卽席興報復之師。喜佔嘴上便宜者。亦有滿口支吾。替換雲其眼睛之時。殆所謂「侮人者人恆侮之」耶。

順風糞船包君山。似乎涉筆成趣。與本書無甚關係。孰知不然。以後複演追舟唱歌之房聽梧。卽與包君山沆瀣一氣之人。此回提及包君山。卽爲後來房聽梧之追舟唱歌張本。伏筆文章。須在有意無意間。乃見其妙。

第八回 落第笑書生未通文理 登門來少女妙擅針神

這裏便緊接着本書第二回周仲熊挈眷南下探望哥嫂的事了。周仲熊三字在前集四傑傳中。沒有交代清楚。不是遺漏。實在是沒暇鋪敘。在本書中得了一個補寫的機會。算是很經濟的寫法。然已占了五六回的篇幅。並非喧賓奪主。爲着周仲熊的本身。雖不是唐祝文周傳中的主要人物。周仲熊的兒子玉麒。將來歸宗以後。便是小四傑中的主角。在將來出版的小四傑傳中。唐玉麒有許多妙人妙事。播作吳中佳話。可見得替周仲熊作佳傳。不是浪費筆墨。實在是替小四傑中的唐玉麒作佳傳。這時預作伏書。將來自分曉。且說秋香和羅雪明憐香兩人。行過相見禮。玉麒玉麟拜見了這位簇簇生新的新伯母。三歲的玉麒。也知道秋香的美麗。賴在新伯母的懷中。不想走開。陸昭容談及歸宗問題。憐香很爽脆的說一句「理所當然。」昭容暗暗佩服這位弟婦憐香三姑娘。他真是個很有決斷的女子。莫怪他在昔年會得從容設計。使那已

斷的赤繩。會得重行綰合。他端的是個玲瓏剔透的人物。但看他的秋水雙瞳。比甚麼人都活潑。他和大娘娘講話。他的眼光竟溜轉到其他八美的身上。在這分上。便知道他是一個很機警的女子了。唐宅丹桂軒的側面。本有三上三下預備留客的房屋。只須陸昭容吩咐一聲。早有婢女人等打掃潔淨。供給二爺夫婦等作爲暫住之地。一切行李什物。恰恰佈置清楚。周仲熊已從姑母家裏回來。見了他哥哥。攜手同行。說不盡的相親相愛。唐寅道。二弟你果然緊去緊回。仲熊道。姑母見了我。很是歡喜。要留着我吃飯。細談衷曲。我說。哥哥已和我有預約。須得在他家裏午餐。你老人家那邊。緩日前來奉擾罷。姑母點頭道。你的說話不錯。你和伯虎已有三年不曾會面。不比我和你在京師却是常常相見的。此番難得南下。須得暢敘手足之情。過了一天。我再來請你和兩位姪媳在舍間小住幾天。唐寅道。還有第九位嫂嫂。不曾和你見面。他現在還在九成堂上。候你相見。仲熊道。我從姑母那邊急於回來。便是爲着沒有見過這位

九嫂嫂聽得姑母說。他雖出身青衣。却是個仕女班頭。華太師已認了他做女兒。杜翰林的小姐王兵部的千金。都和他桃塢結義。莫怪你哥哥爲着他失蹤數月哩。經姑母這麼一說。我益發急於回來。要拜見這位天女下凡的九嫂嫂。唐寅笑道。這是姑母言之過甚。其實他也不過一個尋常巾幗罷了。哥弟倆行行說說。已到裏邊。丫頭們喚起大爺二爺進來了。坐在九成堂上的秋香。已盈盈起立。專候仲熊上堂相見。但見大爺挽着一個少年男子。走入內堂。雖是同胞兄弟。却不十分相像。只爲唐寅肖母。仲熊肖父。論到年齡。是仲熊輕。論到面色。只爲他南北奔馳。經受風塵之色。比唐寅蒼黑了許多。要是不知道的。便要認哥作弟。認弟作哥。仲熊見了秋香。只爲初次相逢。要行全禮。唐寅道。叔嫂平輩。只行個平等禮便是了。於是仲熊深深兩揖。秋香也還了兩個萬福。十六世紀時代。男女辨別甚嚴。尤其是嫂叔之間。在禮記上便有許多禮法規定。仲熊熟讀經傳。當然要別嫌明微。很規矩的寒暄了幾句。便又挽了哥哥的手。同到

丹桂軒中。暢談別緒。這時候已近午刻。便在軒中兄弟對酌。那邊九成堂上。唐家九美。也在那裏請兩位弟婦赴宴。這又是用着雙管齊下的筆法了。但是雙管齊下。只是一句理想之辭。完全沒有這事實的。無論如何的描寫。熟了一邊。便不免荒了一邊。況且事有詳略。意有主賓。我只好拋去九成堂上的衆美談心。專敘丹桂軒中的兄弟談話了。唐寅道。二弟此番南下。須有幾日勾留。仲熊道。盤桓的日子無多。也不過在城中略住數天。便須下鄉去掃墓。還有一個不幸的事。我的恩師王良卿老夫子。業已作古了。可憐他辛苦一生。直到晚年。才博得秋榜一第。身後蕭條。又沒有子息。我預備掃了祖墓以後。便當替恩師經營葬事。建築墳墓。將來春秋祭掃。都在弟子身上。也不枉他數年教導之恩。唐寅道。原來這位老先生作古了。老成人又弱一個。可惜之至。曾記得老輩說起。他和我父親還是個同攷朋友。從前炷香會課有三隻順風船之稱。如今三船之中。只存其一了。仲熊笑道。王先生在日。也曾和我講起這件事。先父是順風

書畫船。他是順風磚瓦船。還有一位包君山先生。他的渾名便不雅了。叫什麼順風糞船。哥哥既說三船之中。只存其一。料想包先生尙在在世。唐寅歎道。越是順風糞船。他的壽命越長。他在同攷之中。年齡最大。迄今數十年來。書畫船已化雲煙。磚瓦船也成朽壤。惟有這順風糞船。依然無恙。包老先生今年已是七十八歲了。夫婦白首齊眉。孫曾齊備。四世同堂。家况也很不惡。他的兩個兒子。都已身入仕途。雖然官卑職小。但這位包老先生也可安安穩穩的做他的老太爺了。無如他年老性不老。以爲攷了一世。不曾攷取一名小小的秀才。他總覺於心不甘。所以每逢攷試。也總是提着考籃。和一班小朋友同去觀光。童試的題目。向分「已冠」「未冠」。我和你髻年應試。尙且恥作未冠題。偏是這位老先生避難就易。達到攷試。他總怕做已冠題。揀着容易完卷的未冠題敷衍了事。有人提起他的文字。數十年後的筆墨。和數十年前。一般無二。而且只有退步。沒有進步。糞船依舊糞船。外面人替他加了一個「宿」字。喚他一聲

順風宿糞船。他數十年前的成績。只博得一個宿字罷了。仲熊笑道。原來這位老先生還在場中鬧笑話。真叫做「老當益壯」。哩。唐寅道。他的笑話很多。我來講幾件做下酒品。他的做未冠題。已成了習慣。非但人人知曉。便是他的髮妻包老太太。每逢丈夫攷試出場。一定要扶着拐杖。高着聲音。問他場中出的什麼未冠題。自有好事者編了兩句歪詩。叫做「老妻扶杖高聲問。未冠今朝出甚題」。一時傳誦。以爲笑談。仲熊道。就這高聲兩字。大概這位老先生的耳朵不大靈便了。老年耳聾。却是壽徵。唐寅道。講到壽字。我又想起一樁笑話了。有人告訴我。去年童試。他也曾攜籃進場。他實年七十七歲。報名冊上却報了八十歲。以便學道見了。憐念他年老進場。寬格取錄。給他一名秀才。他讀了一世的書。也算有個小小的名目。待到院試的日子。學道點名。點到包君山名下。註着八十歲。學道看他鬚眉皓然。曲意成全。要想把他取錄入泮。這天的題目叫做「父母之年」。繳卷之時。他又實做其順風宿糞船。兩旁號舍中的士子

尙在鉤心鬥角。刻意經營。惟有這位老人家。早已一揮而就。上那大堂到學道面前去納卷。學道見他年紀雖老。文思却速。益發有意要成全他了。叫他站立一旁。待到看過文字以後。只須大致不錯。便可以當面允許他取錄入泮。也好叫他早得喜訊。笑嘻嘻的出場。誰料看了兩句破題。學道已把雙眉繃起。非但虛字不通。而且文理荒謬。看到承題。學道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他的承題說。「夫父母何物也。」學道搖了搖頭兒。以爲父母之下。從來沒有接着何物二字。看來這篇文字。難以取錄了。但是爲着高年分上。無論如何。總須成全他一下子。便道。包君山。你究竟多大年紀。他答道。壽童包君山今年八十歲。童字上面加着一個壽字。這位學道大人。却是生了耳朵第一次聽得。笑道。你的文字端的太荒謬了。其實難以入選。但是本學院看你年邁分上。格外成全。不憑你的文字。只憑你背幾句書。只須背得不錯。也就可以取錄榜尾。包君山。你的五經讀熟了麼。包君山道。壽童九歲時便讀五經。讀了七十多年。不曾曠課。學道以

爲他真的讀得滾瓜爛熟了。誰料他年老多忘。學道提他的書句。沒有一句可以應對如流。學道道。文字既不行。五經又不熟。你實在老而無用。只可落選了。經着包君山。再三懇求的結果。學道便出了一個對子。叫他對就了。便可以把他勉強取錄。上聯叫做

行年八秩尙稱童。可云壽考。

自古道。一出對易。對對難。包君山作文時。却是不假思索的完卷。惟有當場叫他對這對句。便把這隻順風宿糞船攔淺了。睜圓着兩隻眼睛。向着學道呆看。學道笑道。我早知你不會對答的。本學院替你代對了罷。便可把本地風光。對這兩句。叫做

到老五經還未熟。不愧書生。

這書生二字。妙語雙關。明明嘲笑他所讀的書都生了。包君山那裏知曉。只道學道賞識他面有書卷之氣。因此尊他一聲書生。便笑嘻嘻的向着學道打拱。

作揖道。多謝大宗師以書生相呼。壽童沒齒不忘。退到堂下。學道又把他重行喚入道。包君山。你這一篇文章。本學院當場批就。交還了你罷。他接了卷子。又作了幾個揖。以爲學道賞識他的文字了。卷子裏面一定有很好的批語。誰知到了外面。翻卷看時。這一句「夫父母何物也」的上面。却有學道的數行眉批。兀自墨跡未乾。你道怎樣的批評。叫做

父陽物。母陰物。物交物。生出如此怪物。此之謂廢物。

這般妙批。士林中互相傳誦。當做絕大的笑話。包老先生的兩位令郎知曉了。都勸他老人家以後不用提籃攷試。免得求榮反辱。甚至以廢物相呼。但是老先生名心未除。向着兒子說。在世一年。便要應一年的試。除非至死方休。仲熊聽完這趣談。果然酒到杯空。連浮大白。唐寅又問京都情狀。仲熊歎道。寧王失敗以後。朝野喁喁盼望。以爲可以一新政治。誰料依舊奸佞當權。貪夫握政。知道當今天子正在盛年。便把聲色二字誘惑聖主。前顧茫茫。正不知伊何底止。

呢。唐寅道。難道朝堂之中。衆公卿不發一言。由着他們胡鬧麼。仲熊道。目今士大夫只須稍露鋒銚。便遭奸佞側目。輕則失官。重則喪命。現在的朝局。依舊非常混亂。有才者不用。無才者倒可以竊位偷祿。無災無難的做到公卿。唐寅道。照吾弟這般說。現在的大僚。倒和順風宿糞船的包老先生差不多。越是廢物。他的福澤越好。壽命越長。我輩自命不凡的人。宜乎連遭世人白眼了。話雖如此。但是此番王守溪閣老。應徵入都。或者有一種革故鼎新之象。仲熊歎道。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唐寅敬了他兄弟一杯酒道。我們不用談這國家大事。很沈悶的使人不歡。我們只談些民間瑣事罷。二弟久住都中。北地胭脂。領略幾許。好在兩位弟婦在內堂飲酒。何妨請道其詳。仲熊笑道。久不和哥哥會面。未脫狂奴故態。說來話去。依舊要談到女子身上。我件件都比不上哥哥。貌不如。才不如。詩書畫也不如。惟有在女色關頭。卻比哥哥有些把握。在京供職的時候。絕不向花街柳巷去行走。你若不信。儘可問姑母和表兄。唉哥哥。你也

太會淘氣了。去年得着你的失蹤消息。替你着急不淺。明知你不是真個失蹤。一定又在什麼地方黏花惹草。但是竊玉偷香的勾當。究非正士所爲。明知你有激而出於放浪。並非樂此不疲。現在好了。寧王已死了。你不用假託癡狂了。恰才謁見九嫂嫂。果然天仙化身。不同凡豔。哥哥到這地步。也可以心滿意足了。唐寅笑道。不須二弟相勸。我早有了澈底的覺悟。一醒來昨日疑前世。睡起今朝覺再生。一在你們諸位嫂嫂面前。立下了誓願。再也不傍花隨柳。再也不倚翠偎紅。仲熊大喜。執着酒盃。回敬哥哥一杯酒。一杯已盡。重敬一杯。願哥哥尊重誓言。以後不再有這般放浪的舉動。且說九成堂陪客的陸昭容。他是一個深心的人。唐寅和客談話。他常常要去竊聽一下。客說的是規矩話。他便知客是正人君子。以後如有留飲的事。所有款客的肴饌。一定非常精美。客說的是荒淫的話。待到丈夫送客以後。他便要規諫丈夫。和這般登徒子休通往來。今天自己陪客。分身不得。便遣着心腹婢女小燕到丹桂軒左右探聽二爺和

大爺談話。倘是無關緊要的談話。不須前來通報。倘有什麼緊要話兒。你探聽明白以後。隨時到內堂來悄悄告我。小燕奉了主命。聽了良久。探聽得兄弟倆談些不相干的事。什麼順風糞船。什麼當今天子。還有唉聲歎氣的議論。宛比「山東人吃麥冬。一懂也不懂。」他想這都不和我們大娘娘相干。無須牢牢記着。後來聽得二爺規諫大爺。大爺口背誓言。自稱覺悟。二爺向大爺敬酒。請大爺莫忘誓言。小燕好容易聽得這幾句有關係的話。怎敢怠慢。便到九成堂上。站在大娘娘一邊。陸昭容正和兩個官官說笑笑。見小燕在旁邊擠眉弄眼。便口稱入房更衣。離了座。到裏面。小燕跟入。輕輕的說道。我們的二爺。真是好二爺。規矩二爺。昭容道。休加作料。快說快說。小燕道。二爺的年紀比大爺輕。他的做人卻比大爺老實。他口口聲聲。只埋怨着太放浪了。拋下八位娘娘。會得失蹤數月。端的太說不過去了。他又說件件般般。做兄弟的都不如你哥哥。惟有女色面上。我比哥哥有把握。我娶了三位娘娘。心滿意足。再不想娶第四位。

惟有你貪心不足。有了八美還要希圖九美。現在天仙化身的九娘娘到手了。你再要黏花惹草。今天和你脫離關係。你不是我的哥哥。我也不是你的弟弟。所有我們的玉麒。再休歸宗復姓了。二爺說的時候。眉毛一抬。面孔一板。不像弟弟和哥哥講話。却像老太公埋怨小輩一般。昭容得了這報告。不禁滿懷歡喜。輕輕的說道。我早知道二爺是正人君子。和你大爺性質不同。他被二爺埋怨一頓。可有什麼強辯的話。小燕道。想不到大爺做了哥哥。却是懼怕兄弟的。經二爺這麼一說。面已紅了。頭上極汗都挂下了。怎敢強辯。連說這是做阿哥幹錯的事。現在改悔了。現在澈底改悔了。再也不去傍花隨柳。再也不去倚翠偎紅。說時。放下酒杯。走到庭心裏。說什麼蒼天在上。后土在下。又嘮嘮叨叨的宣了一會子的誓。昭容點頭道。究竟邪不勝正。他也只得屈服了。後來二爺怎麼樣呢。小燕道。待到大爺宣誓完畢。歸坐飲酒。二爺方才回嗔作喜。敬了大爺三杯酒。口稱請哥哥尊重誓言。永不改變。小婢探聽的事。只有這幾句最關緊。

要。他們還在談話。可再要去探聽呢。昭容道。不必了。緊要的話。我們已知曉了。你去吩咐廚房。丹桂軒中兄弟飲酒。須得多添幾樣精致的菜。小燕答應自去。昭容又到九成堂上去陪客。不須細表。且說聽人轉述的話。無論如何。總不比自己親耳聽得的正確。仲熊和伯虎所談的話。瞞得過昭容。須瞞不過讀者諸君。小燕傳述之事。雖然大致不錯。但是加鹽加醬。平空已添了許多作料。昭容以爲緊要的說話都已聽得。便不再叫小燕去「屬耳垣牆」。誰知小燕報告的話。與本書不關重要。後來兄弟倆杯酒談心。閑閑的談起一樁事。看似平常。却關緊要。可惜小燕不在旁邊竊聽了。要是尙在旁邊。把這事告訴昭容知曉。昭容也是個機警的人。便不會目迷五色。險些兒鬧出一場大大的笑話。原來丹桂軒裏的伯仲二人。愈談愈有興致。漸漸談到華府賣身的事。伯虎道。華老到底是好。人似我這般來歷不明之徒。會得收做書僮。倘不是好好先生。多少總有點疑慮。仲熊道。我做了華老。只怕你的計謀失敗。只爲我所用的婢僕。都

是深知來歷的人。倘有懷疑。情願割愛不用。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一樁事來了。便道。去年秋天北場鄉試。我蒙調取爲同考官。隨着正副主試入場衡文。須有數旬之久。才得出闈。其時家中正要雇用一位繡娘。經那荐頭店連荐數名。都不合式。只爲我們大娘子羅雪明的描龍繡鳳。很有功夫。所以見了繡技稍遜的人。都不合式。後來忽有一個美貌女郎。效那毛遂自荐。聲稱素擅刺繡。願效微勞。多或一月。少或一旬。願在貴公館充當繡娘。祇須彼此融洽。工錢可以不計。那時羅雪明沈令嫺見那女郎生得眉清目秀。容光四照。而且裙下雙鉤。纖不盈掬。休論他的繡技如何。但看他這般婀娜可愛。早已我見猶憐。當時便略問了女郎的姓名家世。又取出繡綉。請女郎小試本領。那女郎並不推辭。見繡綉上有一頭紫燕。但有花樣。尙未刺繡。他便拈針穿綫。做這繡娘生活。繡花針一上一下。運用如飛。無多時刻。早已把一頭活潑潑地的紫燕。繡得維妙維肖。不但沈令嫺贊不絕口。便是素擅描鸞的羅雪明。也不禁欣賞不已。正要把他

留在家裏。我們三娘娘憐香。忽然問那女郎道。你既然願作繡娘。儘可多定幾個月的約。爲什麼只訂短期。不訂長期呢。那女郎吞吞吐吐的不肯實說。憐香問至再三。他才羞人答答的說道。實告諸位娘娘。我是好人家女子。不慣寄人籬下做生活。況且幼年熟讀閨門女訓。瓜田李下之嫌。素知辨別。無奈爲貧所累。不得不出外糊口。自己定下主張。倘使那家有男主人的。出了重金。他也不願去做工。這家但有女主人。即使工價低廉。他也樂於效勞。只爲他探聽得這裏的男主人出差在外。須得一月半月後歸來。所以他雖願作繡娘。却不肯訂定長期。一旦男主人回來。他便要立即辭去的。唐寅拍手道。這般女郎四德俱備。我想弟婦們不妨把他留下了。仲熊正待回答。却見唐興進來報告道。啓稟大爺。華相府中備了十六色禮物。一號大船。來迎接婿女雙歸。伯虎聽了。又多了一番忙碌。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本書主角。無非才子。然欲描寫才子。不可無不才子以映襯之。所

謂烘雲託月法也。

寫一包君山。已可笑。寫一房聽梧則更可笑矣。本回寫包君山。正爲下回寫房聽梧張本也。寫字須意在筆先。作小說何獨不然。作者寫兄弟閑談時。已注意於下文複演追舟事矣。

丹桂軒一席話。上半段爲複演追舟張本。下半段又爲桑代門徒混入桃花塢張本。名曰閑談。實則非閑談也。乃本書之重要關鍵也。讀至以後數回。讀者當自知之。

鐵盒五彩

方字

定價六角 (七折)

共計有方字六百數十個。凡日常習見之字。均經包括無遺。每字背面均有圖畫。一見便明。圖用彩色精印。美麗奪目。外以五彩鐵盒裝置。堅固耐用。另贈教授法一冊註明各字讀意解說。以便講授。

英杭
繪穉

鐵筒結婚證書

定價大洋一元 (七折)

富麗堂 附贈禮冊 一須知 附贈禮冊 不與眾同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九回 畫餅充飢歎良人顛倒 望梅止渴笑婢女癡迷

忽的華府派着頭號大船。備了十六色禮物。擇定四月四日。迎接婿女雙歸。唐寅屈指計算。尚有數天相距。暗想華老倒也奇怪。他接我們雙歸。便是隔夕放着船來。也覺恰到好處。爲什麼數天以前。便派船來呢。唉未免太早了吧。待到出外看時。輪香堂上的十六隻頭號朱漆盤盒。排得齊齊整整。畢竟相府排場。禮物異常豐盛。押盤來的僕人。便是華平華吉。見了舊同事的新姑爺。很恭敬的上前請安。唐寅不忘其舊。忙稱平哥吉弟兩管家。快請起來。不用拘這禮節。又問了華老夫婦的安。謝了這許多隆儀。華平垂着手說道。相爺和太夫人迎接姑爺姑奶奶雙歸。本來預備到了四月裏才派船來。只爲我們大娘娘回來省親。便把送大娘娘回來的船。停在船埠。候到初四日請姑爺姑奶奶坐船雙歸。唐寅點了點頭兒。暗想不錯。昨天遇見杜頌老。他曾說起他的女兒雪芳。明日便要回來省親。華老送了媳婦省親。又接婿女歸寧。這是一舉兩便的事。毫

不足怪。當下通知帳房開發使金。又令家丁們陪着平吉二人。到外廂去用酒飯。華慶道。姑爺請自去治政。我們還要到內廳去向姑奶奶和八位娘娘請安呢。平吉二人自到內堂。唐寅爲着丟了仲熊在丹桂軒獨酌。未免不安。便卽回歸原座。向着仲熊笑道。冷待你了。仲熊道。哥哥倘有要政。儘可自便。我們同胞兄弟。何拘形跡。唐寅道。沒甚要事。只不過華相府來接我們夫婦雙歸。船停在城外碼頭。好在雙歸的日子。是下月初四日。還隔着四五天咧。說時。舉杯待飲。仲熊道。哥哥杯中的酒。只怕已冷了。待我來換上一杯。便把這杯酒倒在空壺裏面。另篩了一杯酒。然後重敍胸襟。又提起方才所談的事。唐寅道。恰才提起的繡娘。還沒有講完。以後怎麼樣呢。仲熊道。哥哥。你不是稱贊那女郎四德俱備麼。怎見得他是四德俱備。唐寅道。這是顯而易見的。他雖家貧。出外去做傭工。依舊辨別着男女嫌疑。這是女德。他雖是小家碧玉。卻生得端莊穩重。有大風。這叫做女容。他的說話。彬彬有禮。這叫做女言。還有女工。不消說了。你想

素擅針神的弟媳。見了他的女工。欣賞不已。這女工不是一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麼。仲熊笑道。哥哥的意思。留他不留他呢。唐寅道。留乎其所不得不留。那有不留之理。一定要留。一定要留。仲熊搖頭道。我們三娘娘憐香的意思。卻和哥哥的主張。反其道而行之。原來我們的大娘二娘。都覺得這女郎楚楚可憐。便想把他留下了。但是我們的家事。無論大小。都要取決於三娘娘憐香。這不是憐香攬權。實在大娘二娘都佩服憐香的做人。又機警。又明決。和他商量。反正總不吃虧。便吩咐那女郎暫坐片刻。大娘二娘向三娘招招手兒。同到房間中去開會議。大娘說。這女郎的繡工。在我之上。他繡出的件頭。一定人人歡喜。我想留他。二娘說。我不但賞識他的繡工很好。而且賞識他的人品。覺得又可喜。又可憐的。我要留他。三娘聽了。卻是連搖着頭。口稱留不得。他說。這女子有種種可疑之處。他說。人到窮極無聊。才肯到人家來做傭工。但看他的衣服楚楚。並不像甚麼貧家之女。這是一可疑。他和我們非親非友。我們二爺出差

在外。須得一二月後回來。他怎會知曉呢。可見他探聽在先。似乎另有什麼作用。這是二可疑。凡是突如其來的人。即使說得頭頭是道。總覺來歷不明。二爺入闈去了。我們都是女流。他這番乘隙而來。更須注意。這是三可疑。只消我們三娘提出這三可疑來。大娘二娘沒口子的說着不錯不錯。便把那女子回絕出門而去。後來北場放榜。我差事完畢。回到家中。問及這件事。也佩服三娘的辦法不錯。唐寅道。你們這位三娘娘。確有可以使人佩服之處。當年先入咸陽。替你們大娘娘掙得這半片天下。實在可以算得青衣中的佳話。仲熊道。他雖然爲着雪明出力。卻也爲着自己出力。非但掙得半片天下。現在竟是三分中原。魏蜀吳鼎足而立了。唐寅笑道。老弟周旋於三國之中。不覺辛苦麼。仲熊大笑道。哥哥和九國交兵。尙且再接再厲。不覺什麼辛苦。我們的區區三國。更不足道了。兄弟倆暢飲多時。直到未刻才罷。唐寅回到裏面。九成堂上早已席散。他上樓去看秋香。却見旁邊多了兩名小鬟。見了唐寅。便向姑爺請安。唐寅覺

得似曾相識。但是忘記了名字。便道。記得在相府中曾經和你們會面。但是兩位的芳名。一時却想不出了。一個小環道。姑爺貴人多忘。娶了姑奶奶。忘却了我們。要沒有我們。姑奶奶怎會到你府上來呢。又一個小鬟道。姑爺在鴛鴦廳上點取美人。一個都沒有中選。單剩這位姑奶奶沒有出場。若不是我們催促他出來。怎會被你點中呢。唐寅點頭道。知道了。原來便是陪着九娘子同上鴛鴦廳的兩位妹妹。不過名字的確忘却了。一個小鬟道。我叫做桂香啊。姑爺贈我的一首黃鶯兒。你說。

妹妹愛梳粧。真不愧。桂花香。輕輕年紀玲瓏樣。瘦瘦容龐。淡淡衣裳。小姑未解春心漾。且到了。年華三五。預備做新娘。

唐寅笑道。桂香妹。你的記姓倒好。我那天胡謔的許多小曲。都是「出門不認貨」的。沖口便出。說過便忘。又指着那一個小鬟道。我似乎也贈你一首黃鶯兒。我不記得。你還記得麼。那小鬟道。我的名字叫菊香。姑爺贈我的黃鶯兒。怎

麼不記得。你說。

妹妹愛芬芳。真不愧。菊花香。東籬嫩蕊無人賞。未許輕狂。誰敢輕狂。求凰曲子。今休唱。且到了。年華二八。趕製嫁衣裳。

唐寅道。兩位妹妹可是今天隨船來的。桂香道。是今天隨船來的。我們便在這裏做使女了。姑爺是主人。我們是婢女。以後相稱。只須喚着我們的名字。不要妹妹長。妹妹短。惹人笑話。況且妹妹兩字。姑爺已編入黃鶯兒裏。我們已是多大的微幸。再要口稱妹妹。不是叫一鄉下人不識。燻田雞折殺小人。了麼。唐寅忙問秋香。怎麼他們要到這裏來做使女。秋香道。大爺坐着。再聽報告。唐寅才坐下來。桂香便來送茶。唐寅除下的解元巾。菊香便來接取在手。放在巾架上。唐寅道。不敢不敢。怎麼勞動你們兩位客人呢。秋香道。他們不是客人。這是母親慈恩。恐怕我在這裏。乏人使喚。便令他們來做贈嫁婢女。你想母親待我這般的無微不至。叫我如何報答呢。唐寅道。原來是岳母大人的恩典。這

是理當感戴不忘的。但是他們的名字很巧。你喚秋香。他們便喚做桂香。菊香。一主二婢。合爲三香。秋香二字涵蓋一切。凡是秋天的一花一卉。無一不在秋香範圍以內。顧名思義。你很有女主人的氣象。他們一名桂香。桂香是秋香之一。一名菊香。菊香也是秋香之一。宛比做文章。是偏鋒不是正鋒。所以桂香菊香。合該做你秋香的婢子了。孟子上說。「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我若套這腔調。便可以說。桂香菊香。皆有秋香之一體了。秋香道。大爺用茶罷。到了大爺口中。總是引經據典。隨處都成文章。說便這般說。但是你允許他們的話。休得忘却。他們心心挂念。恰才還曾提起呢。唐寅聽了茫然。便道。我沒有允許他們什麼事啊。秋香道。你真貴人多忘。桂香菊香。你們自己向姑爺說了罷。菊香道。姑爺說的。菊香妹。對不起。待到了二八芳齡。我來替你做媒罷。我還向姑爺說。請你千萬放在心上。桂香道。姑爺那天點不中我。你說。桂香妹。對不起。且到了十五芳齡。再和你做媒罷。姑爺。你不能說過便忘的。唐寅呷乾了一

杯茶。便道。你們放心罷。這件事遲早總在我身上。於是又向兩小鬟問起相府的近狀。知道華老回去以後。相府中人都是歡天喜地。只有春夏冬三位姐姐。唉聲嘆氣。不知上着什麼心事。最可笑的小廚房中的石榴姐姐。爲着一條廣漆板凳。幾乎和我們翻面。唐寅道。這倒希奇。長凳上面。會得發生什麼爭論呢。桂香道。姑爺有所不知。在那鴛鴦廳點取美人的一天。石榴說了滿話。以爲點不中他人。一定可以點中了他。後來姑爺點不中他。石榴愁眉淚眼。不知哭了幾多場。秋香看了唐寅一眼道。這都是大爺害了他。唐寅道。我已和廚子小楊說起。石榴和他恰是一對兒。難道石榴還沒有嫁給小楊麼。桂香道。本月十二日。他已和小楊結婚了。這是太夫人的恩典。見石榴年齡大了。問他願嫁給誰。他說一句可笑的話。說沒奈何。只好嫁給小楊。太夫人見他又是可笑。又是可憐。所以趕緊替他成就了喜事。撥一間房屋給他夫婦倆住。唐寅道。這倒一樁喜事。他們已成婚了。要不然。下月我到相府中去會親。見了石榴。倒有些難以

爲情的。但是什麼廣漆板凳上面發生了爭論。菊香道。姑爺告訴你。石榴當時把你恨得牙痒痒地。罵着華安……桂香忙止住他道。這些罵人的話。你不用學給姑爺姑奶奶聽。你只把以後的事講個明白便是了。菊香道。他罵的都是不好聽的話。我不講了。但是他罵你只有一天。到了來日。知道你和姑奶奶都走了。相爺在粉壁上的詩句。看出你便是姑蘇唐伯虎。這個消息。闔府中傳作奇聞。石榴知曉了。急匆匆地的到小廚房裏把一條廣漆長凳抱着便走。遇見了春香姐。問他做什麼。他說。這條板凳是我和四同兄弟同坐在上面談談心事的。昨天四同兄弟變了心。我十分惱恨。要把這條廣漆板凳劈做硬柴。在爐子裏作引火東西。今天得到消息。這四同兄弟便是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唐解元。唐伯虎。他便不捨得把板凳劈作柴燒。他要望梅止渴。把來當做寶貝看待了。雖然知道唐解元和他的一番親熱。完全是假意兒。但是他以爲得和風流才子假意兒的相親相愛。已是福分不小。本人是一個庸庸碌碌的婢女。唐解

元卻是名重四海的才子。我和才子在一條板凳上坐。不但是我的福分。也是板凳的福分。這條廣漆板凳。須得保存在自己房中。要是擱在廚房裏。任那阿貓阿狗都在板凳上坐。那便褻瀆了這一條板凳。說時抱着這條板凳。和抱孩子般的抱到自己房中去了。唐寅秋香聽了都覺得好笑。唐寅道。我開了他的心。我卻沒有恨我。秋香道。大爺。你開丫頭的心。我有一個燈謎在此。你且聽者。可恨良人顛倒。將丫頭也要開心。

打一樣吃的東西。你猜是什麼。唐寅略一思索。便道。這不是畫餅充飢的餅字麼。秋香笑着點頭。桂香也喜猜謎。便問姑爺。怎麼猜做餅字。唐寅道。你們把廣漆板凳的事講完了。再來講這餅字。桂香菊香都是孩子脾氣。鬩着唐寅先說破這啞謎兒。唐寅道。你們認得這餅字麼。桂香道。日用賬簿上的字。我們大概認得的。唐寅便蘸着茶杯中的餘瀝。把指頭兒在桌面上寫了一個餅字。便道。你們看罷。左一半的食字。上「人」下「良」。不是良人顛倒麼。右一半的并

字。上面兩點是丫字的頭。下面的兩劃兩豎。便是開字的心。把來聯絡在一起。這不是「可恨良人顛倒。將丫頭也要開心」麼。桂菊二香聽了。不勝歡喜。桂香道。畢竟姑爺是聰明人。有這轉灣抹角的心思。若是我桂香猜了一世也猜不出。菊香道。你若猜得出。你也可以中解元了。桂香笑道。我會中解元麼。我只好去中癩頭。唐寅道。不用說笑。往下講罷。菊香道。恰才是我講的。桂香姐。你接下去罷。桂香道。後來太師爺大發雷霆之怒。親到姑蘇。要和唐解元爲難。府裏的丫環。如春夏冬三香。都盼望着太師爺到了姑蘇。把唐解元捉到官廳問罪。唯有石榴姐却替着姑爺擔憂。偷偷的上了佛樓。在觀音菩薩座前叩求保佑。好教那唐解元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待到太師爺回府以後。知道和唐解元認了翁婿。闔府的人。石榴姐第一個歡天喜地。才把偷上佛樓的事。告訴衆姊妹。說道。菩薩真靈。不枉我一番叩禱。後來有人告訴太夫人知道了。把石榴姐一頓訓斥。說你是一個未滿月的新娘子。怎麼可以私上佛樓。污穢這乾淨地。

幸而你是爲着我們姑爺的事。一片好心。要不然。這一頓家法板。休想饒恕。石榴姐受了太夫人的訓斥。並不羞愧。他向着姊妹說。爲了和我同坐在一條廣漆板凳上的唐解元受罵。我也是甘心的。秋香拍着唐寅的肩道。大爺聽聽罷。休要小覷了石榴。他倒是你的丹心赤胆的大忠良呢。不愧楚國屈大夫重生。本朝方孝孺再世。唐寅不說甚麼。便催着桂香往下講。桂香道。從此以後。石榴姐把這條廣漆板凳益發寶貴了。差不多和金鑾殿上的金交椅一般。供在自已房裏。眼看手勿動。誰都不能碰這一碰。休說我們姊妹。便是他的丈夫小楊也。沒有坐這廣漆板凳的名分。我和菊香知曉了。偏會淘氣。闖到石榴姐房裏。乘他不注意。我和菊香便向廣漆板凳上坐着。我喚菊香一聲四同兄弟。菊香喚我一聲四同姐姐。石榴姐見了。下死勁的把我們拖下板凳。惡很很的把我們罵了一場。提着一桶水。把板凳橫也洗。豎也洗。好像我們弄髒了他的板凳一般。唐寅笑道。原來我離了相府。還有這許多笑話。桂香道。笑話多着咧。待我

慢慢兒一樁樁的告訴姑爺。正在說話時。又有使女來報告。馮家的表少爺來了。唐寅少不得要下樓去歡迓來賓。這位表少爺。便是唐寅的表兄馮良材。是他姑母的兒子。此番到來。一者答拜周仲熊。二者探望唐寅。主賓相見。並沒有什麼重要之談。我且草草略過。忽忽數天。已是四月初四了。這時候。周仲熊一夫二婦。連同玉麟。都由馮太太幾番來接。接往馮通政府中暫住去了。唯有玉麒這孩子。和唐家九美都很親熱。便留在這裏伴伴他們的熱鬧。秋香昔日出那相府時。是後門中溜出的逃婢。此番回到相府。坐着大號官舫。是堂堂皇皇的姑奶奶歸寧了。由今思昔。不啻霄壤之隔。官舫停在城外碼頭。唐寅夫婦都是坐轎下船。八位娘娘。都送到轎廳上。看着大爺九娘上轎。奶媽子抱着玉麒官官。也在轎廳上相送。臨別時候。無非道幾聲珍重。出了桃花塢。四乘轎兒齊出閭闔而去。兩乘是唐寅秋香。後面的兩乘小轎。便是贈嫁丫環桂菊二香。唐壽已押着行李。先行下船。一一布置以後。才上船埠。守候大爺和九娘娘下船。

隨帶的行李裏面。有好幾幅畫件。都是應着華老之命。帶到相府裏去繳卷的。向來唐寅奇貨可居。華相府中覓不到一幅唐畫。這番爲着秋香。他便不惜降格了。華老要他畫什麼。他總唯命是聽。所以唐寅的作品。珍藏在東亭鎮華相府中的。比別處特別加多。這些畫件。都是義務作品。絕對不受華老的潤筆。只爲娶得秋香。秋香便是絕大價值的潤筆。閑話少敘。且說唐壽站在船埠上。把手搭涼棚。退望着大爺和九娘可要到來。蘇州人本有一窩蜂的性質。比方一個人。在街頭站定。自有也會跟着站定。一個人倚着橋欄向河中俯覽。自有也會倚着橋欄向河中俯覽。現在唐壽站立船埠。嫌着陽光照眼。把手搭涼棚向遠眺望。誰料唐壽背後。也有一個三十多歲的鬍子。把手搭涼棚向遠眺望。唐壽眺望不見。口中唉了一聲。那個跟屁蟲的男子。接着也是唉了一聲。唐壽回頭看時。見是一個村學究打扮的。站在他的後面。唐壽忽道。你唉什麼。那人道。你也唉什麼呢。唐壽道。我是候着桃花塢裏的唐大爺和九娘娘下船。久

候不來。所以唉了一聲。那人道。我也是候着桃花塢裏的唐大爺和九娘娘下船。久候不來。所以唉了一聲。唐壽見那學究學嘴學舌。不禁勃然大怒。捋一捋袖兒。要把老拳奉敬。說時遲。那時快。已聽得轎班口中吶喊的聲音。這是府中的靠班。他知道大爺和九娘到了。便沒暇和那學究口角。搶步上前。去迎接主人主母。一時船上忙碌。華平華吉忙着上來迎接姑爺姑奶奶。四乘轎兒落地以後。唐寅先上官舫。桂香菊香簇擁着秋香下船。那時船塢上圍聚了許多人。方才的學究先生。也混在裏面。瞧見了美貌豔裝的秋香九娘娘。暗暗地咬文嚼字。嚼出幾句欠通的文字道。妙也乎。妙也乎。秋香而妙。一妙而無不妙者乎。又見他們下船以後。船上人準備起錨解纜。敲鑼開船。許多觀熱鬧的人。也不過口中嘖嘖。稱贊這位九娘娘的美麗罷了。惟有這個學究先生。他三十歲沒有娶妻。很羨慕着才子佳人。無端結合。唐伯虎的追舟豔事。早已傳遍。姑蘇。這位學究先生。却是崇拜風流才子的。倘有機緣。也想效法唐解元的追舟

故事。或者可以追出一樁奇緣來。有一天。他打從碼頭經過。見停泊着一隻大號官舫。打着華相府的旗號。他是喜管閑事的。便在船埠探聽。知道華相府中迎接婿女雙歸。擇定四月初四日開船。他到了這天。把自己書館裏的生徒放着三天的假。另喚着一葉扁舟。停泊在官舫相近。他想唐解元可以追秋香的船。我房聽梧獨不可追秋香的船麼。所以唐寅所坐的官舫。在一棒鑼聲中向西開放。房聽梧也跳上小船。指揮着舟子。尾追着大船而去。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憐香之機警。唐家九美所不及也。豈僅雪明令嫺二人對之有愧色已哉。此回在仲熊口中閑閑談及憐香之洞燭機先。正以反襯後文之種種趣事也。此書關鍵。都在閑字閑句處。不可不知。

前傳相府中點秋香。必使桂菊二雛婢擁之出場。正所以爲本回遣婢贈嫁張本也。正續兩傳。其中每多脈絡相通處。此其一也。故讀續傳者不可不以

正傳爲參考之用。

秋香認父以後。相府中消息沈沈矣。妙在借雛婢口中。略述相府近狀。石榴多情。一至於此。秋香謂石榴爲唐寅之忠臣。非虛語也。

摩登女子略讀蟹行書。往往黑漆板凳。不離於口。然結婚至易。離婚亦至速。對於黑漆板凳之感情。其薄弱可知也。彼石榴者。存望梅止渴之心。獨寶視此廣漆板凳。遠勝於今之所謂黑漆板凳。石榴眞多情女子哉。

張子
恂著

紅羊豪俠傳

（折五）元五價定 册六

自滿清入關。佔據華夏。橫征暴斂。倒行逆施。○排揜漢族。○無所不用其極。○於是其中心。○以○平○共○謀○革○命。○此○有○成○效。○亦○最○令○人○慕○念。○本○書○即○記○叙○其○事○蹟。○

洪秀全起義。田金。率軍北伐。○勢如破竹。○建都○金陵。○光榮漢族。○領疆三省。○在位十三年。○確是漢族革命先覺。○楊秀清。○石達開。○洪大○全。○錢東平。○馮雲山。○李秀成。○韋昌輝。○蕭朝○貴。○陳玉成等。○襄贊革命。○或效命疆場。○或運籌○帷幄。○皆慷慨激昂。○不愧一代奇才。○

寫——鐵血健兒。上馬殺賊。衝鋒陷陣。所向披靡。讀之大快。

寫——江湖奇聞。五光十色。異人異事。層出不窮。看了足擴眼界！

寫——香豔韻事。纏綿悱惻。入情入理。細膩熨貼。獨具一般風味！

寫——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十回 如玉如花枉結美人想 胡天胡帝空垂鬚子涎

前集四傑傳。祝枝山複演三笑留情。已鬧出了大大的笑話。但是祝枝山挾功要求。又得着唐寅的允許。他想複演三笑留情。還有一種可能性。至於房聽梧。要想複演這追舟奇緣。這真是荒乎其唐了。金聖歎說的好。一人卽愛好。何至向西施顰眉。人卽多財。何至向海龍王比寶。人卽予聖。何至向孔子徐步。人卽慢上。何至向釋迦牟尼哈哈大笑。誰知天下竟有這般的人。本書中的房聽梧。貌不驚人。才不出衆。鬚鬚如戟。家貧如洗。只爲沒有自知之明。聽得唐伯虎追舟豔史。他也想如法泡製。做一個粉紅色的豔夢。說得不好。叫做自不量力。說得好。他也是個有志之士。叫做「唐伯虎。何人也。房聽梧。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他的大名。本來是很雅的。聽梧二字。大有秋士多悲的意思。「秋雨梧桐葉落時。」聽梧聽梧。便是聽這梧桐葉落之聲。叵耐蘇州人都是油嘴滑舌。很好的字面。到了蘇州人口裏。也會讀成一個不堪設想。城外有一條由斯弄。

是引用論語「何莫由斯道也」的意思。命名何等莊重。但是蘇州人偏偏喚做「牛屎弄」。便成了臭氣冲天。城內有一條游馬坡巷。是說青驄少年在那裏盤馬往來的意思。命名何等瀟灑。但是蘇州人偏偏喚做「油抹布巷」。便成了專誠揩油不作別用的所在地。這位聽房梧先生。到了蘇州人口裏。便喚做望天鵝先生。一時叫出了名。一見房聽梧遠遠的走來。都說望天鵝來了。而且房聽梧的狀態。很有特殊之點。他自以爲「顧視清高」。一行路的時候。往往高瞻遠矚。昂着這冬烘腦袋而行。顧名思義。喚他望天鵝。他果然實行其望天鵝。從此房聽梧三字。人家見了。不知道是誰。惟有說到望天鵝。誰都知曉。是在野貓弄開門授徒的阿鬍子先生。他是一個老童生。提了多年的考籃。沒有考取一名秀才。但是到了他的令業師眼光中。已把他當做門下的高材生看待。他的令業師是誰。便是上回書中提起的順風宿糞船包先生。包先生在考試場中。既然被學道大人當做廢物看待。似這般的廢物。大概沒有人拜他爲師。

的了。誰料房聽梧竟會賞識在風塵之外。利用這老廢物。向着他行那北面弟子之禮。包先生好生奇怪。以爲這般勢利世界。竟有人肯拜我順風宿糞船爲師。豈非咄咄怪事。房聽梧道。弟子昔日所從的業師。不是秀才。便是貢生。但是從了他們多年。依舊未青一衿。三十歲的年紀。仍是一名老童生。後來恍然覺悟。貢生秀才都是靠不住的。他們只知道自己打幹功名。至於教授弟子。只教弟子們磨那枉費精神的刀背。最好弟子們做那一輩子的老童生。才見得他們貢生秀才的尊嚴。要是弟子們也考取了貢生秀才。便見得弟子們的本領。已和老師差不多了。這便失卻了老師的尊嚴。所以他們永遠不肯把心法傳授與弟子。我現在變計了。知道老師是一位資格最老的童生。考過壽童。實在可以尊一聲太童生了。你想老童生拜太童生爲師。這是名正言順。毫無可疑的事。師生既然都是童生。將來弟子果然得進一步。便已比老師高了一級。就是考了一世。沒有寸進。他和老師不分高低。彼此都是一名老童生。免得受那

貢生秀才的氣。他們居高臨下。總以爲自己是庠序中人。把弟子們看得不值一錢。包先生聽了他的議論。便起了一種知己之感。真個把房聽梧收作門生。知道房聽梧家况平常。便不要他的修金。只做個義務教師。有時房聽梧到包先生府中去聽訓。有時包先生移尊就教。自己光降野貓弄。和他高足房聽梧杯酒論文。談得非常有趣。包先生道。賢契。你可有什麼得意文章。背給愚師聽聽。房聽梧道。弟子有兩句破題。自誇得意之筆。包先生道。是什麼題目。房聽梧道。題目很長。是論語上的一章。一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包先生道。這倒是很難的。題目長了。兩句破題。如何包括得盡。房聽梧道。弟子自誇得意。便是把題目中的重要字面。都包括在破題裏面。弟子的破題。叫做「視所以而觀所由。察所安而人焉廋。」不是把這題目都包括在破題之中麼。包先生道。好雖好了。還有些美中不足。房聽梧道。依着老師的高見。便該如何做法。包先生道。你這破題。究竟包括不盡。上面漏去了一子

曰。「下面漏去了第二句「人焉廋哉。」不好算盡善盡美。要是愚師做這破題。便該說「子視所以而觀所由。察所安而人焉廋廋。」上加一子。下加一廋字。那麼全題便毫無遺漏了。房聽梧聽了先生的改筆文章。不禁五體投地。向着這位包老夫子撲通撲通磕了三個響頭道。老師真弟子兩字之師也。於是一師一生。異常投契起來。房聽梧眼中的包先生。差不多是孔子重生。包先生眼光中的房聽梧。差不多是顏回再世。談到得意的當兒。師生倆都不承認自己的文章不通。只道世上沒有真眼光的考官。所遇的都是盲目主司。「瓦片總有翻身日。困龍也有上天時。」將來逢着真眼光的考官。一師一徒。都有飛黃騰達的希望。包先生晚年得志。也可希望做那八十二歲中狀元的梁灝。房聽梧尚在壯年。將來發科發甲。遲早總有這一天。只在自己勉勵罷了。以上的事實。都是房聽梧的小史。他年已三旬。不曾娶妻。一者家境清寒。配不到好親。二者他的自信力很强。以爲自己是個錦繡才子。也得配一個錦繡佳人。尋常

的女子。看不上眼。待到功成名就以後。那怕沒有如花如玉的美人。和自己作伴。他生平佩服兩個人。論到文學的功夫。佩服業師包先生。論到偷香的本領。他又佩服唐解元。虎邱追舟的一樁佳話。他已耳熟能詳。他想唐伯虎有這豔福。自己卻沒有交這好運。時時昂着頭。歎一聲「天道而不公。」他性喜咬文嚼字。又喜在成語裏面插入一個而字。人人笑他這而字用得。不妥。不過他的業師包先生卻賞識他善用一個而字。這天無意之中。得知華相府備了官舫。迎接婿女雙歸。他便預爲布置。有這複演追舟的活劇。但是唐解元怎會知曉。他在鑼聲鏜鏜之中。擁着秋香。同坐在中艙以內。唐寅笑道。娘子。屈指算來。先後不過九個月。當時你伴着老皇封燒香回府。也是坐着這一號大船。我却喚着一隻小舟。緊緊跟隨。當時對於大船上的美人。望若神仙。可望而不可卽。以爲一在雲霄。一在泥塗。相隔得天高地遠。永無接近的日子。誰料九個月來。這一號扯着「太子太師東閣大學士」旗號的官舫。我竟權作主人了。官舫裏

面的一位百媚娘。做了我的第九房娘子了。人生至此。亦足豪矣。秋香道。大爺。你在得意時候。休忘着失意時的光景。天子不過九嬪。你有了九房妻子。已和南面王無異。老祝說你的題詞。左一個愁。右一個愁。笑你貪心不足。我想大爺不見得這般得隴望蜀的罷。唐寅笑道。娘子。你是個聰明人。怎麼信起鬚子的說話來。鬚子的說話。無非胡說胡話。正在那裏並肩閑談。忽聽得唐壽在後梢頭高聲大罵道。你這鬚子。跟來做什麼。你還要這般賊頭狗腦。拔去你的馬桶豁洗。拔得你血流滿面。唐寅道。不好。這狗才又在靠官托勢。到處闖禍了。便遣桂香把唐壽喚進中艙。大加申斥道。你仗誰的勢。便是這般出口傷人。你主人雖然坐着相府的船。扯了相府的旗號。但是本身並非宰相。你這小廝竟敢眼高於頂。你難道是一宰相家人七品官一嗎。唐壽道。大爺有所不知。大爺和九娘娘沒有下船的時候。小的在船埠守候。誰知小的背後。也有一個鬚子在那裏守候。小的問他。你候着誰。他也問小的。你候着誰。小的說。候着唐大爺和九

娘娘下船。他也說。候着唐大爺和九娘娘下船。小的見他學嘴學舌。正待賞給他一個巴掌。爲着這時大爺和九娘娘的轎兒到了。小的急於迎接。才便宜了這狗鬍子。賊鬍子。唐寅道。你又要出口傷人了。他不過學你兩句話。何至便要挨打挨罵。什麼賊鬍子。狗鬍子。幸虧祝大爺不在旁邊。倘在旁邊。便要疑及我指使着你。在那裏指桑罵槐。唐壽道。這個鬍子。雖沒有祝大爺的才情。但是貪看女人。倒和祝大爺差不多。我們開船以後。便有一隻小小的圈棚船。跟在後面。小的在先不注意。以爲這是過路的船。不過偶然和我們同路罷了。後來時時看見圈棚裏面探出一個賊態嘻嘻的鬍子腦袋來。小的看這鬍子。決不是好人。一歪嘴吹喇叭。一團邪氣。小的一時不服氣。才罵着他幾聲。難道這般的色鬼。不該給些厲害與他嗎。唐壽出言無忌。什麼色鬼。什麼一團邪氣。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想到去年追舟情形。這是曲本上說的。「明明道着下官。」唐寅便沉着臉道。你這狗頭。越說越放肆了。這是一條官河。我們可以行舟。人家

也可以行舟。你怎知他不是好人。難道他坐着圈棚船。頭都不能探出麼。笑都不能一笑麼。你再這般仗勢欺人。我便不把你帶往東亭鎮上。免得在相府之中丟我的臉。立時可以吩咐船家攏岸。把你遣發回家。唐壽本意要討好主人。不料一拍馬拍到馬脚。一反而討了一場沒趣。便向主人說道。大爺亦不用生氣。這本是小的多事。從此以後。由着這鬍子跟到那裏去。小的付之不聞不見。便是了。唐壽退出以後。暗暗的嘆了一口氣道。一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一鬍子釘梢。干我甚事。我且去找華平華吉。在後艙賭錢消遣罷。又行了一程路。迎面浮來一陣白鵝。紅掌弄清波。宛如一幅圖畫。唐寅挽着秋香的手。拓開臨流的紗窗。和秋香同倚船舷。看那綠波上面的白鵝。誰知道秋香看鵝。鵝也在那裏看秋香。這隻鵝。不是綠波上面的鵝。便是坐在圈棚船裏綽號望天鵝的房聽梧先生。他時時探首在船棚外面。只見前面的大船。却望不見船裏面的美人。暗暗的咬文嚼字道。美人而不見。余日而望之。正在納悶時。忽

聽得一陣悄聲音。隨風送入耳朵道。大爺你看。這水面上的鵝兒陣。排得好整齊也。房聽梧怎敢遲延。催促着舟人。着力的搖這幾櫓。把小舟搖到大船旁邊。房聽梧鑽出船棚。跌坐船頭。伸長着頭頸。把那憑舷的秋香。第二度看個仔細。冬烘腦袋中。正不知胡帝胡天。扯開着鬚子的嘴。兩道流泉。從那毛叢叢的地方湧出。唐伯虎夫婦只知欣賞風景。怎知有人在旁邊垂涎。這時候。船向西行。鵝向東來。船不讓鵝。鵝卻會讓船。都向着兩面避開。有些跑上岸灘。撲那雪白的翼。有些眼看着天空。口中靛靛不休。但是靛靛聲中。忽的雜着嘖嘖的聲音。秋香偶轉秋波。卻見圈棚船上。坐着一個騷鬚子。昂着冬烘腦袋。昂的比鵝頭還高。扯開着木魚般的嘴。唇角上挂着淋淋漓漓的饒涎。一副極形可掬的面龐。恨不得要把自己一口囫圇的吞入肚裏。列位看官。秋香的眼鋒。遠勝於編者的筆鋒。編者寫了四行字。還沒有把那船頭上騷鬚子描寫一個盡致。秋香只須妙眸一覽。早已把那窮形極相的房聽梧。看了一個清澈。他忍着笑轉身。

入內。唐寅也跟着他進去。碧紗窗重又闔上。房聽梧見秋香笑都沒有笑。未免有些失望。按下慢表。且說秋香到了中艙。坐定以後。方才格格的好笑。唐寅道。娘子笑什麼。秋香笑道。我笑你去年坐在小船的船頭上。被我澆濕了衣服。兀自冥然罔覺。一種「呆若木雞」的情形。歷歷如在目前。以爲天下的癡人。總沒有癡過於你的了。恰才所見的鬍子。卻和你一般的癡。鵝兒在旁邊撲翼。把水花撲上了鬍子的身。鬍子冥然罔覺。只是在船頭上發怔。所和你不同的。你沒有這滿面鬍鬚。你去年扯開的嘴。沒有他這般的大。我忍不住見了要笑。但是爲着去年笑出了花樣。所以忍着笑。直到裏面來笑。莫被這鬍子誤會了有什麼用意。唐寅見秋香把他奚落。並不嗔怒。倒是把他和那鬍子相比。他覺得難以爲情。便道。娘子。你怎麼把這下流人物和我相比。我去年見了娘子。雖有些失魂落魄。但是畢竟沒有他這般的窮形極狀。娘子。你真正「比不於倫」了。秋香笑道。大爺。你但見人家的窮形極狀。你自己的窮形極狀卻沒有見。其

實。只是五十步與百步耳。唐寅受了秋香的挖苦。不敢惱怒秋香。卻遷怒到鬍子身上。便卽傳喚唐壽進艙道。這鬍子還當了得。專在圈棚船裏賊頭狗腦。端的存心不良。我和娘子眺覽風景。誰許他在旁邊窺人內眷。你去吩咐這隻小船上的舟子。不許把小船緊隨在我們大船後面。須待大船去遠以後。才許小船開行。小船上肯聽便罷。要是不聽。哼哼。我便要這賊鬍子狗鬍子的好看。捉將官裏去。一頓重板子。敲他一個皮開肉綻。唐壽不慌不忙的說道。大爺。不用生氣。這是一條官河。我們可以行舟。人家也可以行舟。難道他坐着圈棚船。頭都不能探出麼。看都不能一看麼。什麼賊鬍子。狗鬍子。幸虧祝大爺不在旁邊。倘在旁邊。便要疑及大爺在那裏指桑罵槐呢。唐壽這幾句話。俗語叫做「借你的拳頭鑿你的嘴。」文言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唐寅本來沈着臉兒。卻不料「六月債。還的快。」恰才訓斥僮兒的說話。現在被僮兒照樣的說一徧。自己忍俊不禁。早已撲嗤的笑了出來。便揮手着唐壽退出。笑向秋香說

道。這僮兒不怕我。只怕大娘娘。你想他可惡不可惡。秋香道。這都是你自己不好。也不能怪着僮兒。但做了主人。也該有幾分威嚴。我看你駕馭下人。萬不及我們大姊姊。唐寅道。這個自然。要是大娘也在艙裏。唐壽怎敢這般放肆。休說唐壽。便是小船裏的鬍子。也要吃些痛苦。他真個會教唐壽去拔他的馬桶豁洗。你想祝阿鬍子是天下第一號的鬍子。尙且吃了他的虧。何況這個起碼鬍子。至於我待唐壽固然沒有威嚴。但是想到去年我失蹤以後。他竟代我受過。被大娘責打了多次。想到這一層。我對於他便不肯擺出做主人的面孔。所以他益發不怕我了。秋香道。大爺。我們不須去理會這瘋顛的鬍子罷。無論他有意追舟。無意追舟。我們只給他一個不睬。便可以死了他的心。若說遣人去把他恫喝。休說他不見得懼怕我們的恫喝。便是真個被我們喝退了。傳到外邊人家。便笑你的器量不廣。只許你去追人家的舟。不許人家追你的舟。這不是成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麼。唐寅點頭道是。已把小舟中的鬍

子。逐出了腦海以外。那時。房聽梧失望之中。尚有餘望。他想秋香躲在中艙。我可以吩咐舟子唱歌。唱他出來。記得去年唐伯虎引誘秋香。也是用這唱歌方法。所唱的歌。句子中藏着秋香二字。我雖是一個老童生。但是我的真才實學。未必便在解元公之下。包老師曾向我說。「唐伯虎也不過有名無實的文人。他雖然早中解元。其實。他的才情還不如你。」房聽梧起了一個興奮之心。他便要賣弄他的才情了。他是順風宿糞船的門生。臭既和老師一般臭。快也和老師一般快。無多時刻。早已胡謔了兩隻歌兒。但是。要傳授給那舟子。倒費了好一回工夫。先要給他讀熟了。讀熟以後。才教他輕輕的唱。唱的合式了。才教他哼起調兒。哼起調兒了。才教他緊緊的搖上幾櫓。和大船相並而行。以便小船上的歌聲。可以送入大船中艙。這位秋香九娘娘耳中。秋香正和唐伯虎談些閑話。不再提起這小船中的鬍子。以爲「眼不見爲淨。」但須不去憑舷眺望。那鬍子便無法可施了。誰知一陣和風。吹來歌唱之聲。在先。還聽不出唱些

是什麼。後來竟句句聽得清楚了。秋香道。這鬍子竟有意來效法你的。效法你追舟。又效法你教舟子唱歌。做鬍子的真可笑。有了祝鬍子效法你三笑留情。又有那起碼鬍子做那效顰的東施。大爺你聽。小船上唱過一遍。又唱一遍了。唐寅側耳聽時。果然這歌兒唱了又唱。唱的是。

秋而香兮秋而香。遠看你秋而香兮。實在而撲鼻之香。芬芳而芬芳兮。馨香而馨香。區區錦繡而才子兮。無心而讀文章。無心而讀文章兮。有心而會你秋而之香。

秋而香兮秋而香。近看你秋而香兮。實在而美貌之娘。天下只有而一兮。世上難得而雙。區區錦繡而才子兮。有意而出船艙。有意而出船艙兮。無心而遇你秋而之香。

秋香皺眉道。原來這鬍子是個滿腹草包。肚皮上要貼着「火燭小心」字條兒的。從來有了這而字。沒有這般用法的。可笑他句句硬嵌着而字。當「而」

而不「而」不當「而」而「而」。我自經太夫人賜了秋香二字。從來不曾有人把秋香二字分開呼喚的。秋而香已覺可笑。秋而之香。益發不成說話了。中艙的秋香。對於這不通山歌。由着小船上去瞎唱。華平華吉聽了。老大不服氣。摩拳擦掌。要和那戲弄姑奶奶的人尋仇。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此回寫房鬚子事。可謂涉筆成趣。祝鬚複演三笑留情。已覺可笑。房鬚複演追舟唱歌。則更可笑矣。不寫鬼魅。不足以見仙女之美。不寫才子。不足以見才子之才。一經映襯。乃知唐寅之風流佳話。固非盡人所能學步也。世之謬託多情。附屬風雅者。盍以房聽梧爲龜鑑乎。

秋而之香歌。自有虛字以來。未有如此之用法者也。大可編入不才子歌謠中。以供一噱。越是不通文墨之人。越喜舞弄文墨。近人文字中。如秋而之香歌者。正不一而足。房聽梧者。正今儒林傳中之出色人物也。秋香笑房鬚子當「而」而不一而「而」。不當「而」而「而」。秋姑娘太看

重房鬚子矣。彼若知何者當「而」。何者不當「而」。則秋而之香歌可以不作矣。房鬚子之不自知其醜。正病在不知何者當「而」。何者不當「而」。耳。

海 內 孤 本

上海花列傳

（折六） 元六洋大價定 册六

此書爲前申報主筆韓太癡先生所著。別署花也憐儂。所記爲四十年前名人事跡。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古今名作如石頭記儒林外史等。亦無以尙也。或曰書中所說趙撲齋。其人以無賴得志。擁資鉅萬。其微時。作者嘗救濟之。及其盛時。作者僑滬窮乏。向借百金不允。故憤著此書以譏之。書出。趙揮巨金。全購而焚之。故外間鮮有傳本。雖間有改頭換尾割裂抄襲者。皆出書賈之手。盡失書之真相。茲本局覓得最初石印抄本。重爲校正付梓行世。不乏愛慕是書者。得之欣喜當何如也。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第十一回 滿腹草包妄人生妄念 片言藥石才女諫才郎

唐伯虎追人的舟。現在自己的舟。也給人家來追了。唐伯虎吩咐舟子唱那秋香的歌。現在秋香做了他的九娘娘。人家也吩咐舟子唱那秋香的歌了。這不是說什麼因果報應。實在是社會上面發現了一樁標新領異的事。自有人前來摹仿。不管摹仿的像不像。也不管自己有沒有這摹仿之才。但是老着面皮。一味的要去摹仿。世間萬事。無一不然。尤其是商家的貨品。文人的出版物。只須稍有益可沾。摹仿的便不一而足。然而摹仿摹仿。卻鬧出了許多笑話。宛如摹仿追舟唱歌的房聽梧。一種自不量力的情形。實在令人發噱。講到伯虎的追舟唱歌。未嘗不可以摹仿。但須有了伯虎的才。才可以推陳出新。重演一齣風流佳話。套着孟子的句調。叫做「有伯虎之才則可。無伯虎之才則醜也。」房聽梧生就了一團茅草亂蓬蓬的面孔。又生就了一團茅草亂蓬蓬的肚皮。謔出這兩隻「塞屎不通」的秋而之香的山歌。唐伯虎爲着在唐壽面前。

說了器量寬洪的話。不好去干涉小船上的歌聲。秋香見有這般的妄人。也只
有付之一笑。華平華吉正和唐壽接那三人的龍。華平手裏的牌。其中有一張
四六。一張人牌。他想全四頭。倘和別家各半分執。那麼彼此都是活牌。不至被
人截斷。那時正輪着華平出牌。他便出了一張四六。誰料下家便是唐壽。緊接
一張四六。卻把華平華吉各人一張的人牌。都變做了廢棄。不免有些心頭懊
惱。偏在這時。小船上把「秋而香」「秋而之香」唱的非常起勁。在先鬪牌
的時候。心無二用。平吉二人都沒有注意。現在停頓的時候。華吉首先聽了出
來。便道。什麼秋而之香。好像是尋我們姑奶奶的開心。華吉道。不錯不錯。什麼
秋而香。兮秋而香。明明是唱着我們的姑奶奶。這狗才潑天大膽。竟敢唱我們
的姑奶奶。非得打他一個鼻青嘴腫不可。華平道。我們不要接龍了。快去打這
狗才。教他知道我們的拳頭厲害。非得打他一個頭破血流不可。平吉二人放
下手中的牌。正待磨拳擦掌。要去打那小船上的唱歌人。唐壽道。你們忙些甚

麼。「皇帝不着急。到急死了你們這太監。」我恰才爲着這小船上的鬍子。賊頭狗腦。好生惹厭。倒惹了我們大爺的一頓排揎。什麼官河裏面。大家都可行船。怎好仗勢欺人。得罪那小船中的坐客。大爺還說。你若沿途多事。便要將船攏岸。驅逐你上岸。我受了排揎。便不再來多事。大爺不憎厭這鬍子。我去憎厭他做甚。我勸二位也少管管閑事罷。你們不比我。和我們大爺做過同事。假使受了我們大爺的申斥。這不是「王胖子跳井。」有些「下不過去」吧。恰才這個騷鬍子。我已指給你們看過了。小船上的山歌。不問而知是這鬍子編的。我們大爺嚇偏了心。我在船裏說了幾句賊鬍子狗鬍子。大爺便慌慌張張地。向着我搖手。好像鬍子有順風耳朵。便會聽得一般。華平道。姑爺見了鬍子。爲什麼這般害怕。唐壽道。這便叫嚇偏了心呢。大爺任憑厲害。見了祝阿鬍子。叫做一物一制。祝阿鬍子說什麼。大爺總諾諾連聲。怎敢道着半個不字。去年大娘娘不過拉去了祝阿鬍子的兩三根蛇鬚。祝阿鬍子便向大爺索起重價來。

要他整千銀子。大爺心裏捨不得。只好忍痛答應。備着整千兩雪花銀。送往毒蛇窠裏。方才完事。自從吃了祝阿鬚子的大虧。所以見了鬚子。他便懼怕三分。任憑鬚子編着山歌戲弄我們九娘娘。大爺只是裝癡作聾。躲在中艙裏。頭都不敢探出。你想可笑不可笑呢。只爲釘梢的是鬚子。大爺才吃閃了。倘使不是個鬚子。而是小白臉。我們大爺便不肯干休了。定要把他拿解官廳。辦他一個調戲紳士家眷的罪名。華平道。姑爺懼怕祝阿鬚子。還有可說。似這般不相干的鬚子。怕他則甚。唐壽道。這叫做「見了鬚子就是爺」咧。他怕着祝阿鬚子。自然見了其他的阿鬚子。都要懼怕三分。華吉道。這句話我有些不信。我們相爺也是個鬚子。姑爺未必懼怕他。反而在相爺面前大掉搶花。以致相爺賠了美人。又貼了嫁粧。他不怕官居極品的鬚子。反而怕着圈棚船裏一個賊頭狗腦的鬚子。只怕說不過去罷。唐壽搔了搔頭。暗想不礙。好在舌頭是扁的。可以這麼說。也可以那麼說。便道。華吉哥。有所不知。鬚子有兩等的鬚子。似相爺這

般的鬍子。五絡長鬚。縷縷清疏。這是正人君子的鬍子。我們大爺見了不怕。似祝阿鬍子這般的鬍子。一團茅草亂蓬蓬。這是老奸巨猾的鬍子。大爺見了便害怕。你看小船上的鬍子。不是相爺式的鬍子。却是祝阿鬍子式的鬍子。大爺便不恐怕將起來。所以由着他追舟。由着他指使舟子唱歌。大爺只和野雞躲着頭兒似的。付之不聞不見。平吉二人見唐壽這般說法。未免半信半疑。既然姑爺都肯忍耐。我們又做什麼兇人呢。想到這裏。拳也不摩。掌也不擦了。仍舊和唐壽接那未完的三人龍。不在話下。且說坐在中艙的唐寅夫婦。聽了這一片歌聲。不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既不便拓開紗窗。倚着船舷眺覽風景。坐在中艙又覺得納悶。只得把前面的畫簾一齊吊起。看那迎面的風景。又行了一程路。小船中的鬍子房聽梧。正在心頭盤算。我做了這兩首驚心動魄的秋香歌。大船上怎麼毫無動靜呢。倘使他們不知道這歌兒的妙處。定要吩咐僮僕。向我們吆喝。不許我們唱歌。要是他們已深知道了這兩首歌兒的妙處。遠勝於

去年唐寅吩咐米田共所唱的歌。那麼唐寅一定滿面含羞道。我枉中了解元。我的學問。遠不如他。秋香一定要說。你不是真才子。小船上坐的才是真才子呢。秋香偷然這般說。便該拓開紗窗。向我房聽。梧留情一笑。但是唱了多時。既沒有僮僕向我吆喝。也沒有妙人兒向我一笑留情。這是什麼道理呢。他搔着亂蓬蓬的鬍子。想了一陣。自言自語道。對了。秋香一定賞識我的歌兒。要來拓窗盼望。定是唐寅存着忌才之心。拉住着秋香。不准他舒頭探腦。至於我這兩首驚天地動鬼神的歌兒。他們一定是很賞識的。包老師稱贊我善用一個而字。又善用一個之字。我的歌兒都嵌着而字之字。專做我的拿手好戲。這兩首不能引誘秋香開窗盼望才郎。我不妨再來一個。做一首更有精采的歌兒。教會了舟子。歌中含有請求秋香和我相會的意思。我想秋香聽得了。定然可以和我一笑留情的罷。他想定了。主見便又運用他而之兩字的本領。撰起一首歌兒。訓練那舟子。教他歌唱。做歌容易唱歌難。訓練的時候。當然有好一會功

夫。大船裏的唐寅笑向秋香說道。娘子。我們耳根清淨了。這叫做「見怪不怪其怪自止。」這狗屁不通的歌兒。唱了幾遍。見我們不去瞅睬。也便寂然無聲了。秋香道。編這歌兒的想是茅塞未通的村學究。聽了這不通歌兒。真要令人三日作嘔。大爺不用去提他罷。我們且看迎面的山色。你看這遠山。青的多麼可愛。正和佛髻一般的青。儘可取出畫具。描寫這一幅絕妙山水。唐寅道。回去描寫也不遲。何必忙在一時。秋香道。日子隔的多了。這眼前風景。難免模糊。唐寅笑道。這一些些小記性都沒有。怎配喚做畫家呢。不瞞娘子說。我只須存心要畫這眼前風景。當時不畫。隔了一兩月後動筆。所有畫中景象。和當時眼見的。可以不爽毫末。我笑有一般笨伯式的畫家。逢到遊山玩水。往往隨帶畫具出外。對了這山光水色。看一眼。動一筆。宛比店夥先生覆賬一般。這不是其笨不可思議麼。秋香連連點頭。佩服唐寅的作畫天才。確乎是「鐵中錚錚。庸中佼佼。」正在嗟歎間。小船上的歌聲。又是高唱起來。秋香急於要掩耳。唐寅道。

不須掩耳。且聽他怎樣的放出一個響屁來。於是側耳聽道。

伏而乞兮秋而香。快快走出你中而之艙。伏而乞兮秋而香。快快來會我才而之郎。你若走出你中而之艙。你若來會我才而之郎。秋而香兮秋而之香。你便有特而之別兮眼而之光。

秋香聽罷。倒犧牲了他的幾口香津。便道。臭不可言。臭不可言。再要唱時。我只有掩耳了。唐寅道。這個騷鬚子的肚裏。真不知有多少而字之字。娘子。一個人都要閱歷閱歷。在這一個月來。我們家裏來往的人。不是才子。便是才女。似乎這個才字。不是什麼奇貨可居的事。那知我們家裏是人才薈萃之區。所以男也多才。女也多才。做主人的多才。做賓客的也多才。只須換了一個地方。你便要起着才難之歎了。世上念書人雖多。不是個個可以文字清通的。也有念了一輩子的書。提了一輩子的攷籃。做出文字依舊是荒謬絕倫。和那蘇州的著名廢物包老先生一般的。包老先生的文字便病在虛字不通。凡是到老不能

成名的童生。大都犯着這個毛病。相府裏的兩位公子。在先做的文字。雖然荒謬可笑。但是虛字還算清通。所以給我件讀以後。他們的文字便改觀了。若似我方才說起的包老先生。和那船中的騷鬍子。他們的不通。便沒有法子辦了。便是在我案頭讀那十年八年的書。不通依舊是不通。我也不能把他們脫胎換骨。秋香笑道。不通的人雖多。但是他們這般的不通。倒也少有詫見。我想這個騷鬍子。莫不是包老先生的高徒罷。唐寅搖頭道。包老先生再也不會有高徒。似他這般的絕頂不通。還有誰去從他呢。若去從他。真叫做「買眼藥走到石灰店裏」去了。那時船往東亭鎮。已行了大半路程。時交正午。夫婦倆預備午餐。華相府船中所辦的船菜。本來赫赫有名。況且今天坐船的人。一是相府嬌客。一是相府姑奶奶。船廚房中那有不格外巴結之理。辦了幾色精妙的船菜。佳餚以外。又有美酒。桂香說起今天所飲的酒。是相爺常飲的女兒酒。去年紹興孫翰林送與相爺的。共有四罇。只爲紹興地方的風俗。富家生了女兒。便

卽做酒若干罇。埋藏在地窖裏面。待到女孩兒長大了。有了婆婆家。出嫁的時節。才把窖藏的酒。取出請客。酒的滋味。自然好了。少或陳了十六七年。多或陳了二十餘年。所以紹興的女兒酒。是四遠馳名的。相爺的四罇女兒酒。現在只剩着一罇了。府中的大公子二公子。都是相爺的親生兒子。休想喝着他的。一滴女兒酒。惟有這一回迎接姑爺小姐到相府。相爺吩咐裝了兩瓶女兒酒。以便姑爺小姐在艙中小酌。唐寅聽到女兒酒三字。向秋香笑了一笑。秋香會意。便問桂香道。我想着了一個人。看守後門的王好。比怎麼樣了。桂香道。王好比真是酒鬼。那夜吃你們的喜酒。吃的酒水糊塗。你們走後。他竟暈在你們的新牀上面。房門卻是掩上着。相府中人。只道是新牀上睡的是新人。誰知道睡了一個酒鬼。後來聽得打鼾的聲音。不像睡的是新人。只爲打鼾一陣高。一陣低。低的時候。似黃狼放屁。高的時候。似黃牛歎氣。大家以爲花園裏出了妖魔。把新人都吃在肚裏。待到後來。平吉慶三位哥哥。跟着相爺進那新房。揭開帳門。

才知睡的是王好比。相爺大怒。把酒鬼打醒了。問及情由。王好比還是左一個好有一比。右一個好有一比。唐寅道。後來可曾把他難爲。桂香道。相爺本想把。他逐出相府。後來相爺到了蘇州。認了女兒女婿。回到相府。卻把逐出王好比。這句話忘記了。現在他仍舊在相府中看守後門。秋香道。他依然歡喜喝酒麼。桂香道。酒是他的性命。怎肯不喝。不過有人要請他喝酒。他吃過你們一次的虧。再不肯喝人家的黃湯了。他編了幾句話。貼在房門上。好教人不再拉他去。喝酒。唐寅道。你可記得。他編的是什麼話。桂香見唐寅杯中已空。便替他斟滿了一杯酒。放下酒壺。笑着說道。他編的幾句話。是很連貫的。叫做「請我吃酒。不是朋友。請我喝黃湯。叫我去上當。」以下還有幾句。好像便在口邊。但是想不出了。菊香妹。你記得麼。菊香道。怎麼不記得。以下便是「無論娘親爺眷。請我喝酒一碗。便是存心不善。無論爺眷娘親。請我喝酒一斤。便是喪盡良心。」秋香道。大爺聽聽。王好比竟說這恨盡恨絕的話了。都是我們連累了他。唐寅

道。此番見了王好比。我一定要補報他。秋香道。怎樣的補報他。唐寅道。薦一個生徒給他。請他做老夫子。也好使他批改批改文字。得些束修。做他的飲酒資本。秋香奇怪道。王好比會得做老夫子麼。他會得批改文字麼。大爺又在說笑話了。唐寅道。不是笑話。真個他有這本領。秋香道。便是他有了這本領。誰肯從他爲師。唐寅道。娘子乾了一杯酒。再來講給你聽。秋香乾着一杯女兒酒。那邊執壺的菊香。便卽滿篩了一杯。唐寅正待說時。小船上的歌聲又逼近了。

伏而乞兮秋而香。快快……

秋香不待他唱出第二句。忙把兩隻玉手。向着自己俏耳朵上一掩。這般難以領教的歌曲。他端的怕聽了。掩着耳一會子。他以爲這惡劣的歌兒已唱過了。才把手兒放下。但是還聽得這歌的尾聲道。

……秋而之香。你便有特而之別兮眼而之光。

秋香吩咐菊香道。你取個漱盂來罷。菊香捧了一個紋銀小漱盂到來。秋香把

開水漱了漱口。才道：「大爺，這唱歌人真是惡作劇。聽了令人欲嘔。好了，他不唱了。」大爺要把誰人薦與王好比爲徒呢？唐寅道：「不是別人，便是教導那舟子唱歌的騷鬍子。這鬍子唱的歌兒，愈唱愈不通了。他自以爲是文人，唱的歌兒，還要用文言不用白話。其實這般惡劣不通的文言，還不如爽爽快快地編幾句鄉土白話。反而倒有些天籟。王好比貼在門上的一首俚詞，編的倒不錯。幾句一轉韻，節短音長，很有些三百篇的遺風。小船上的騷鬍子，倘肯拜從王好比爲師，真個獲益匪淺呢。」午餐完畢，東亭鎮相距只不過十餘里了。唐寅笑向秋香說道：「凡是新翰林謁見本省按院，進去時，是從角門進去，待到謁罷出那按院衙門，巡按御史吩咐開着正門送客，吹鼓亭中悠悠揚揚地奏起音樂，好不威風十足。世俗相稱，叫做軟進硬出。娘子，我和你離着相府的時候，手提着五福捧壽的小燈籠，悄悄的出那後門，一副躡手躡足的情形，端的言之可憐。今日裏卻是大模大樣的進那相府，恰和軟進硬出相反，而成爲硬進軟出了。」說

到這裏。涎着臉兒。只向秋香傻笑。秋香知道狂奴故態。不說好話。別轉着頭兒。不理唐寅。卻和菊香講話。比及大船離着華府牆門不遠。桂菊二香都去整理東西。預備上岸。秋香才輕輕地叮囑唐寅道。大爺。你以後說話謹慎一些。幸而他們年紀小。情竇未開。要是年齡大的丫環。聽了你的瘋顛話。傳到相府裏去。豈不要當做笑話講。況且「上牀夫妻。下牀君子。」到了相府裏。大爺益發要莊重一些。你可知道你的身份不同。昔日是書僮。今日是嬌客。書僮有了錯失。捱打捱罵。不算甚麼一回事。嬌客有了錯失。只須泰山泰水輕輕的責備幾句話。便覺得置身無地。非但你的面子不好看。就是我也羞愧難堪。唐寅口中諾諾。心頭卻起了一種感想。以爲嬌客雖貴。倒不如做書僮的自由。我這回重進相府。身分是貴了。趣味卻減去了不少。無多時刻。鏗鏘的鑼聲。一路敲將過去。那八名撐篙的舟子。左右各站着四名。背向外。面向裏。用力的挺住篙子。從船頭上一步步的向着艙門進行。口中互呼着喂喂。和那鏗鏘的鑼聲相應。他們

走了七八步。大船也進行了七八步。然後不約而同的拖着長篙反身向船頭上跑。跑到走頭無路的所在。方才回轉身來。又把胸脯抵住了竹篙。手中用力。脚底移步。背向外。面向裏。一步步的向着艙門進行。唐寅道。記得去年大船泊岸。並沒有這般的用勁把力。秋香道。去年是秋天水漲。泊岸當然容易。今年三月裏晴明的日子多。沒有發過桃花水。所以到了孟夏。河乾水淺。全仗篙師用力。才能夠把坐船泊近相府的水牆。唐寅猛想起這個騷鬍子。不要邯鄲學步。先在岸上守候。忙勸秋香上岸時。不要把轎簾打起。兩旁的擋風也下了。秋香雖然答應。卻是暗暗好笑。沒有做你夫人時。便巴望着不坐轎兒。最好狹路相逢。給你看一個飽。做了你的夫人。我坐了轎兒。還要我下着轎簾和擋風。恐怕被人家描了樣去。待到大船泊了岸。休說大船上忙碌。小船上的房聽梧。早已預先上岸。安排把秋香看了又看。誰知老大的失望。轎兒裏遮得默不通風。望天鵝竟望了一個空。不提房聽梧心頭惱恨。且說唐寅秋香的轎兒。直入相府。

進了轎廳。方才停轎落地。唐寅緩步出轎。秋香卻有桂菊二香相扶。但見一雙獸公子。早在那裏迎接。一個道：「迎迎接。大大叔妹夫。香香啊妹妹。」一個道：「迎祭（接）半仙妹蛆（倩）秋香妹雞（子）唐寅久不曾聽得大跛二刁的聲音。幾乎失聲好笑。但是怎敢笑出。忙和秋香向兩位舅兄道些謙遜的話。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滄浪生曰：唐壽論鬚子。其妙不可思議。雖係滿口胡言。卻也別有理由。「強將手下無弱兵。」才子家中之書僮。自有一種勝人之處。前傳竭力寫祝僮。本傳又竭力寫唐壽僮。且如是。其主可知。

文人習氣。往往以懷才不遇。寄其慨歎之詞。有才者固不足怪。而無才者亦自以爲有才。不怨己而怨人。則大可怪也。不通若房聽梧。可謂至矣。撰此荒謬絕倫之「秋而之香歌」。竟使佳人掩耳之餘。繼以漱口。顧彼猶不自知其醜。一若絕豔驚才。駕唐寅而上之。「人苦不自知。」世間妄人。如房聽梧。

者不少也。

秋香謂鬚子定係老包之徒。可云談言微中。而唐寅獨不之信。何也。

六如集中有云。「唐寅與張夢晉扮乞兒。痛飲野廟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可知放縱不羈。自得至樂。嬌客雖貴。不若書僮之自由。宜乎聞秋香之規諫。而發此感想也。

鍾吉

字著

女學生外傳

一名「愬史」

近一代 唯言情 名言著 全 國 青 年 同 聲 讚 美

四出版書 已銷十萬册

全書四厚册二十萬言定價三元(六折)

在皇后與校花的勃興時代。本書是個最忠實的消息記載員。本書著者鍾吉字君(現在世界晨報主筆)的足跡。北至燕趙。南至兩粵。中至兩江。各埠著名的女學校。他沒有不執過教鞭。村的俏的傻的俊的女學生。見過多多少少。關於學生們的樂事韻聞。也聽見過多多少少。這部書就是「多多少少」裏的一部份。事蹟是異樣的事蹟。筆調是異樣的筆調。歡喜異樣的人。來看這部異樣的書。有詩為證：

情願不赴情人約 來讀這部纏綿書
 書中多少哀艷事 任爾鑽石亦覺癡

欲知東宮西宮的宮主們消息如何。且聽本書分解。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唐祝文周四傑傳續集

第一集回目

- 第一回 踏莎行枝山生異議 訂蘭譜桃塢結同心……………一
- 第二回 賦離鸞唐太君傷心 賞雛鳳王秀才刮目……………一七
- 第三回 書館談心情投膠漆 賭場涉足變起風雲……………三三
- 第四回 撕蚊帳書生聞報捷 溼鮫綃小姐看迎親……………五一
- 第五回 發宣言淑媛明道理 說隱語慧婢索封疆……………六九
- 第六回 賜桐葉預訂專房寵 折桂花初成雅集圖……………八七
- 第七回 當筵博一笑貓鼠同眠 捧罍祝千秋烏龜送禮……………一〇三
- 第八回 落第笑書生未通文理 登門來少女妙擅針神……………一一九
- 第九回 畫餅充飢歎良人顛倒 望梅止渴笑婢女癡迷……………一三七
- 第一〇回 如玉如花枉結美人想 胡天胡帝空垂鬚子涎……………一五五
- 第一一回 滿腹草包妄人生妄念 片言藥石才女諫才郎……………一七三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5234B



~~1615567~~